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九之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司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劉淡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九之上

明 何楷 撰

周平王之世詩三十四篇

瞻彼洛矣紀東遷也　按史周幽王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戎弒王于驪山之下鄭桓公友死之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時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戎武公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故太子宜臼于申立之是為平王王以豐鎬逼近戎狄不可居乃遷都于洛此詩所詠正其事也篇中有韎韐一語知為指鄭武公解見本文下武公新喪父故服韎韐竹書稱武公為鄭子而緇衣之詩亦呼武

公為子則以諸侯即位未踰年改元猶稱子也左傳謂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故書有文侯之命而詩如瞻雒棠華緇衣諸篇凡為鄭武公咏者不一而足則以申為平王母家而武公亦娶于申有昏姻之誼深為平王所倚重故也

瞻彼洛光廟諱今文通作雒按光武都雒以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佳及魏為土德以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復除佳加水矣紙韻維水泱泱豐氏本作濔濔彼不知矣止之為韻而欲與泱師叶耳二三章亦妄以意改之偽書之庸鄙可哂如此君子至止紙韻福祿如茨支韻韎韐有奭白虎通作赩以作六師支韻每三句一韻而夾一句不韻于其中亦殊製也

賦也雒水名王安石朱子皆以為在東都者是也山海經稱讙舉之山雒水出焉而禹貢云導雒

自熊耳蓋發源誰舉而經緣熊耳也及過河南縣南又過雒陽縣南則周公所營雒邑在焉孝經援神契云八方之廣周雒為中謂之雒邑周書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摯仲治云古之周南今之雒陽也泱說文云瀰也重言泱泱毛傳云水深廣貌錢天錫云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為易如在渭之將豐水東注觀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君子朱子云指天子也至止者至雒邑而定都也孔穎達云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愚按此主言其居天位享天祿也茨以覆屋綿密堅固不可動搖今王遷都實為子孫奠無窮基業故以如茨期之後章所云保家室保家邦是也韎說文云茅蒐染韋也杜預云韎聲也今絳草茅蒐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即今之蒨禮記注云赤黃之間色韐本作帢从市合

韠市即韍字亦謂之韠說文云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徐鉉云酒榼腹圜上小下大象之也鄭云韎韐者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孔云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士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陳暘云韠之色視裳而已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周祈云韍韠韐三者皆蔽膝之衣制同名異韐乃合韋韍韠不合此其異耳奭通作赩赩赤貌白虎通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赩世子始行也孔云王制言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言韎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愚按此指鄭武公也作說文云起也指麾鼓舞之意毛云天子六軍鄭云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也補傳云六師萬年之語可為王者之證王應麟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此上公為軍將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此諸侯世子為軍將也金履祥云按東

遷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衛四國耳秦襄公與西戎世為不共戴天之讐其勢亦不兩立其興戎力戰固亦為已不獨為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予之使之自取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始得之固不暇東畧矣周室都雒則晉居河北表裏山河是為屏輔文侯固忠而賢然其前有殤叔之難其後有曲沃之封晉之替實自是始平王所望于文侯者亦固不以興復期之則其委任可知平王申出鄭武公娶于申武公以昏姻之故迎王于申立之觀平王戍申之志則其依鄭之心可推也想其柄任在于鄭武所以終平王之世鄭伯父子世于其職衛武雖賢其柄任未必在

瞻彼洛矣（見前）維水泱泱（豐本作滴）

君子至止（見前）鞞（陸德明本作琕）琫（陸本作鞛）有珌（質韻陸本作琕）君子萬年

保其家室（質韻　賦也鞞說文云刀室也孔云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也亦謂之遰內則云右佩遰）

是也琫徐鍇云刀削上飾也琫之為言捧也若捧持之也上謂首也劉熙云室口之飾曰琫或作鞛左傳鞞鞛是也珌說文云佩刀下飾亦作琿劉熙云下末之飾曰琿琿卑也益琿琫雖皆刀削之飾而琿尤在其下也毛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珕珌董氏云此出于三朝禮陸德明云蜃謂之珧黄金謂之璗璆璙皆玉也珕蜃屬又璆璙或从金作鏐鐐爾雅云黄金美者謂之鏐白金美者謂之鐐愚按左傳云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此詩概言琫珌而不言其所飾之物當是通天子諸侯而下言之猶云不圖今日復見周官威儀耳家室以天子之家室言天室既奠貽子孫以萬年之安所謂保也

瞻彼洛矣同前維水泱泱豐本作瀜瀜君子至止同前福祿既同東韻

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叶東韻悲工翻　賦也蘇轍云福祿既同言與諸侯共之也愚按盍

予言與共天位與食天祿即所謂既同者家邦指天下也王者以天下為家故曰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序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其於經義有何相涉朱子謂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申培說襲之子貢傳則謂此詩與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而或又據車攻有徂東之語疑為宣王時詩雖皆近似然究之韎韐有奭非天子服也故斷謂非東周鄭武不足以當之

緇衣美鄭子掘突也犬戎弒幽王於驪山下并殺鄭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自犬戎下至此俱出史記與晉衛秦會師興復周室故平王愛之如此竹書紀幽王十一年

中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平王元年王東徙雒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是則武公之于平王始而迎立繼而東徙皆與有力王之德鄭也深故其情見乎詞特為懇摯如此禮記載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亦載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緇衣之宜支韻兮敝絕句陸德明本作弊予又改為支韻兮適子之館叶翰韻古玩翻兮還絕句此與上文敝字皆以一言為一句予授子之粲翰韻賦也

緇說文云帛黑也按爾雅及考工記云一染謂之縓縓淺赤色今之紅也再染謂之竀竀與赬同赤色也三入為纁謂染朱黑色即絳也五入為緅謂三入之後再染以黑七入為緇謂五入之後又復以黑再染之也此緇衣乃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者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時武公繼立新受封爵故有緇衣之賜宜說文云

所安也言此服與此人相安明其德足以居此也敝敗衣也改更也俱見說文言他日此衣若敝則我當更製以賜見其眷注之無已也適說文云之也予指武公也諸侯即位未踰年改元稱予館說文云客舍也時周新遷東都故武公止于客舍平王親臨視之亦以省其舍止之安否也還說文云復也謂見畢而駕旋也承適字而言授說文云予也粲粟治之精者說文云稻重一秙為粟二十斗為米十斗曰毇為米六斗大半斗曰糳漢有白粲之刑給舂稻之役爾雅訓粲為餐亦曰粲乃所以為餐云爾郭璞以為今河北人呼食為餐則粲乃餐之轉音非是嚴粲云既見之而歸我又取米之精者以遺之猶白飯青芻之意孔穎達云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為禮代柯言王迎周公云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也

緇衣之好皓韻兮敝予又改造皓韻兮適子之館見前兮還予授子之粲見前

兮賦也好美也此以緇帛之美好言與上章宜字意有别造說文云就也謂成就也緇衣之蓆叶藥韻祥龠翻兮敝予又改作藥韻兮適子之館見前兮還予授子之粲見前兮賦也蓆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也爾雅云大也愚按蓆之為字从艸从席如前三訓不得其解今人誤謂蓆即席故程子謂蓆有安舒之義然考古文凡用席字無適用蓆者則蓆之非席確矣偶思之而得古人命字之義古人坐席式數數重此蓆字加艸于席上當是取卉艸相枕藉如席然故韓詩訓儲說文訓多又因多而推言之則為廣為大總之不離儲與多者近是然則此言緇衣之蓆者亦明其所贈緇衣不止一襲也作說文云起也謂創起而為之也平王之愛武公雖用物有盡而寄意無窮故其言之不一而足如此

緇衣三章章六句 舊于做字還字不絕皆云章四句 序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為

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朱子從其說徐學謨云適館授粲豈民之得施于上者而朱傳因之何也愚按禮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曹氏云天子常朝之服用皮弁諸侯常朝之服用羔裘玄冠也皮弁以白鹿皮為冠以狐白皮為裘以素錦為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白布為之衣冠同色故也羔裘以緇布為冠以黑羊皮為裘以緇布為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為之其裳皆素凡朝服君與卿大夫同今武公既入為天子之卿則當服皮弁不當服緇衣矣又按竹書王錫司徒鄭伯命在平王三年此時武公已除服即吉不應復以子稱且曰適子之館明是周初遷都時栖止未定故武公暫就客舍以居然則此詩

之作當在武公初受封為伯而從王入成周之時其必非在為司徒之日甚明也若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雖亦近似然武公好賢之事史無所載不敢謂然

車鄰秦臣美襄公也平王初命襄公為秦伯其臣榮而樂之　子貢傳云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按史記襄公七年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周以西之地玩此詩乃秦臣所作

有車鄰鄰叶先韻陵延翻漢書作轔釋文作隣有馬白顛先韻未見君子寺釋文作侍人之令叶先韻力延翻韓詩作伶　賦也鄰通作轔說文云車聲也曰鄰鄰者毛傳以為衆

車聲孔穎達云車有副貳明非一車又曹氏陸佃皆解如字云鄰鄰盛比之意言車之衆亦通爾雅云馬的顙白顛舍人云的白也顙頟也頟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陸佃云覲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為卓即的顙故以為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頟上當顱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顙也可知矣易曰其于馬也為的顙蓋震二陰在上故為的顙夫文入二為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于車言其衆于馬言其特相備也陸化熙云車多則聲衆故鄰鄰然馬多則色奇故有白顛君子指襄公也寺人奄人周禮天子有之今按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宋有寺人柳是諸侯之官亦有寺人也令使也言君子尚未得見但見其往來奔走者有寺人以供使令也嚴粲云秦前此所未有故詩人美其始有也焉時可云古者君臣相與如家人父子至秦而始自尊大屏居深宫怠于延接矣君臣隔絕則必以寺人傳語蓋秦俗然

也史記年表書繆公學于守人守人守門之人即寺人
也是衆公為之法也夫傳語而至于受學受學而至于
竊權變所繇來非一日矣然則望夷之禍其濫觴于車
鄰也聖人録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嚴云秦反周之政
者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
升降之機在是歟沈守正云夫子删書以秦世為殿知
代周者秦也删秦風以寺人之令為冠知亾秦
者寺人也聖人無不知者以近怪而不言耳

阪有漆賫韻豐氏本作桼隰有栗賫韻豐氏本作㮚既見君子並坐鼓瑟賫韻
今者不樂音絡後同逝者其耋叶賫韻徒吉翻　興也爾雅云陂者曰阪下者曰隰李巡
云陂者謂高峰山陂下者謂下濕之地曹氏云說文阪
山脇也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注隴坂也即今隴
山三秦記其坂九回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
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漆解見定之方中篇栗解見東

門之墠篇羅願云秦風隰有栗燕秦千樹栗是其出處也秦饑應侯請發五苑之果蔬橡棗栗以活民昭王不許毛詩義疏曰五方皆有栗周秦吳揚特饒阪有漆以興位之尊者隰有栗以興位之卑者況人材之盛也並坐鼓瑟是伶工之輩與其儕侶並坐以供鼓瑟之事非君臣並坐也下章放此瑟解見關雎篇鼓瑟鼓簧苐取叶韻別無意義按李斯上秦皇書曰夫擊甕叩缶彈箏摶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今鼓瑟鼓簧非其舊聲益亦變西戎之陋而習華夏之風矣今者不樂恐失時也曰逝者猶言自今以往也耋爾雅云老也或言七十或言八十無正文也增韻云耋至也年之至也孫炎劉熙皆云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詩詁云耋之言昳也過七十則筋力已衰如日之昳故謂之耋至八十則大耋易云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與此語意相類此與下章其亡猶漢疏所云冀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之意輔廣云蓋國家方興禮儀初

備而人情喜樂故至于此嚴云言貴生前得意否則虛老歳月耳此彊毅果敢之氣勇于有為巳有安能邑邑以待數十百年之意矣秦之能彊者在此而周人之氣象變矣

阪有桑陽韻隰有楊陽韻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陽韻今者不樂逝者其亡陽韻興也桑解見氓篇楊木名有黃白青赤四種此當指白楊耳以桑楊興下文其亡者桑之為言喪也白楊墓上所種株大葉圓如梨皮白一名高飛一曰獨搖其樹干霄古詩所謂上葉拂青雲下根通黃泉又云鬼火燒白楊又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是也簧解見君子陽陽篇　陽云書以琴瑟為堂上之樂笙簫為堂下之樂則鼓瑟堂上常御之樂也鼓簧堂下甚盛之樂也先鼓瑟後鼓簧與關雎先琴瑟後鍾鼓同意亾死也耋之後則亾矣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序以為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

車馬禮樂侍御之好馬陳暘為之說云定之方中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則阪有漆君子所以為樂也東門之墠曰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則隰有栗君子所以為禮也曲禮曰並坐不橫肱則並坐者禮也鼓瑟者樂也秦仲始大有禮樂之好是禮樂自諸侯出非所以為美而車鄰美之者變中之美也說詩如是可謂鑿矣按史記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劉公瑾云秦仲但為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於平王命襄公為侯之後其說與子貢傳合矣朱子亦心疑之但汎指為秦君不顯其名若申培說則云襄公初為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今按篇中所云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逝者其亡似非過咎之語總因並坐鼓瑟一句不得其解誤以為君臣無並坐之理遂別為之辭耳不足信也

裳裳者華美同姓諸侯也繼世象賢天子美之意必為鄭武公而作

孔叢子載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愚按此詩以常華起咏知其興同姓也以常常者華聯言知其興繼世也既曰維其有章是以有慶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知其賦象賢也終周之世惟周公之後有魯公鄭桓之後有鄭武足以當之然魯公出就侯封未嘗踵周公冢宰之位而鄭桓公以宣王母弟始封于鄭及子武公皆相繼入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則濟美之最著者且據毛傳系此詩篇次于瞻彼雒矣之後彼韎韐有奭既指武公則此詩之斷為武公咏無疑也

又按竹書載平王三年錫司徒鄭伯命是詩之作當在此時

裳裳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常常從同董氏云裳古文作常者華其葉湑語韻兮

我覯之子我心寫叶語韻洗與翻兮我心寫見上兮是以有譽處叶語韻敞呂翻兮

興也裳說文本从巾作常或从衣作裳徐鉉云裳下直而垂象巾故从巾然則常裳在古文本是一字非通用也此言裳謂常棣也采薇之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即此解見常棣篇郝敬云常棣其華同蔕故比兄弟世族非親非族鮮有以常棣比者重言裳裳者相繼非一之辭興兄弟再傳又有兄弟也湑葉上露貌解見蓼蕭篇葉得露而潤則其華之承露可知諸侯受天子德澤有似于此以興父既膺寵于前子復膺寵于後也楊慎云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我天子自我也覯說文云遇見也按遇有接遇之意之子是子指諸侯也心寫譽處解俱見蓼蕭篇嚴粲云我見是勲賢之子孫我心為之輸寫愛其先人美其有後也愚按詩咏裳湑興意在此孔穎達云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

之美而處之兮言常處此聲譽之美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陽韻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陽韻矣維其有章見上矣是以有慶叶陽韻虛良翻矣

興也此下三章皆咏之子蘊藉之盛所以我覯而心寫也亦以裳裳起興者先表其父子合德不獨為之子咏也芸草名芸其黃矣言如芸華之色黃也按爾雅云權黃華郭璞註云今謂牛芸草為黃華其華黃葉似荍蓿邢昺疏云牛芸者亦芸類也章鄭玄云禮文也蘇轍云黃色之正也君子之有文粲然如華之盛也鄒忠胤云黃者中央正色易坤卦曰含章可貞曰黃裳元吉蓋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美在中而暢四肢發事業則章莫美于黃矣有慶謂君寵錫之指祿位言如王制孟子所云則有慶是也鄭武繼桓為周司徒以典司文教為職非其德之有章何以得此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藥韻僕各翻我覯之

予乘其四駱 藥韻 乘其四駱 見上 六轡沃若 藥韻 興也按戴侗六書故稱棣華有紅白二種今言或黃或白疑紅黃二色相近亦或另自有一種也四駱解見四牡篇禮惟天子之卿駕純駟諸侯亦然沃若解見皇皇者華篇乘其四駱必有出使從戎之事見其才無所不可下章所謂左宜右有是也故以或黃或白起興黃言文白言質維其有章英華發外是其文也乘其四駱急病讓夷是其質也又鄒云黃白之華以興四駱蓋黃馬黑鬣曰駱白馬朱鬣亦曰駱之子所乘非一或黃或白有如此華矣此雖巧合嫌其太巧 左之左 叶歌韻祖戈翻 之君子宜 叶歌韻牛何翻按宜儀通用儀亦有紙叶語綺翻 之右之右 叶有韻云九翻亦叶紙韻羽軌翻 之君子有 韻亦叶紙韻羽軌翻 之維 左傳作惟新序非唯 其有 見上 之是以似 紙韻 之 賦也毛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

右陰道喪戒之事孔云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爲陽也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者有所殺故爲陰也以能事孔多故皆重言以見衆也鄭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于朝有功于國按詩目諸侯爲之子故知此變言君子爲指其先人也宜安也言與之相安習也有嚴云謂所藴不竭也劉向說苑引此詩傳云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賔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胄立于桴鼓之間士卒無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强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又荀子云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韓詩外傳云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縣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捧持于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

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内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愚按老子言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毛傳之說本此今觀下文單以維其有之為言明是指武公帥師興復之事傳解自確一說季本云左逆行也不用之義右順行也見用之義左之而不宜者不能藏也右之而不有者不能行也此說亦通但於作詩之指不合耳維其有之指之子也之子之先君子不特宜于左而且有于右今之子亦能以戎事建功為國家所倚賴此則左右咸有亦如其先君子也似說文云象也才德如其先入故受天朝寵任特命之為司徒亦如其先入也鄭云曲禮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謂其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郊特牲所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士冠禮亦云然則似之猶

言克肖即究鳩所云式穀似之也譽處而有慶所謂世保其祿也若析薪而弗克荷其何似之有又左傳贊祁奚能譽善引此詩謂唯善故能舉其類亦斷章取義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其以此詩為功臣世祿而言與孔叢子微合但篇中絕不見有刺語子貢傳以為天子燕諸侯然篇中亦無言及燕飲之事坐縣首章與蓼蕭首章詞意頗相似遂因而附會之耳申培說及朱子皆以為天子美諸侯之詩蓋亦近之而朱子又謂此詩所以答瞻彼雒矣則未必然也

溱洧刺鄭風淫也 竹書紀平王六年鄭遷于溱洧後漢書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

已桃花水下之時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韓詩傳十道志皆云然按此即後世所謂修禊事者但彼乃士女同游故相于淫耳輔廣云鄭國之土地寛平人物繁麗情意駘蕩風俗淫佚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詩可以觀豈不信然白虎通云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

溱說文作潧與洧方渙渙叶元韻于元翻韓詩作洹洹漢書作灌灌說文作汎汎兮士與女方秉蕑叶元韻讀如昆公渾翻漢書作菅韓詩豈本俱作蘭兮女曰觀乎虞韻士曰既且叶虞韻叢租翻且往觀乎虞韻洧之外洵漢書韓詩俱作恂爾雅作詢豈本作眴後同訏漢書韓詩俱作盱云恂盱樂貌豈氏本亦作盱後同且樂叶藥韻歷各翻維

士與女伊其相謔藥韻贈之以勺埤雅作芍藥韻○賦也溱洧解見褰裳篇前

漢書地理志云鄭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說文云流散也鄭玄云冰已釋水則渙渙然韓詩傳云謂三月桃華水下之時方者始事之辭秉執蕑蘭也陸佃云蘭香草也而丈蘭草為蘭蘭闌不祥故古者為防刈之也一名蕑蓋蘭以闌之蕑以閑之其義一也陸璣云蕑即蘭春秋傳曰刈蘭楚辭云紉蘭孔子曰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故天子賜諸侯茝蘭藏衣着書中辟白魚也羅願云陸氏所說皆是惟引以解左傳楚辭之蘭為非矣蘭草一名都梁香一名水香大都似澤蘭其澤蘭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八月花白人多種于庭池此蘭生澤畔葉光潤其陰小紫所以一名都梁者盛洪之荆州記曰都梁縣有山山

下有水清淺其中生蘭草因名都梁因山為號其物可殺蟲毒除不祥故鄭人方春之月于溱洧之上女士相與秉蘭而祓除因以淫佚又周禮女巫歲時祓除釁浴鄭氏亦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釁浴以香藥薫草沐浴然則用蕑可知矣按羅意以此蕑為水香而左傳楚辭之蘭乃澤蘭耳馮復京云蘭之種類至多本草經謂蘭草可辟不祥故執以祓除抑或以蘭有國香人所服媚淮南子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説者以為蘭女類故左傳稱女為季蘭宜女子樹之鄭女故執之以媚其士與溱與洧四句是叙時事如此女曰以下見人往而已亦欲往也然女曰士曰亦是旁觀者之辭此女士與女曰雞鳴之女士不同彼謂夫婦此謂衆女與衆士中之相悦者以末句臨别有勺藥之贈故知其非夫婦也曰觀乎者鄭云欲與士觀于寛閒之處鄧元錫云淫始云觀游禮禁婦女無觀慎微也鄭女士淫于觀矣既者已事之辭且通作徂説文云往也士曰余業已往而觀矣

末之從也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女勸男之辭也專言洧者水經謂洧水過新鄭縣南溱水從西北來注之是溱已為洧所有故不必言溱也洵通作恂說文云信也訏通作迂其意則遠也曲也言洧水之外其土地信潤大紆迴而且可樂也伊鄭云因也士從女言因往觀而相謔也謔說文云戲也字从言蓋以言相調戲也勺藥即芍藥廣雅名孿夷本草云一名黑牽一名沒骨花一名白水一名餘容一名犂食一名解倉一名鋌圖經云春生紅芽作蘩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子似牡丹而小本草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亦名江離博物志云芍藥養性毛傳云香草也釋文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崔豹古今注載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羅云芍藥名可離然則相謔之微喻使去爾其根可以和五臟制食毒古者有芍

藥之醬合之于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芍藥七發曰芍藥之醬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鵽香稻鮮魚以為芍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是因致其滋味也服虔文頴伏儼輩解芍藥稱具美也或以為芍藥調食或以為五味之和或以為以蘭桂調食雖各得彷彿然未究名實之所起至韋昭又訓其讀勺丁削切藥旅酌切則并没此物之名實矣令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芍藥而煮之古之遺法食之毒莫甚于馬肝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于芍藥故獨得藥之名又陸璣謂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盖醫方但用其根陸不識其花故云無香氣陸佃云芍藥榮于仲春華于孟夏傳曰驚蟄之節後二十有五日芍藥榮是也華有至千葉者俗呼小牡丹今羣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為華王芍藥為華相又或以為華王之副也陳氏云芍藥者溱洧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特有所因也宋熙寧時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為穿鑿

如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謂此為淫泆之會必求其為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善滑稽嘗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益士贈女也若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温明目暖水臟故耳聞者絶倒

溱與洧瀏其清（庚韻）矣士與女殷其盈（庚韻）矣女曰觀乎（見前）士曰既且（見前）且往觀乎（見前）洧之外洵訏且樂（見前）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見前）贈之以勺藥（見前）

賦也瀏毛云深貌說文云流清貌按水深故清殷毛云衆也盈滿也遊人衆多而塡滿于溱洧之上也陸佃云鄭人會于溱洧秉蕑以自祓除其風俗之舊也及其甚也淫風大行過時而不反來者且益以衆將嚴粲云方且也猶將安將樂之將鍾惺云後人詩語用相將字本此自女曰觀乎以下復將上章文咏嘆一番而于無意中易一將字是詩人最善脫換處言方

且相詭而未已也朱子以為相將聲同而訛其亦誤矣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序以為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禁焉申培說亦然朱子謂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今以詩詞觀之模寫士女駘蕩之狀宛然在目使果困于兵革後則其情事必然淒苦安能遊佚若此子貢傳則以為鄭靈公好倡國人化焉君子譏之賦此然考左傳靈公以魯宣三年冬嗣位至次年六月為公子歸生所弒計其在位僅半載耳未有移風如此之速朱子據薛君注以解此詩是矣然謂淫奔者自敘之詞則亦未然觀篇中具敘事體乃直是作詩者暴其事以刺爾又馮時可云古于睽合通塞皆借夫婦以喻君臣鄭國政教迫促上下間隔作詩者進以樂易廣大故曰洧之外洵訏

且樂訏大也曰贈之以芍藥芍藥調和具也此意甚美但恐未然也

東門之墠亦刺鄭風淫也鄭玄云此女欲奔男之辭焦贛易林云東門之墠茹藘在坂禮義不行與我心反劉公瑾云自昔說鄭詩者惟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為淫詩

東門之墠銑韻正義云諸本作壇今定本作墠茹藘易林作廬在阪阮韻亦叶銑韻孚戀翻易林作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阮韻賦也東門城東門衆所經行也嚴粲云東門鄭要會之地在隱四年宋公陳侯鄭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即此門也墠毛傳云除地町町者孔穎達云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謂之墠除地去草故云町町此婦人所奔以待男子之處非男子所居也茹藘草名爾雅云茅蒐也李巡云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璣云蒨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

之牛蔓今圖人或作畦種蒔故貨殖傳云卮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陸佃云葉似棘說文曰人血所生故蒐从草从鬼齊人謂之茜陶隱居以為東方諸處乃有而少不如西多夫文西草為茜其或又以此乎羅願云葉似棗葉頭尖下濶莖葉俱澁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今所在有八月採根人血所生故一名地血今茹藘能治血又所染亦赤蓋其類耳古者士爵弁服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裹亦纁色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純衣緇韎帶韐緼韍也士緼韍幽衡合韋為之染以茅蒐因名焉說文曰茅蒐染韋一入為韎詩曰韎韐有奭左傳韎韋之跗注是也其女子之染則毛氏云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鄭箋云茅蒐染巾也則縞衣茹藘為婦人服矣博雅云隥者阪也爾雅云阪者曰阪孔疏云阪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司馬相如哀二世賦登阪陀之長阪是也詳詩意男子所居正在阪外女身至東門之墠以待之而尚有阪以為之限故嘆室雖近而人

甚遠益欲奔而未遂之辭也

東門之栗質韻豐氏本作桌有踐韓詩作靖藝文類聚豐氏本俱作靜家室質韻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叶質韻子息翻賦也栗說文作桌云其實下垂故从卣卣者草木實垂卣卣然蓋象形也古文从西从二卣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桌羅云言木則凡木皆然而栗至蕚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栗之象故天子五社西社植栗陸佃云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蒺蝟自裹故先賢云皂者柞栗之屬國語曰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先儒以為棗取早敬栗取恂栗踐履也與踐約之踐同意猶後跡之履前跡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蘇轍云栗女贄也取栗為禮而可以行室家之道矣即猶就也爾雅云尼也註云尼者近也即今相近也此女言東門有栗人固有取之為贄以踐室家之約者我豈不爾思而欲往汝家以行此禮哉特無如子之不我就何耳上章思之而未得見之詞此章思之切

而冀其亟來就已之辭詳此則鄭所謂女欲奔男者信矣又羅云茹藘女所以染也今方在陂栗者女所以為贄也今方在門則衣服贄見之物未備不待禮而相奔矣亦通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子貢傳無此篇申培說于王風内有唐棣篇名豐氏本以為即此篇作唐棣三章章四句其首章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豐氏據申培說云此因偽王棄賢而諷之但唐棣四句原出論語舊說以為逸詩今以此冠于首章倘亦以豈不爾思二語與此詩詞頗相類而附益之耶不足信也季本云唐棣之與東門各為起語室遠之與室邇亦各異情不得合而為一也序以為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夫淫者自淫不關世亂必曰因亂而淫豈其然乎

女曰雞鳴述鄭賢夫婦相勸勉之辭溱洧之反 子貢傳云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輔廣云觀此詩則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在下之人夫婦之間猶知禮義勤生業不昵于宴私相安于和樂而又能贊助其君子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翰韻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翰韻 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叶翰韻魚肝翻 賦也女曰士曰婦與夫相對語也孔頴達云士者男子之大號昧晦旦明也朱子云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列子云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子興視夜二句婦之語也子指夫也興起也警以夙興不留色也明星朱子蘇氏嚴氏皆以為啟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爛光色也

嚴粲云此詩述夫婦相警之辭始婦警其夫曰雞鳴可興矣夫曰姑俟昧旦也婦又警其夫曰子宜興而視夜之如何葢小星已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天將曉矣毛氏謂天將曉則小星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雖不指為故明然將曉而明明大者惟啟明耳將翺將翔二句夫之語也將發語辭說文訓翺為翺翔訓翔為飛不容二義無別以字求之翺左施臯臯者緩也當為緩飛之義若翔則初飛而布翅之狀所謂迴翔是也此指鳧鴈言弋本作隿說文云繳射飛鳥也以生絲為繩繫矢而射也按周禮夏官司弓矢云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鳧水鳥按爾雅云舒鳧鶩又云鷗沉鳧葢舒鳧則名鶩沈鳧則名鷗鶩郭璞以為鴨也李巡云野曰鳧家曰鶩然則尋有鳧名者乃鷗耳又此詩言弋鳧與鴈則其在野明矣郭云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陸璣云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莊子云鳧脛雖

短續之則憂鴈陽鳥鴻屬大曰鴻小曰鴈又爾雅云鳧鴈醜其足蹼其踵企郭云鳧鴈之類脚指間有幕蹼屬相著飛則伸其脚跟企直也陸佃云鳧鴈常以晨飛故是詩如此賦曰晨鳧旦至此之謂也夫聞其婦明星有爛之言而曰果爾天將曉矣此時有鳧鴈翱翔吾將起而弋之蓋將有所用之如下章所云也按左昭二十八年魏獻子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與此詩意象頗相彷彿

弋言加叶支韻居之翻亦叶歌韻居何翻之與子宜支韻亦叶歌韻牛何翻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皓韻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皓韻

賦也此章承上將翱將翔二句皆其夫之語加猶施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之加二子皆指婦也言我之弋鳧與鴈何為也哉言將有所施之耳所施必得其人故與子謀其所宜

也昔晉山濤之婦自比于負羈之妻欲觀狐趙而言阮籍等正當以識度相友是可見明鑒在婦人中多有之知此婦亦非汶汶者矣治酒食者中饋之職既相商度而得其所宜則言將名是人為賓客而飲之酒以示歡洽庶乎賴仁賢之助以保室家亦可以與爾偕老矣云飲酒則鳧鴈以充豆實亦在其中琴瑟所以樂賓曲禮云士無故不徹琴瑟御侍也按車中御在左故謂御為侍靜好以聲言靜安靜也不煩數浮蕩之謂好和好也不淫哇泆蕩之謂此又囑其婦而曰爾不但治酒食而已凡勸侑之人操琴瑟而在侍御者爾皆當預謹飭之使之莫不靜好以娛此嘉賓可也葢是夫之好德如此白虎通云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左傳醫和曰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陳暘云琴瑟其聲尚宮其音主絲士君子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

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小者不抑足以禁淫邪正人心矣故荀卿曰琴瑟以樂心羅泌云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瑟維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楊泉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并毗則寒暑不成而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悲不能克也故樂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術調禺以鼎調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古之君子無故之所以不徹歟

知子之來叶職韻六直翻之襍佩以贈朱子云叶音則入職韻按來贈相叶終覺牽強豐氏本贈作貽係支韻上支來據儀禮注讀為蹬亦叶支韻似可從且贈貽字形頗相似疑傳寫訛也

知子之順震韻之

襍佩以問叶震韻微閏翻之知子之好叶號韻虛到翻之襍佩以報號韻

之賦也此婦人答其夫之詞三子皆指夫也朱子云來之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禮婦人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大觿木燧之屬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毛氏以為佩玉珩璜琚瑀衝牙之類似非士庶之常服且與襍字不協贈說文云玩好相送也一曰增也孔云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于本贈之言使行增于義故曰贈增也順鄭云謂與已和順即莫逆于心之謂問毛傳云遺也孔云曲禮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古人通言必遺以物好者喜好也所謂中心好之者是也報答也禮䟽云感恩者皆稱報陸化熙云既致其來故思贈其往順則不忍其踈濶故思問之好之者好之善也我好彼善是彼以善施我故有報下字俱有別此婦言子之好德既如此則我私心幸甚非但

治酒食飾琴瑟而已雖服玩之物亦無所愛知其初來則將有以贈之知其久而莫逆則將有以問之知其能以善道相成則將有以報之也是不特能奉承其君子之意而其好德更甚于君子矣朱子云此詩意思甚好讀之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申培說以為夫婦相警戒之詞與朱傳同今按此詩亦不見有戒意直相勸勉耳序則云刺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所謂陳古刺今亦不必有所據

出其東門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詩出申培詩說子貢傳同東門之墠之反朱子云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

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又云鄭詩雖淫亂然此詩却如此好女曰雞鳴一詩亦好輔廣云鄭詩惟女曰雞鳴與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録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

出其東門 叶先韻謨連翻 有女如雲 叶先韻于員翻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叶先韻從緣翻 縞衣綦 說文作綥 巾 叶先韻經天翻 聊樂 音洛 我員 先韻陸德明豊氏本俱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

賦也蘇轍云東門鄭之為亂者之所在也故墠栗皆曰東門毛傳云如雲衆多也匪通作非言此如雲之女皆非我思所存也嚴粲云縞衣綦巾稱其妻猶云荊釵布裙也縞說文云鮮色也一云帛已練研者曰縞一云繒精白者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曰魯縞孔穎達以為薄繒不染故色

白也綦一作綥說文云帛蒼艾色孔云綦者青色之小別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也巾佩巾即紛帨也禮婦人左佩紛帨紛本作帉楚謂大巾曰帉帉以拭器帨以飾手皆巾也故下章有茹藘之異葢一是帉一是帨耳聊鄭玄云且略之辭亦自足之意樂謂室家之樂員云通孔云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楊慎云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詩景云維何秦誓雖則員然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游皆云員通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正以著如雲之女匪我思存耳又按說文云縞衣綥巾未嫁女所服不知何據殆不足信

出其闉闍虞韻有女如荼虞韻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叶虞韻叢租翻縞衣茹藘叶虞韻讀如盧龍都翻聊可與娛虞韻豐氏本作虞賦也闉闍東門之闉闍也闉毛云曲城也徐鍇云若今門外壅城門陳氏云門外之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爾雅云闍謂之臺孫炎云積土如

堵所以望氣祥也孔云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荼毛以為英荼鄭以為茅秀按詩中咏荼有三種邶風誰謂荼苦則爾雅所謂荼苦菜者也周頌以薅荼蓼則爾雅所謂蒤委葉者也蒤通作荼此有女如荼即芀也萑茅之屬爾雅所謂蔈蓩荼蒤蔍芀者也曰蔈曰蓩曰蒤曰蔍皆荼芀之別名方語異爾毛言英荼者孔云茅之秀者其穗色白國語吳王黄池之會陳兵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亦以白色為如荼也又鄭謂荼乃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則是又涅佚女子之比矣且通作徂兼往存二義郭璞云以徂為存猶以亂為治以曩為曏以故為今此皆訓詁義有反覆也故鄭云匪我思且猶匪我思存也茹藘可以染絳鄭以為染巾是也然上章縞衣綦巾之文如此亦為巾也此草乃鄭東門所有覩東門之墠篇可見娛說文云樂也上章言聊樂者自樂也此曰與娛則與之同樂矣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序以爲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所謂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郝敬爲之說云恒情窮則反本安則思淫鄭昭厲之際干戈不息人民離散室家以苟全爲幸雖有東門之游女而無江漢之求思時使之然也故夫男女之際人之至情世治則懷春之女誘于吉士世亂則如雲之女所思匪存若使上無教化則野有死麕爲淫奔矣國無亂離則出其東門爲義士矣故誦其詩當論其世未可以其辭而已也劉辰翁云舍序讀詩辭意甚美今按詩中所云聊樂我員聊可與娛襟懷灑落似非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時語

朱子改正較爲得之

駟驖秦人從狩而作　出申培說　按史記秦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

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此詩當即是文公東獵之事居西垂而東獵其亦有略地岐豐之意乎又按文公三年即平王之九年

駟漢書說文俱作四驖漢書作戴孔阜有韻豐氏本作駓六轡在手有韻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叶有韻始九翻豐氏本作守賦也四馬曰駟驖馬名毛傳以為驪非也陸佃云說文曰馬深黑色驪赤黑色驖先儒謂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于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驖也月令孟冬乘鐵驪即此是也孔甚也阜字本作𠂤徐鍇云彌高大也故从三尸劉熙云土山曰阜厚也言高厚也鄭玄云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陳祥道云四馬八轡而詩每言六轡者蓋駕馬之法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外入有脅驅矣則驂馬之內轡無所施也繫于軾前而已此詩所以言六轡也孔

云驂馬內轡納之于軜故在手者惟六轡耳聘禮賓覿總乘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為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為馬之良也陸云馬之族不一而駻馬則喜前驁馬則喜後故古之御者驁馬以鞭為主駻馬以轡為主鐵性堅駻則疑于難御而有縶手之勞矣今其六轡在手而已則是無事于轡故詩以美之也一說嚴粲云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之是聽也在如師之耳目在吾旗鼓之在亦逌公文公公也媚說文云悅也媚子謂公所愛悅之人也狩字从犬說文云犬田也以末章載獫觀之知其為犬田也此章言往狩之事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陌韻公曰左之舍拔則豐氏本作其獲陌韻賦

也奉謂以兩手翼之驅獸而聚之一處以待君射也誰奉之者媚子也毛云時是辰時也牡朱子云獸之牡者

辰牡猶言時獸碩鄭云肥大也孔云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逐禽繇左禮之常法朱子云射必中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建安何氏士信曰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詳見車攻篇舍放也拔毛傳云矢末也鄭云括也孔云以鏃為首故拔為末拔當作枝亦猶括當作栝列子曰後鏃中前栝是也亦作筈筈會也謂與弦相會乃受絃處又名比考工記曰夾其羽而設其比是也孔云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獵所得曰獲公舍放矢未則應弦而獲其獸言善射也此章言方狩之事

遊于北園叶先韻于權翻四馬既閑叶先韻何甄翻輶車鸞鑣蕭韻載獫

歇說文驕蕭韻說文作獢作猲驕苑苑有垣曰園孔云遊于北園蓋近在國北　賦也顏師古云養鳥獸曰

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去其國近也朱子云田事已畢故歸而遊于北園四馬即駟鐵也閑爾雅云習也輶車輕車也尚言輶亦訓輕車見說文鸞鈴也象鸞鳥聲故曰鸞亦作鑾鑣馬勒傍鐵也解見碩人篇言置鈴于馬口之兩旁也鄭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于鑣異于乘車也陸云驅逆之車尚輕疾孔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若君所乘者謂之田車不宜以輶輕為名乘車鸞在衡此鸞在于鑣故異于乘車也載車中所載也毛云獫猲驕田犬也獫或作獵周謂北夷曰獵即此獫也歇驕當依爾雅說文作猲獢張衡西京賦曰屬車之簉載獫猲獢是也爾雅云長喙獫短喙猲獢朱子云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一說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皆云歇驕謂歇其驕逸即休其足力之意亦通但爾雅說文皆以為犬名似當從古耳又按古者狩以講武未嘗以犬從禽載犬者秦之陋也輕車有和鸞之聲而犬載其

上總是寫畢狩光景此章言畢狩而游觀之事張敬夫云讀車鄰駟鐵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時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于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駟鐵三章章四句序云美秦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子貢傳亦以為襄公始有田圃之事秦人喜之按秦自文公東獵而外其他君田狩之事史皆無所見則此詩之當屬文而不屬襄明矣朱子謂此詩亦車鄰之意要是影響

賔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出後漢書註引韓詩之說申培說亦云

衛武公自警之詩朱子云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劉公瑾云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

之意反覆以威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而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以至此章有童羖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氣亦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己之詞今按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朱子云無韻未詳後三四章放此豐氏本作秩秩左右籩豆有楚語韻殽核維旅語韻酒既和旨紙韻飲酒孔偕叶紙韻茍起翻鐘鼓既設叶質韻式質翻舉醻逸逸質韻大侯既抗漾韻亦叶陽韻丘岡翻弓矢斯張陽韻亦叶漾韻知亮翻射夫既同東韻獻爾發功東韻發彼有的叶藥韻子藥翻陸明德本作勺以祈爾爵藥韻賦也孔穎達云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

六句言大射之事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按禮射有三一為大射二為賔射三為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之射也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擇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宫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譲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先儒謂將祭之時再為射禮然澤宫言習射則未是大射至射于射宫乃行大射也今考周禮夏官司弓矢職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是則澤宫之射與大射異此其證也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澤者澤宫也今家語文亦作王親立于澤宫盖既卜之後必到澤宫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勑之以禮耳其地所在舊無明文先儒謂于寛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愚意即辟廱也辟廱之水旋丘如璧朱子云説者以廱為澤盖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宫也此論得之亦如説文解泮為諸侯鄉射之宫禮言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

泮宮益亦于此處射而擇士其制西南為水東北為墻與澤宮制益相近也又卿大夫從君田獵後班餘獲而習射亦于澤宮尚書大傳所云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是也射宮則在郊樂記云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註謂郊射是為射宮于郊又周禮夏官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疏謂學大學也射即射宮乃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疏所以指為小學者以天子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故鄉射禮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于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國中射者燕射也于郊者大射也於竟者謂與鄰國君射則賓射也中者盛算之器以木為之刻為獸形皮樹與閭皆獸名閭狀如驢詳見猗嗟篇而大射禮于事畢之後云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驁驁者驁夏也樂章之名公入則奏之以從郊入國故言入凡此皆射宮在郊之證也又春官司服職云饗射則鷩冕注謂饗射者饗食賓

客與諸侯射也燕禮云燕朝服于寢注謂其服玄冕緇衣素裳漢法衣皮弁服與古異據此詩第三章言側弁之俄則其非饗燕之射可知先儒謂為學宮之射當服皮弁以學記云皮弁祭菜故也然則此詩以弁入咏而二章又有烝衎烈祖之語其為將祭而行大射之禮無可疑矣賓射者諸侯求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即周禮所謂饗射大宗伯之職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是也燕射者謂息燕而與之射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者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也春官樂師職云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是也賓射行于朝燕射行于寢三射之處不同其侯亦別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凡侯皆用布為之皮侯則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章謂之鵠著于侯中周禮天官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即此大

射之侯也賓射之侯畫以五采周禮夏官射人職云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三侯虎熊豹也二侯熊豹也一侯麋也獲謂唱獲之旌容亦名乏以革為之在侯之旁所以為唱獲者御矢也以其可以容身故謂之容以其矢于此匱乏不去故亦謂之乏九節七節五節之解見後五正者先儒以為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朱綠未知何據正者鳥名正與鵠皆鳥之捷黠者大射射鵠賓射射正燕射射質燕射之侯畫獸為侯鄉射記所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是也綜上諸禮文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惟有賓射

燕射而無大射先儒以為士無臣故祭無所擇理或然
也三射之禮皆有飲酒故射義引詩曰曾孫侯氏四正
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
射則燕則譽但賓射燕射因饗燕而射意止于娛賓大
射是將祭而射意專主于擇士飲酒特其中之儀節耳
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其侯用采侯禮與燕射同乃鄉
大夫貢賢能之後行之以詢衆庶及州長射于州序之
禮非大子諸侯所用也又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
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
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
之序也今按所謂先行燕禮者言大射未旅之前所行
之禮似燕之法非謂先一日行燕禮畢而後射也天子
大射之禮亾所可考見者唯諸侯大射見于儀禮意其
節文當不甚相遠若此詩乃衛武公入為王卿士所作
則天子之大射也賓武公自謂也時王以武公為賓故
自云然初筵朱子云初即席也孔云鋪陳曰筵藉之曰

席筵席通也左右鄭玄云謂折旋揖讓也孔云以賓與主人為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回旋相揖而辭讓也秩序也合賓與主人言之故重云秩秩按大射儀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即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取觚酌膳筵前獻賓賓拜受爵于筵前然後賓升筵即此所謂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者也其禮以宰夫為主人君于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莫敢抗禮也籩豆觧見代柯篇楚毛傳云列貌按楚字義說文以為叢木謝朓詩曰平楚正蒼然以叢木廣遠謂之平楚此言有楚謂森然成列如叢木然也殽毛云豆實也鄭云菹醢也凡非穀而實之曰殽核鄭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按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共其籩豆薦羞之實賓客喪紀亦如之是饗燕有籩豆也四籩内有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藤榛實乾藤者乾梅也内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皆有核之物也孔云此經二句

自相克配殽核即籩豆所盛殽則實之于豆核則實之于籩也先殽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旅衆也軍之五百人為旅故有衆多之義和旨鄭云酒調美也孔甚偕俱也言與燕者皆在列也按大射儀官饌羮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向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諸公卿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然後擯者請賓即此所謂飲酒孔偕者也首二句紀賓初升筵之禮次三句紀官所饌之物至此句乃紀與燕之人鍾鼓謂笙鍾頌鍾建鼓之屬大射儀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建鼓作阼階西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一建鼓在其南東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是也設說文云施陳也云既設者非謂此時方設言既設則奏之可知益在主人獻君爵而奏肆夏時也按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肆夏者九夏之一大射儀擯者納賓及庭公先升

即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送爵獻賓賓乃升筵啐爵而樂闋賓遂酢主人主人乃獻公公拜受爵復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又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燕禮記亦云賓及庭奏肆夏皆指公升即席時而言此言鍾鼓既設在初筵之後舉醻之前明是君受爵時所奏與即席之奏無預舉醻朱子云舉所奠之醻爵也逸逸往來安閒之貌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醻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以大射儀考之初主人獻賓賓酢主人次主人獻公此時奏肆夏卒爵樂闋主人受公酢乃醻賓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公許之乃舉旅行醻即此所謂舉醻逸逸也大侯毛云君侯也侯者射布之名字本作矦从人从厂从矢象張布矢在其下古者以射選賢射中者獲封爵因謂之諸矦也故射義云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矦也射中則得為諸矦不中則不得為諸矦又考工記云祭矦之禮以酒

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今以字義考之諸侯之名義本因射布之侯而得名而考工記以為射諸侯之不安於為侯者則是射布之名侯乃反因射諸侯而得名非事實也若大侯之名見于此詩及儀禮而未詳其為何侯據周禮注謂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所射理或近之則此詩所云大侯蓋虎侯也然射人職諸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與司裘職王大射共虎熊豹三侯之說合若諸侯則皆云二侯而已儀禮大射篇所記者諸侯之禮乃云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于下綱不及地武抑又異周禮二侯之說何耶先儒謂彼乃畿內諸侯用二侯此畿外諸侯亦得用三侯但不敢同于天子虎熊豹之三侯似已然亦以大侯為熊侯而讀參為糝糝讀干為豻糝者襍也襍侯者豹鵠而

麋飾豻侯者豻鵠豻飾也是皆妄意推測未有以證其必然愚偶以鄉射記之說合之則此所云大侯果熊侯也所云參侯乃麋侯也何以明之蓋諸侯本宜射熊侯而鄉射記天子熊侯白質以天子之燕射亦有取于熊為其同于天子故尊而大之也麋侯據司裘職本卿大夫所用而鄉射記云諸侯麋侯赤質則諸侯之燕射亦有取于麋以其諸侯卿大夫皆得參用故變名之為參也若干侯即士所射之豻侯見于射人職者是也熊侯諸侯所自射麋侯以待卿大夫之射故大射儀云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士雖不得自行大射之禮然得與君同射又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則是天子之大射士亦得與矣并記于此抗毛云舉也廣韻云以手抗舉也先此已張侯而不繫左下綱至此乃繫之故曰既抗按鄉射儀初張侯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及有司請射于是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綱者持舌繩之名舌所以

維特侯者侯上下各有左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網繩出于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于植也侯以向堂為面則左下綱以西畔而言初之不繫者事未至也中掩束之者中掩左廂向東束之故將射乃解之也司馬者即司正所為涖酒名司正涖射名司馬弟子卑幼者也脫其束遂繫左下綱于植事至故也大射儀于將射雖不言繫綱而前此張三侯之時亦有不繫左下綱之文及卑事又有量人解左下綱之文則於此時繫之可知所以不言及者互相見耳又鄭箋以為既抗者舉鵠而棲之于侯也按考工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又云張皮侯而棲鵠當侯之中別製皮為鵠舉以棲之故曰既抗亦通所抗者不止于大侯舉尊以該卑也又按禮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侯張說文云施弓弦也孔云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按大射儀旅酬之後納工歌鹿鳴管新宮卑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自作

階前曰為政請射即此所謂弓矢斯張也以句在射夫既同之前知為司射之弓矢非射夫之弓矢也射夫鄭云衆射者也既同朱子云比其耦也射每二人相對以決勝負曰耦與車攻既同差異彼特以人衆齊集言此乃以藝能相近言按大射儀司射請射之後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言大夫與大夫不足則士侍于大夫與為耦也乃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及三耦卒射之後復比衆耦比者選次之謂即此所謂射夫既同也然三耦乃諸侯之禮若天子則六耦以諸侯為之周禮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是也或諸侯不足亦當取足于卿大夫也獻鄭云猶奏也爾指賓武公自謂葢使人誦之以刺已也發功鄭云發矢中的之功按大射儀三耦取弓矢于次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三耦

卒射亦如之此射之第一節作上耦射者射有三耦先使上耦射而後逓及其次三耦也獲解見前毋射獲者毋使矢中之也從旁為獵發挾矢者發其所挾之乘矢也下射亦如之拾之言更也將之言行也獲者坐而獲言負獲旌之人坐而告獲下文舉旌偃旌是也以宫以商者以磬聲之宫商為節奏也此即所謂獻爾發功者也獲而未釋獲者此時但言獲而已猶未釋算也彼指射侯也的說文云明也即鵠是也以其明白而可見故名的也祈求也爾即賓也爵飲器其形象雀取其鳴節節足足也韓詩說云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陸佃云雀因物之滛者也酒善使人滛佚故一升曰爵爵所以戒也亦取其鳴節以戒荒滛之飲言爾所與射之耦發矢于彼侯而有中其的者則將以此求爾之飲此爵也射義孔子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

也按大射儀三耦初射之後乃設楅上耦取矢復射司射請釋獲于公公許司射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復進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釋獲者實八算于中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箇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俟三耦卒射然後公及諸公卿大夫相繼卒射於是司射視算釋獲者先數右獲二算為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又釋左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繇阼階下北面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于是司射者命設豐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奠于豐上一耦出揖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卒觶遂揖而下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反位

三耦以次卒飲若賔諸公卿大夫不勝則僕人師洗升賔觶以授賔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若飲公則侍御者降洗角觶升酌及射爵辦乃徹豐與觶此射之第二節也詳第一節之射似是人皆先習射一次故雖告獲而未釋算至此乃計的之中否以為勝負而飲射爵焉即此詩所謂發彼有的以祈爾爵也楅中二器名觶見猗嗟篇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為維躬侯身也舌解見躬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栶復謂矢至侯不着而還反也言雖中侯而獵過侯之維綱及揚觸栶復之類皆不得釋獲惟公則許所以優君也又三耦隨公所值中一耦亦得釋獲若他人則必中其所應射之侯方釋獲也貫猶中也不貫不釋言不中鵠不釋算也釋獲者謂主釋算之人也射以二人為耦一名上射一名下射人各四矢一耦則八矢矣故於中上實八算也上射中則釋算于中內之右下射中則釋算於中內之左其不得釋之餘算則另置之視

算先右後左先上射而後下射也純猶全也縮者從也東西為從賢獲者勝黨之算也豐形似豆卑而大觶飲酒角也受四升或云三升僕人師者服役之人也角觶即兕觥罰爵也擗者偏也

籥舞豐本作龠笙鼓豐本作翌麌韻樂既和奏叶麌韻宗五翻烝衎烈祖麌韻以洽百禮豐本叶麌韻籠五翻百禮既至有壬有林侵韻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先君印海先生諱叶侵韻持林翻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豐本叶侵韻奴金翻賓載手仇尤韻亦叶支韻渠之翻董本豐本俱作斛室人入又叶尤韻夷周翻亦叶支韻盈之翻酌彼康爾雅作溓爵以奏爾時支韻亦叶尤韻時流翻賦也籥舞執籥而舞文舞也解見簡兮篇按周禮春官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猷籥祭祀則舉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大射具賓客饗

食之禮既命用樂則有舞可知儀禮無文偶畧之也又按大司樂職云大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陳暘云祭祀天子執干戚而舞所以樂尸大射諸侯執弓矢而舞所以樂王笙解見鹿鳴鼓鍾篇大射儀所謂笙鍾笙磬皆應笙之鍾磬而周禮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亦謂與鍾聲相應之笙也又笙有與琴瑟相應者鹿鳴所謂鼓瑟吹笙是也有與磬相應者鼓鍾所謂笙磬同音是也有與歌相應者儀禮所謂歌魚麗笙繇庚是也有與鼓相應者此言笙鼓是也以其為用無所不備故特舉之鼓解見關雎篇不獨樂以鼓為節射亦以鼓為節所謂不鼓不釋者也奏以出聲言聲有高下緩急之度謂奏即奏騶虞貍首之奏言樂之聲既和于所奏之詩也按大射儀徹豐觶之後獻服不氏及釋獲者畢司射復請射如初司射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眂上射命曰不鼓不釋樂正命太師曰奏貍首間若

一遂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後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皆如初儀然後反位就席始命退楅解左下綱退中與筭而俟此射之第三節也服不氏於周禮為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請用樂于公請奏樂以為節也不鼓不釋者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貍首愚謂即七月之四章間若一者聲之中間相去或希疏或密數調之使如一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君之射儀遲速從心但稍與樂相屬而已其發不必應樂避不敢也志猶擬也及解左下綱則正射之事畢矣未猶言俟者俟將復射與否也鄭玄曰始將射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之于事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為難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

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成德也按周禮射人職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先儒謂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其後四節皆以應乘矢拾發也乘矢四矢拾發連發也一終為一節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烝衍烈祖以下六句皆預擬之辭非實祭也承上言大射之禮既畢凡射而中者皆得與于祭則今日能中之人即後日助祭之人矣烝衆也通與射者而言也映下文百禮可見衍說文云行喜貌爾雅云樂也烈本火猛以功之光而盛者似之故爾雅又轉訓為業也烈祖孔云功烈之祖也洽鄭云合也當以偏傍省通用百禮嚴云事神之衆禮以洽百禮者言助祭之人既多則可以合舉事神之衆禮也百

禮既至言行禮之時至也壬適作任任之為義擔也負也言任其事也本多為林衆之意也衆禮次序行之各有其時當其時之至則有身任其事者又有衆多林立以待事者凡皆駿奔走于廟中也錫適作賜說文云予也篇內爾字皆指賔則以兼通助祭者而言純全也嘏說文云大遠也皆指福言子孫指主祭者猶云曾孫也湛本作媅說文云樂也言助祭者能合舉百禮以樂先祖則神將賜之以純全久大之福而主祭之子孫見助祭者之皆得人亦因之以喜樂也其媅曰樂為復射發端也其媅以心言乃虛寫末然之景曰樂則指其當日射畢升坐安燕之事而言也按大射儀射畢徹俎司正升賔賔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賔及卿大夫坐乃安羞庶羞公曰衆無不醉賔及諸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乃舉爵為士偏舉旅行酬即此所謂樂也各奏爾能命復射也奏猶獻也爾通與射者而言實在其內載者更始之義唐虞名歲曰載取物終更始也手毛

云取也仇匹也訓仇為匹猶訓潔為污訓亂為治反言之也賓載手仇謂再取其技能之相敵者與之為耦也按大射儀若命曰復射司射命射唯欲一發中三侯皆獲云命射唯欲者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此所謂手仇者也前此惟君釋獲不拘三侯此臣得與君同者以燕射復射其法寬亦尚歡樂之意也室人孔云有室中之事者毛云主人也按主人即宰夫也入又者謂入而又行獻酬之禮康爾雅云安也毛云酒所以安體也鄭云虛也無酒于爵謂之虛爵按康即糠字从米庚聲穀皮也故爾雅亦訓康為空謂去其內之米以空之也然則空虛是康本義其轉訓為安者當是康莊之康爾雅道五達曰康亦空虛洞達之意康衢可以安行故又訓為安也二義皆通按大射儀復射後無算爵士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膳爵者酌以進公散爵酌以之公命所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者以散爵授

執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此康爵即散爵也賸爵公所用公飲畢仍反奠于公所散爵自拜賜後隨執爵者勸其所歡徧行于賓及諸公卿大夫士不以次數為限所謂無算爵也奏與樂既和奏之奏同義謂奏陔夏也陔夏者九夏之一時謂歡燕已洽賓可以出之時也按大射儀無算爵之後君有命徹幕皆降再拜稽首反位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燭于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驁而大射之儀畢于此命徹幕者君意殷勤欲盡酒也無算樂者升歌間合無次數惟意所樂也取脯以降重得君之賜也奏陔者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禮也驁解見前此詩所載行禮次第與大射儀一一具合而舊說絕不理會今故逐段為之附麗以詔來者不敢厭其繁焉

賓之初筵（先韻）溫溫其恭（無韻未詳）其未醉止威儀

反反叶先韻分邅翻韓詩作昄昄云善貌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先韻孚焉翻舍音捨其坐遷先韻陸德明本作䙴舞僊僊先韻樂書作蹮蹮其未醉止威儀抑抑叶寘韻固利翻國語引詩抑作懿戒作可諡曰既醉止威儀怭怭叶寘韻毗志翻說文作佖佖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叶寘韻直嘼翻賦也賓之初筵謂未射以前行燕禮時也溫溫和柔貌在心為敬在貌為恭又貌多心少為恭心多貌少為敬故少儀云賓容主恭祭祀主敬各有攸當也其未醉止卒射而飲觶時也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皆主升降周折之容言反反蘇轍云顧禮也曰既醉止謂酌康爵時也此時飲無算爵又徹幕盡歡則勢必至于醉矣幡通作翻說文云飛也飄揚之意幡幡猶翩翩也蘇云輕數也舍通作捨置也遷移屢數也賓醉降階將出業已舍其故坐斯

時聞樂人奏陔即當遂出而猶未肯出乃遷移他處以屢舞為樂也此舞非樂舞舞如以舞屬客之類直是戲耳

陳暘云前代歡飲酒酣必起舞蓋所以極歡心叙誠意魏晉以來尤重以舞相屬樂飲以舞相屬猶飲酒以杯相屬也故漢李陵起舞以屬蘇武王智起舞以屬蔡邕晉謝安起舞以屬桓嗣陳智匠曰比見北人猶以舞相屬則屬舞古人非不尚也然田蚡與灌夫過竇嬰家酒酣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陶謙為舒令見太守張磐磐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强之雖舞而不轉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繇此觀之以舞相屬情意一有不至而禍患隨之可不重之哉詩曰屢舞躚躚然則相屬之舞其亦不可屢而常矣江表孫譚酒酣屢舞而不知止顧雍所以深責之也唐中宗數與近臣狎宴通起舞唱儉幸之人因之徼求官爵君臣之禮微矣僊通作躚說文云蹁躚旋行也若如本字解則為仙人輕舉之狀亦如趙飛燕外傳云后楊袖曰仙乎仙乎之意

以屢舞故重言僊僊後放此抑說文云按也字本从反印後加从手作抑印者執政所持信鑑也印所以行之于外今反而斂之于内則為自按抑也說文無怭字引此詩作佖佖云威儀也韻會云威儀備也此四句以理言人當未醉時其威儀固當折抑而收斂即當既醉時其威儀亦當怭怭而周備乃是之名既醉者何如哉第見昏然沉迷不知其秩而已矣秩即左右秩秩之秩亦以折旋揖讓言彼入時之禮此出時之禮也莊子云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孔云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强自收掩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从飲酒則情態出也蔡汝楠曰武公自戒甚嚴多勖以威儀觀風人稱之曰善戲謔兮益亦過于和易而能悔者也

賓既醉止載號豐本作号平聲載呶無韻未詳

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支韻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支韻是為翻側

說文豊本俱作仄弁之俄歌韻屢舞傞傞歌韻說文作姕姕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屋韻亦叶職韻筆力翻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職韻亦叶屋韻都木翻飲酒孔嘉叶歌韻居何翻維其令儀叶歌韻牛何翻。賦也號說文云呼也呶說文云讙聲也亂我籩豆與首章籩豆有楚相應此因屢舞僛僛而亂及籩豆二句當合看非兩事也僛徐鉉云欹傾不能自正也郵通作尤過也側旁也通作仄說文云傾側也言傾于其旁也弁皮弁也解見前俄說文云行頃也傞說文云醉舞貌傞傞毛云不止也詩言既醉而屢舞者三初還而屢舞已可異矣然且不止而繼之以號呶又繼以俄頃之間數側其弁益君形者去而口容首容舉失其度屢舞不休欲何為乎酒以合歡原期于醉先王之禮所以有無筭爵也既醉何病然醉斯可以出惟醉而不出為可醜耳此詩專為酌康爵奏陔夏從昏醉

喪儀而不肯出者發意武公必曾有是失故使人誦之以自儆也全篇次序相承皆紀當日實事非謂以前二章為思古以後三章為傷今也既醉以下是嘆悔之辭並受其福者鄭云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也是謂伐德者孔云若至于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晏子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諸葛亮戒子書云夫禮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禮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于亂孔甚嘉美令善也儀即威儀之儀朱子云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耳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蘇云此章中言其亂而終悔之也

凡此飲酒有韻或醉或否有韻既立之

監或佐之史紙韻彼醉不臧不醉反恥紙韻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叶養里翻紙韻匪言勿言匪由勿語叶虞韻讀如午疑古翻由醉之言俾出童豐本作犝羖虞韻三爵不識叶寘韻職吏翻矧敢多又叶寘韻夷致翻

賦也此章皆深絕醉者之辭所以著自微之意飲酒一也而醉與不醉異故為之監史以伺察之朱子云監史司正之屬按燕禮射人為司正註謂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又大射儀先以大射正為擯其後以擯為司正及誓射則大史俟于西序東面以聽政其釋獲釋算之事大史司之既畢射司正升賓將公命曰衆無不醉則以司正為監者近之但未知史即太史否耳呂祖謙云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趙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缻兩國御史皆前書之此古

人君燕飲之制猶存于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鼎云監以監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錢天錫云一祭一書相為副貳謂之佐非謂監所不及史則書之也臧善也失禮為不臧朱子云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式勿從謂以下設為監史告不醉者之辭所以深厭惡夫醉者也式發語聲勿禁止辭從就謂告也嚴粲云彼人已醉勿就其位而與之言與之言則彼愈更號呶是使之大為怠慢也匪通作非言自言也由謂理所當繇者語與人語也徐鉉云語者午也言交午也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由者勿語彼醉者雖極善號呶然無人與之酬答則亦將厭然而自止矣羖羊名爾雅云夏羊牡羭牝羖羅願云羖本夏羊牝者之名以吳羊白夏羊黑今人便以羖為黑羊名羖羊之角主明目安心益氣輕身辟鬼魅虎狼療疥蟲蠱毒結氣止寒洩其角為用最大嚴云童羊無角羖未有無角者愚按此蓋戒人以醉

言不可聽亦如人言羖羊無角其不足信明甚汝若聽醉人之言則責之使出童羖困之以必無之物以喻有是言無是事也馮時可云信醉者之言以虛而責實則必不可行傳註曰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非也既曰必無之物惡足以恐哉三爵謂射畢後飲酒君已舉旅三次則情意已洽禮文已備可以辭而出之時也按大射三射禮畢公舉奠觶惟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此第一爵也于是徹俎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就席坐羞庶羞賓降洗升媵觶于公公取賓所媵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及就席坐行之注云坐行之者若今坐相勸酒也旅酬至士而徧此第二爵也已而命復射遂行無算爵之禮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受賜者飲畢以散爵授執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注云酌行之謂與其所勸者也亦旅酬至士而徧此第三爵也舊說皆失考又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三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識記也又即

室人入又之又謂復飲酒也言君已舉行三爵之禮矣汝奈何不記憶而況敢號呶不出更復思多飲乎監史以此為訓明者以醉為監庶乎知儆耳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序云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按此詩明止為刺賓而作未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之意而語氣雅與抑戒相類其為武公自儆之詩無疑或謂王朝之詩曰雅侯國之詩曰風果武公作宜與衛風淇澳伍今在雅則王朝獻納之辭矣是又不然序言武公既入而作是詩鄭箋謂入者入為王卿士然則以其為王朝卿士所作故列之雅耳曰果爾何以辨其非刺幽王曰史記載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其後平王十有三

年武公始卒則武公為周卿士實在平王之世當幽王時武公受封于衛未嘗入周也又子貢傳但存衛武公三字其下闕文

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出侯包韓詩翼要　楚語左史倚相云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謂之叡聖武公韋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徐幹云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

夙夜不怠思聞訓道作抑詩以自儆衛人誦其德為賦淇澳鄒忠胤云吳考武公在位五十有五年以宣王十六年立以平王十三年卒此詩作于晚年在平王之世篇中亦聿既耄其証也諷時王之意在于言外見之所云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則明指驪山之覆轍矣驪山之難武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命為公是詩作于王朝故不復還繫其本國鄧元錫云王姚酒故初筵引以為戒不斥言故引而反之躬自怨責感焉初筵專言酒抑廣言深言精言于天人之際故分隷二雅又衛風録淇澳風二雅具有詩惟周名衛武矣

抑抑威儀維漢書作惟德之隅虞韻亦叶尤韻魚侯翻人亦有言靡淮南子作哲陸德明本作喆不愚虞韻亦叶尤韻魚侯翻庶人之愚亦無又云亦作悊

職維疾質韻亦叶眞韻秦二翻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叶眞韻力置翻亦叶質韻力質翻

賦也抑說文云按也自按抑也詳見賓之初筵篇抑抑者抑而又抑也與揚揚相反威儀揚則放抑則斂抑而不揚謙下之度也左傳北宮文子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孔頴達云隅者角也鄭玄云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王安石云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觀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形于外故也嚴粲云廉隅者屋之外角譬人之外有威儀也凡宮室觀其外有廉隅則知其在內之制必方正也如人外有抑抑然謹密之威儀則知其在內之德性嚴正也張文潛云老子曰高者抑之使卑書曰太王王季克自抑畏益裁其盛而使退抑其滿而使欿者抑也臨下而使物畏之者威也居上而使物象之者儀也威能抑抑則不至于剛暴儀能抑抑則不至于不遜雖威儀外也非不可以偽作使脩其威儀者蓋使

之勉其德而已故曰惟德之隅治室者不先治隅也使之治隅者是使之治宮室而已愚按全詩頭緒甚多讀者茫然不能得其要領再四諷詠始知意分四層修德是第一層其工夫全在謹獨七章不愧屋漏等語是也能潛心脩德則威儀自然敬慎是第二層此所謂抑抑後所謂柔嘉及不僭不賊溫溫恭人等語是也其威儀見于外者如此則聞善言必能虛心聽受此第三層二章言遠猶辰告九章言順德之行是也所樂聞者善言則小人變亂舊章之言無繇而入而條教號令必皆中理此第四層二章言定命五章六章言慎爾出話惠于朋友庶民是也反是而回遹其德則不能敬其威儀方且鶩然自大而反以教我者為虐于是忠直日退諛佞日進所出政令必皆與先王明刑相悖而俾民大棘矣詩詞雖錯綜而其條理明白如此人亦有言謂古人之遺言靡無遹哲說文云知也書云知之曰明哲孔云愚者癡也靡哲不愚即老子所謂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

德容貌若愚者淮南子云人能錄昭昭于冥冥則幾于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職爾雅云主也常也鄭云衆人性無知以愚為主是其常也疾說文云病也王云庶人之愚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民有三疾斯者語辭亦訓為此益指愚而言也戾訓為至鳶飛戾天魯侯戾止皆同是義亦維斯戾者言哲人之所以哲者亦維其愚以自居故能至于哲也徐光啟云此詩之作以聽言修德為主欲聽言修德必先磨去一段矜許自賢之心使此中退然自下若拙若訥乃可故曰虛以受害又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章全是發明此義以為一篇提領抑抑謙遜卑下之貌有此威儀便想見他虛中受善之意故曰維德之隅此等人其中全無纖翳障塞廓然空洞澄然虛明故又謂之哲人人亦有言無有哲人而不愚者哲即德也愚即抑抑威儀也惟哲故愚惟愚益見其哲也後四句又言愚有不同庶人氣濁質閽稟賦之偏此真愚也若哲人之愚是其盛德容貌收

欽退藏乃所錄以至于道也老子之若愚顏子之如愚烏得與庶人之愚同類而稱哉第九章說脩德之事已畢重宣此義溫溫恭人即是抑抑威儀維德之基即是維德之隅哲人順德即是靡哲不愚其維愚人即是庶人之愚語意相應脈絡燦然一說抑抑威儀為德之隅此宜盡人知之而靡哲不愚皆不能知也庶人之愚專坐此不知抑抑之病哲人而愚亦維于此抑抑處有乖戾耳按此說亦通但第九章明以哲人愚人對言哲愚相反果其真愚又何以稱哲人乎故定主前說

無競呂覽作兢五經文字作京維呂覽作惟人四方其順叶震韻讀如燮許刃翻之有覺禮記作梏德行四國順震韻之訏謨釋文云沈本作漠定命遠猶外傳世說豐氏本俱作猷辰告叶職韻訖得翻敬慎中論作爾威儀維左傳中論俱作惟民之則職韻賦也無母通戒辭也競彊語也訓

教也俱見說文無競維人是勸其虛受即上章所謂哲人之愚者言汝若不與人爭辨求勝則四方之人皆將以言來訓誨乎女也覺說文云寤也歐陽脩云譬動也按朱子謂呼寐者而使之寤曰覺有覺德行言人君有德行足以醒動人心人皆曉之也德即上章維德之隅之德德不可見自其行之著于威儀者而信其有德謂之德行也董仲舒引此詩而釋之云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于彼矣四國即四方之國左傳云慈和徧服曰順歐陽云謂一日克已而天下歸仁也韓詩外傳云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脩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又云齊桓公見小臣五往而德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禮記緇衣篇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況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侮于臣妾而況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按以上數條引詩意皆恍惚相近又毛傳訓覺為直與爾雅梏較等字同解皆以音同適用而未詳其義所出左襄二十一年范宣子因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得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昭五年叔孫昭子朝其家

衆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罪莫大焉豎牛懼奔齊殺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按左傳所引有覺皆取訓直之義但于詩意甚遠不必從訏謨二句承無競二句而言訏即實覃實訏之訏鄭以為張口嗚呼是也謨說文云議謨也徐鍇云汎議將定其謀曰謨定朱子云審定不改易也命政令也第五章所謂出話者指此言嗟呼衆人使各出其議論以為酌定政令之地絕無自廣以狹人之心又不止于無競而已猶本獸名其性多疑故借為謀慮之義曰遠猶者呂祖謙云所謀不止于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不止于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敝也辰毛云時也按爾雅以不辰為不時告當適作誥爾雅云請也嚴云入告爾后于內之告言人君誠樂于求言則凡有深遠之圖者得以時時入告此即上文所謂四方其訓之者孟子有言夫茍好善則四海

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正謂此也世說新語云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公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此句偏有雅人深致敬慎二句承上文有覺二句而言敬慎者有覺之本也敬慎其怠慎防其踈必能敬慎威儀然後德行之見于外者始于茲大著矣則鄭云法也其儀不忒而後民法之上文所謂四國順之者此也匡衡云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恭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徐幹云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

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左襄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侯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

其在于今叶庚韻讀如京興迷亂于政叶庚韻諸盈翻顛覆厥德荒湛先君諱漢書作沈韓詩作愖于酒叶篠韻子小翻女音汝雖湛樂音雒從弗念厥紹叶篠韻罔敷求先王

陽韻克共豐本作恭明刑叶陽韻胡光翻諸本祖毛鄭皆以其在于今至此為第三章肆皇天弗尚叶陽韻辰羊翻如彼泉流讀書記大全朱傳豐氏本俱作流泉無淪胥以亡歐陽以其在于今至此為第三章今從之賦也今朱子云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蓋使人箴儆而為是切責之辭非必真有是事所謂諷王者正在此興迷亂于政者鄭云興猶尊尚也尊尚小人迷亂于政事者一說蘇轍云作起迷亂之人而任之以政也皆通顛通作槇仆木也覆猶反也已本有德而自壞之謂之顛覆也興迷亂于政則與訏謨定命反矣顛覆厥德則與敬慎威儀反矣荒蕪湛沒也俱見說文初則荒蕪而不治繼則沉沒而不還均是縱情于酒而亦有淺深時必王有此事又武公亦留蹈此覬初筵詩可見女朱子云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辭也後凡言爾言女言小子者放此又云如幕中之辨人反以女為叛臺中之評

人反以女為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様亦多從隨也謂與沈湎為樂之人相隨也念說文云常思也紹爾雅云繼也朱子云謂所承之緒也罔道作亡與無同意敷說文云云施也求道作述說文云斂聚也先王之典章法度其猶存者則不能施布之其散逆者則不能斂聚之共道作恭刑道作刑法也明刑謂成法之昭垂者王安石云弗念為人子孫當紹祖考故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克共者不敢慢之謂也愚按敷求以事言克共以心言前空言先王尚未知何所指故以明刑實之肆承上起下之辭說文以為極陳也皇說文云大也惟天為大故曰皇天尚道作上猶言崇重也弗尚朱子云厭棄之也言如上文所為自絕于天故不為天所崇尚而喪亡之禍亦將及矣無道作毋朱子云言無者戒之欲其不至是也如彼泉流者輔廣云如泉流之不可止李本云其亡如流泉趨下之易韓詩云順流而風曰淪胥爾雅云皆也方言云東齊謂皆曰胥歐陽云淪胥以亡者君

匡皆將滅亡矣鄒敬云言當早隄防之無使淪沒相率以亡可也

夙興夜寐眞韻灑埽外傳作掃庭陸本讀詩記大全朱傳詩緝俱作廷內叶眞韻而瑞翻維民之章陽韻脩爾車潛夫論作輿馬弓矢戎潛夫論作戈兵叶陽韻逋旁翻用戒戎作潛夫論改戎作爲作則用逷潛夫論作逖蠻方陽韻諸本皆以肆皇天至此為第四章歐陽以夙興至此為第四章質鹽鐵論作詁外傳說苑俱作告爾人民說苑鹽鐵論俱作民人謹左傳作愼爾侯度遇韻用戒不虞叶遇韻元具翻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叶歌韻牛何翻無不柔嘉叶歌韻居何翻歐陽以質爾人民至此為第五章賦也此章承上章示以救亡之法夙興六句是不泄邇不忘遠之意上文言迷亂于政則事之大者且置不理何況細行故此言及寢興洒埽舉細

以該大也近而易見者且或遺忘何有遠慮故此言及修武備遏蠻方舉遠以該近也夙興夜寐是無逸之念言須侵早而即起夜分而後卧也洒滌掃棄也俱見說文孔云洒埽者謂以水洒地而掃之庭說文云宫中也洒掃庭内是慎微之念此兩句正克勤之實崇功廣業皆基于此韓詩外傳云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善哉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寛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寛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洒埽庭内章通作彰明著之義維民之章承上二句言民皆曉然知上之勤于政事也脩通作修說文云飾也戎兵孔云戈盾矛戟之類戒說文云警也謂警備也遏毛云遠也說文無遏字當通作逖蠻方鄭云蠻畿之外也孔云周禮九服六服之内為

中國七服以外為夷狄而第六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畿此經有二義用戒戎作為中國則用遏蠻方為夷狄且蠻方與彼蠻夷同故知是蠻畿之外也按周禮大司馬職云蠻畿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孔云言當修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器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遠蠻方之來內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也李氏云當時沉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如此以上兩段皆推開一步說質爾人民以下始就其本諸身者而言質猶証也據說文為以物相贅之義徐鍇云質實也事疑虛以人物實之也人謂羣臣民謂庶民質爾人民質證之人民以驗其信從與否下章言愼出話之事則曰惠于朋友庶民言敬威儀之事則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是也侯度諸侯所以律身治國之常度不越出話威儀二者但未說出耳曰謹者即下文

言慎言敬之謂戒備也虞本獸名爾雅訓虞為度未詳其義疑即是慮字之誤故音與度叶而朱子亦訓虞為慮虞字從虍而吴聲故宜為獸名慮字從思而虍聲故宜為思慮雖字形相似而所從各别又有訓虞為樂者正當適作娱耳不虞者孔云非意所億度之事愚按謹侯度正所以戒不虞二句相聯說人民皆我之人民一旦離心不為我用是不虞也若侯度克謹自不至是一說質爾人民與天保民之質矣同意謹爾侯度與尚書明乃服命同意亦通說苑及韓詩外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皆引此詩左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盡

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以上皆從後說慎說文云謹也徐鍇云心真為慎不鹵莽也話爾雅說文皆云善言也鄭云謂教令也慎爾出話必如前章所云遠猶足以定命者而後出之無不柔嘉單承敬爾威儀說觀後章言輯柔爾顏俾臧俾嘉皆敬威儀之事曰無不者內自深宮外至大庭凡動容周旋之間無不氣象從容中規中矩也柔指氣象嘉則極致其賛美之辭王應麟云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愚按慎出話從虛受中來敬威儀從慎獨中來禮記緇衣篇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劉向說苑云夫樹曲木者惡得直

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

白圭之玷說文玷本俱作㓵下同尚可磨叶歌韻眉波翻也斯言之玷不可為叶歌韻吾何翻也諸本皆以質爾人民至此為第五章無易音異由言無曰苟矣大全云此二句不用韻豐氏考補云與第四句二矣字自為韻莫捫朕舌眉韻言不可逝叶眉韻食列翻矣歐陽以白圭至此為第六章無言墨子言下有而字不讎叶宥韻承呪翻列女傳作醻外傳作酬無德墨子德下有而字不報

叶宥韻敷救翻漢書引此句下有惟民之則一句惠于朋友庶民句叶陽韻謨陽翻小子子孫繩繩蒸韻爾雅作憴憴外傳作承承萬民靡陸云一本作是不承蒸韻亦叶陽韻辰羊翻諸本皆以無易由言至此為第六章賦也此章言慎爾出話之事圭說文云瑞玉也上圜下方按王搢大圭長三尺執鎮圭長尺有二寸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凡有土地者必有圭故其字从重土玷本作㓩說文云缺也磨謂以石磨之使平也斯鄭云此也孔云白玉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磨鑢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于出令故特宜慎之愚按詩人以白圭為喻原非汎論圭乃國之守器雖玷尚可磨猶未至于失國也若條教號令一失其當則必有危亡之禍不可解救夫有天下國家者而一出言所係其重若此等而下之士庶人不能慎言則必至于亡其身矣此南容一日

三復白圭獨居思仁公言必于仁義孔子謂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而以其兄之子妻之也劉向說苑云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不可從而追已因引此詩左僖九年晉獻公疾召荀息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及公子卓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無易由言四句戒之也無道作毋禁止辭易通作傷說文云輕也任意而言曰由言嚴云由言者自由之言所謂惟其言而莫予違也無曰苟矣莫捫朕舌二句相聯說苟說文訓草古義又相傳訓且者取麗亂之意猶云草草也捫說文云撫持也朕說文云我也蔡邕云古者上下共稱咎繇與帝舜言稱朕伊尹曰惟朕以懌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屈原曰朕

皇考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尊為天子之自稱漢因之不改按朕之訓我其解難明字左从舟於義甚遠吳氏謂从身不从舟宜若可信右施并上火下廾其字說文不載音義俱無傳余再四尋繹忽憶秦趙高謂二世曰天子不宜親近卑賤之人但示之朕兆而已索隱為之解曰才有朕兆不見其形也以此義推測知朕乃至小之稱因悟并字从火又从廾之說廾音拱人竦兩手也火至熱之物而人敢以兩手拱之此必火之至小者其音似當與朕同古人自稱曰朕蓋謙居渺末之辭猶曰寡人曰小子云耳非趙高言幾不識朕字本義誰謂六書不可以意逆哉逝去也鄭云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教令一往行于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孔云往則不可復改故時須慎之讎爾雅云匹也說文云猶譍也从言又从雔雙鳥為雔匹之義也孔云匹敵相報也愚按易云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大學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善

悖之報皆如其所施非相匹而何德指言之根乎德者即下文所謂惠是也無言不讎兼善惡而汎論之無德不報則專指言之善者惠于朋友庶民三句正承此一句而言前用戒此下則用勸也惠鄭云順也朋友謂羣臣與假樂篇義同有德之言據理而發自然順于人心故不獨同朝之羣臣皆以為然轉屬而下至于庶民亦莫不以為然也小子武公自謂也使人誦于已側為命已之辭謙卑之至也小子之子子孫謂繼世而為君者繩說文云索也繩繩嚴云如繩之牽連不絕萬民即上文之庶民承說文云奉也受也小子子孫繩繩者謂其善言可以為後世無窮之法則萬民靡不承謂言出而人無不尊奉之正上文所謂無德不報也君者出令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故靡不承但以庶民言而不及朋友焉

視豐本作眎爾友君子輯柔爾顏叶真韻魚巾翻亦叶先韻倪堅翻不遐有愆先韻亦叶真韻乞鄰翻歐陽以無言

至此為第七章相去聲在爾室尚不愧陸本作媿于屋漏宥韻無曰不顯

莫予云覯宥韻神之格陌韻亦叶藥韻葛鶴翻思不可度叶陌韻直格翻亦叶藥韻達各翻思矧可射叶陌韻夷益翻亦叶藥韻弋灼翻思諸本以覩爾至此為第七章歐陽以相在至此為第八章辟爾為德俾臧俾嘉叶歌韻見四章淑慎爾止不愆禮記作諐于儀叶歌韻見四章不僭不賊職韻鮮不為則職韻歐陽以辟爾至此為第九章

賦也此章言敬爾威儀之事覩猶云交接也友即上章朋友爾友君子謂爾所友之君子指士大夫也輯說文以為車和輯也調和之意柔與第四章柔嘉義同謙卑之意顏說文云眉目之間也不遐有愆問辭也不遐言近也愆說文云過也主威儀言不敬則愆矣言爾當交接諸君子之時必和柔其顏色以質證

于君子曰吾之舉動得無有未遠于過差者乎然威儀之所以敬全本于心故下文又以謹獨之事言之正抑抑之所從出非徒簡束其外已也相省視也尚庶幾也愧慚也俱見說文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李氏云會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隅以炊浴沒者訖而復之故謂之屋漏言爾自視獨居在室之時雖未與君子相接其敬與否人不得而知之然室有屋漏光斯入焉庶幾求不愧之可也中庸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因引此詩而足之曰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辭應所云屋漏非身之所處乃心之所存心曲隱微之中自家照自家慚阻畧無所容如何可愧下文特把神明來形容不可愧之意非是為鬼神而求其不愧也無通作毋無曰者戒辭也不顯莫予云覯六字相貫覯說文云遇見也格通作假說文云至也度猶量也矧說文云況也从矢从引取詞之所之如矢也射通作斁說

文云鮮也三思皆語辭爾無以屋漏為不顯之地而人莫我見也當室之白則非不顯矣且人縱不見而神則無不體神之往來不可測度不顯亦臨何如可畏况可自解散其精神而不敬乎謝枋得云莊子曰為不善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為不善于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真德秀云人之常情祗敬于羣居者易淵蛸蠖伏之地無法家拂士之在側有近習褻御之旁環而能凜然自持不愧屋漏者雖明主猶或難之故武公自謂無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可有厭斁之意乎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之徒與辟爾為德以下復舉敬威儀之效驗以勸勉之與上章惠于朋友庶民三句對看辟說文云法也法爾為德於威儀上徵之威儀其可見者德其不可見者觀其威儀則可以知其德矣首章所云德隅次章所云德行意正如此俾使臧善嘉美也言臧又

言嘉猶云盡善盡美也下文淑慎二句正所以使之臧嘉者淑通作俶說文云善也止者心之所止與處書安汝止商書欽厥止同義善其所止澄然粹白無妄念之參謹其所止亹然惺存無一刻之懈此申上相在爾室七句而言乃不愆于儀之本領處武公之學至是亦可謂深矣不愆以工夫言不使其有愆也舍威言儀者凡動容可象者皆謂之儀威亦儀也觀古人以經禮為禮儀以曲禮為威儀可見又禮記緇衣篇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按此似與詩意相遠僭說文云假也毛云差也愚按有所假借則失其當然之則而至于差矣二義俱通賊朱子云害也鮮通作尟說文云少也則法也季本云僭則有愆而害德不足以為民則矣此申前章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意又左僖九年公孫枝曰維則定國詩曰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昭元年會于虢趙文子曰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荀子云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踈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禮義以為文倫類以為理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以上皆借辭立義非詩本旨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紙韻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紙韻諸本以辟爾至此為第八章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支韻溫溫恭陸本作共人維德之基支韻歐陽以投我至此為第十章其維哲人叶先韻如延翻

告之話說文作詁言順德之行叶先韻胡千翻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侵韻千尋翻晁補之集作譖民各有心侵韻諸本以荏染至此為第九章歐陽以其維哲人至此為第十一章比而賦也此下皆教之以聽言也凡人有投我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感其善意故也今人有進美言于我者而我顧不思所以報之乎夫至闇言思報則其欣然嘉納絕無扞格可知矣舊說以為承上文鮮不為則而喻上感下應之理果爾則當云投之以桃報我以李不宜云投我報之也彼童而角指當時少年用事者即第三章所稱迷亂于政之人也童通作僮按說文童奴也僮幼也今文僮幼字作童童僕字作僮相承失也下文以而角為言則此童乃指畜類之幼者猶易言童牛詩言童羖也角者堅剛之物故易云姤其角新進少年見事風生不知遠猶之所在不念明刑之當遵但逞其意見恣為議論如戴角之牛羊遇物無所不

紙觸也然天下無童牛羊而有角者曰童而角則更可異矣甚怪而賤之之辭也虹毛云潰也嚴云謂幻惑也如蝃蝀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也小子指武公也孔云言而角以潰小子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愚按武公自責而亦以諷王意正在此書曰聽德維聰惟主聽不聽則貪小之言皆得起而潰亂之而於忠直之言鮮不以為逆耳而見擯者故下文又反覆以虛懷聽納之理告之荏染陸元朗云柔意鮮見巧言篇柔木鄭云柔忍之木緡爾雅云綸也孔云綸則繩之別名言木緡之絲正謂以絲為繩被之于木有荏染然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為弓之幹我乃緡被之以絲則有弦而成弓按考工記弓人為弓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自柘至荊皆所謂柔木也溫者和柔之意以氣象言恭者謙下之意以存心言俱與下章盈字相反基說文云牆始也此以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比溫恭之人乃德之基溫恭之所

以基德者正謂其能容受善言故其德日進于高大特此尚未說出耳輔廣云人纔溫柔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重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溫柔則可以進學蔣悌生云人謙卑巽順納諫受言則過而能改善言日聞而可以為進德之基茍或剛愎自用則善言不聞過不能改而終無以入德矣表記篇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荀子云君子寛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遠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又云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哲人愚人與首章

相應陸化熙云明縣虛生恭人即哲人也話爾雅說文皆云善言也順德指話言說德者人心同得之理言之善者必與德相合哲人於人所告之話言知其順乎德即從而行之無留難也劉向新序云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左襄二年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氏於是為不哲矣杜預云言智者行事無不順按觀此足以識順德二字之義覆鄭云猶反也僭義見前其維愚人有如我告以順德之言彼必反以為假設之辭謂非實有此理也民各有心專承愚人說而致其慨嘆之意言人之度量相越如

哲人之心以善言為當受而愚人則不然其心之不同有如此者泛就民說似推開一步而諷動之意愈深後章放此陸云順行之哲人所以有哲人之隅謂僭之愚人所以成愚人之疾於音烏後同乎音呼後同小子紙韻未知臧否叶紙韻補美翻匪手之攜言示之事叶紙韻鉏里翻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紙韻借漢書作藉曰未知亦既抱子見上民之靡盈庚韻誰夙知而莫音暮陸本作暮成庚韻諸本以此章為第十章歐陽以為第十二章賦也於烏烏也乎通作呼於乎歎聲如鳥之吁呼也此章蓋追其昔日而責之若曰女之不肯受言自少時而已然矣未知臧否猶俗人言不識好醜指其年幼未有知識之時也手攜四語皆昔日事匪通作非言不但也攜說文云提也鄭云挈也提本訓挈焦竑云此提當音抵言附耳以敎之也禮少儀牛羊之肺

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冒絮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楊雄酒箴身提黃泉皆作抵音若平聲讀當作揪扯之義不如前說為雅鄒忠胤云此解甚精且於匪面命意關切淮南子有云握火提人反先之熱亦是義也嚴云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注謂傾頭與語又云口耳之間曰咡是攜手提耳皆長者教語小子之常也手攜既指點其大槩矣又嫌其疏畧且隨事而為之指示面命既啓廸之無餘矣又慮其忽忘且附耳而加之儆惺我之所以誨爾者一日如是日日亦如是可謂勤矣假設爾猶曰未有所知則韶華不待爾亦既忽然抱子為人父矣斯時年已長大非復未知臧否之時也而顧猶然懵懵耶靡之言無也盈滿夙早也莫毛云晚也成說文云就也凡汝所以懵懵如斯者坐繇盈滿為累以中堅成外拒不能受人言耳假使凡民而皆能除去盈滿之念虛懷聽納則其早歲必有所知以成就其德豈俟晚年而

後成就耶知與成相因惟夙之不知則不能無待于晚成矣吾之所懊恨于爾之昔日者如此陸燧云知則必成夙知則必夙成聽言始能夙知不聽言必滿之為害耳民泛言是論從來道理如此

昊天孔昭叶嘯韻三笑翻亦叶藥韻元若翻我生靡樂叶嘯韻力炤翻亦叶藥韻歷各翻視豐本作眎爾夢夢我心慘慘叶藥韻七各翻大全云當作懆五經文字豐本俱作懆懆誨爾諄諄禮記注作忳忳爾雅陸本俱作訰訰聽我中論作之藐藐叶效韻眉教翻匪用為教效韻覆用為虐樂韻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叶藥韻慕各翻諸本以此章為第十一章歐陽以為第十三章

賦也上章以晚成為言則當其抱子之時雖曰未知猶冀其末路有知之日及今年已老大而其未知者猶故也故此章特據今日之所見者而切責之昊天孔昭遙應前皇天非尚言元

氣皓旰謂之昊天天道虧盈益謙其理甚明故曰孔昭我生靡樂託為誦詩者自警之語謂我生無日非恐得罪于天之日不見有可逸樂也凡人忽于修德者其病只在樂之一字故言此以深惕之亦與前樂從句相應夢猶今人言醉生夢死者視爾夢夢即前所稱顛覆厥德一段正與靡樂相反夫然故我心慘慘然為之憂也慘當作懆慘訓毒懆訓愁二義相近特作懆則於韻為叶耳誨說文云曉教也諄說文云曉教之熟也誨爾諄諄從我心慘慘來惟憂之深故誨之切通以上所言者皆是藐邈作邈說文云遠也聽我藐藐於我所言汎汎置之不相關切也匪通作非虐猶苦也不以我之諄諄為意欲曉教之反以我言太多為將欲煩苦之也聿通作欥說文云詮辭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借曰爾此時尚猶然未知臧否如前則年亦已踰耄矣將待何時而後能知乎然則向所冀晚成者竟終于無成已耶左史謂衛武公作詩自警在年九十有五之時於既耄句

可見於乎小子告爾舊止紙韻豐本作只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紙韻虎洧翻天方艱豐本作囏難曰韓詩作聿喪去聲厥國職韻取譬列女傳作辟不遠昊天不忒職韻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職韻諸本以此章為第十二章歐陽以為第十四章　賦也舊久也言我之告爾非一日也止語辭我謀即前所言者勸脩德正所以計保國也大悔指喪國言此厥不聽將有敗亡之禍彼時悔之亦無及矣曰庶無者望之也方者近今之辭天步近方艱難亦既有喪國之禍矣指幽王驪山之事也譬說文云喻也徐云猶匹也匹而論之也取譬即前喪國之譬其事甚近言無多日欲其以幽王為戒也思指此詩謂兼諷平王者於此可見忒說文云更也毛云變也天道終古不變有德者興無德者亡也此亦與孔昭句相應但孔昭以理言不忒以效言回轉也遹回避也俱

見說文同轉而避于正道即是自盈滿不聽用我謀不修政令不謹威儀而迷亂顛覆意棘通作亟說文云急也字从艸亟聲徐云來物之急莫若革大棘鄭云大困急也以不修德之故而使民至于大困急則國之喪亡無日矣總是反覆望其聽言之意黄佐云是詩也雖古聖賢之檢身亦不過是而衛武公乃能身體而力行之至使人直呼為小子而無一毫自恃自高之意其亦有得于切磋琢磨之力而然與鄭云篇中精言類臯謨質言類說命深言為學庸源乃詩怛似周文公書金錫圭璧故君子兢兢三復終身焉

抑 國語作懿子貢傳申培說俱作懿戒 十章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十句一章章十一句二章章十三句一章章十四句一章章十六句 諸本皆作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歐陽脩云舊分斷章句

皆失其本旣害詩義不可以不正也詩句無長短之限短或一二言長至八九言取其意足矣分為十四章四章章六句一章章七句四章章八句一章章九句三章章十句一章章十一句今皆不從

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朱子云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為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為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于宣王之前故直以為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為亦以自儆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為失者史記武公卽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為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

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為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于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為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澳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歐陽云鄭於蕩謂召穆公畏王監謗不敢斥言王而遠引殷商於抑則以小子皆為斥王何前後之不類也召穆衛武皆厲王時人不宜相戾如此臣斥其君為小子義亦難安也今徧考詩書稱小子者多矣皆王自稱為謙損自畀之言也未見臣呼其君為小子者也書曰小子封小子胡君命其臣可也周公呼成王為孺子者成王幼周公屬親而尊其語或然其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者蓋言成王之幼疑周公害之猶言孤兒耳理亦通也衛武公於厲王非如周公之尊親而

厲為暴虐之長王斥以小子而乳臭待之理必不然況考詩義亦非也嚴云或又以為武公老作此詩故呼其同寮為小子武公學問深粹謙抑自處年九十有五猶求益于其國之臣若哆然以老成自處而呼王朝同寮為小子不似武公之氣象也愚按武公為諸侯實在宣幽平三王之世是詩既非所以刺宣而篇中有既耄之語計其年歲亦非當幽之時況武公入為王卿士乃在東遷之後則是詩為平王而作無可疑者其惓惓忠君之意欲顯語之不能故託之自儆耳篇末言曰喪厥國正指驪山徃事而言國乃天下之通稱朱但以為侯國而引此語為自警之證亦非也或引左襄四年魯人之歌云我君小子然彼稱幼君為小子乃私刺之辭而又有引天保卷阿之詩謂古人亦爾其君則美惡原不同文在彼為親而在此為賤據斯為解其迂甚矣申培說謂衛武公自警兼訓國人

訓國人之說尤為無謂子貢傳
但存衛武二字而其餘闕文

淇奧衛人美武公之德也出朱傳　申培說以為美衛武公之詩子貢傳云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徐幹中論云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為賦淇澳序云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數說皆相為出入孔叢子載孔子曰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

瞻彼淇奧大學孔叢子子貢傳皆作澳　綠爾雅大學陸璣疏豐氏本俱作菉　竹韓詩石經豐本俱作漪下同　猗猗叶歌韻於何翻陸璣疏作漪漪　有匪大學釋文豐本俱作斐下同韓詩作

邲云美貌君子如切豐本作屑如磋歌韻豐本作磋如琢如磨叶歌韻眉波翻釋文作摩豐本作礳瑟豐本作僁兮僴兮赫兮咺阮韻亦叶元韻許元翻大學列女傳俱作喧韓詩作宣說文作愃兮有匪列女傳作斐君子終不可諼元韻亦叶阮韻兄晚翻大學列女傳豐本作諠兮興也淇衛水也鮮見泉水篇奧通作澳說文云隈崖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爾雅作隩李巡云厓內近水為隩是也又艸木疏云奧亦水名水經注云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奧水流入于淇並存之綠色也竹艸屬戴凱之云謂竹是艸不應稱竹竹是一族之總名一形之偏稱也植物之中有艸木竹猶動品之中有魚鳥獸也又云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班彪志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則淇上多竹在漢世猶然矣詩故云

河朔無竹淇澳獨產興武公特稟異氣而生也又陸璣云綠竹一艸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五六尺今淇澳傍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未知是否猗通作倚季本云猗與依同倚也互相依倚則不摧折而得以成其美以興工夫之夾持也匪斐通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者有文章之謂也君子指武公切說文云刌也磋廣韻云磨治象牙也按說文無磋字當通作齹齹者齒不齊之名齹以器之有齒者磨之使光朱子謂磋以鑢盪是也琢者治玉器加功而成之名磨治石也按爾雅云象謂之鵠角謂之鱟犀謂之剒木謂之剫玉謂之雕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象言鵠又言磋玉言雕又言琢者爾雅疏云鵠鱟剒剫雕皆物未成而治其樸也鏤刻切磋琢磨皆物之已成而復治之也朱子謂治骨角者既切復磋治玉石者既琢復磨似無據郭璞云骨角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修飾也又荀子云

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愚按武公之學脩如楚倚相所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處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皆切磋琢磨之實此就成德後敘述故以四如言亦狀其有匪之象如此耳論語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蓋樂與好禮原非二事惟有切磋琢磨之工夫者則皆能之觀武公之充耳會弁是其好禮也寬綽戲謔是其樂也豈徒借此以馭貧富哉此孔子所謂知來者也瑟縝密也按瑟二十五絃其絃甚密故訓瑟為密僩說文云武貌按荀子陋者俄且僩釋之者引晉魏之間謂猛為僩左傳僩然授兵登陴皆武意也武公諡性嚴武故諡曰武觀此可見赫明盛貌字從二赤言火

盛也咺殷敬順云寬綽貌張氏家誨云汗緩貌按說文朝鮮謂兒泣不止曰咺亦緩意也瑟僩赫咺俱以德容言諼爾雅云忘也曰終不可諼者猶言到底如此非沒世之謂是義也大學傳言之詳矣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然玩此詩三章皆以匪之一字為言還是就德容上想象意居多左昭二年韓宣子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

瞻彼淇奧綠豐本作菉下同竹青青韻釋文作菁菁有匪君子充耳琇說文作璓豐本作秀瑩叶青韻戶扃翻會說文作⿰骨會云骨擿之可會髮弁如星青韻瑟兮僩兮赫兮咺見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見前兮

興也青青者青而又青堅剛之貌陸佃云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轉而青矣宋熙寧中太子右贊善大夫

吳安度召試舍人院賦入第三等論入第四等止綠竹青青詩不依註解作王芻篇竹遂定入第五等因是改一官放罷宰臣冨弼言切詳安度命意必謂王芻篇竹柔脆常艸不足以詠武公之德又按史記河渠書云淇園之竹則知淇奥之竹祇是竹箭之竹也又按陸德明釋文青音菁茂盛之貌於理甚通未為不識題意乞再取安度所試下學士院看詳於是賜安度進士出身程大昌云漢世下淇園之竹為楗又詩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衛竹大可以為河楗而其竿之長可以垂釣則其不為王芻之艸亦已明矣充耳瑱也惟服冕旒時有之若皮弁以下不得有充耳按周禮弁師職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注謂王之冕不言玉瑱於諸侯言之者以互見為義又王之皮弁不言玉瑱可知瑱惟服冕時有之矣琇釋文

云石之次玉者毛傳云天子玉瑱諸侯以石蓋據此文為說按說文無琇字當通作秀禾實也禾有實則其象下垂充耳之形亦如之故都人篇亦曰充耳琇實也瑩潔也說文云玉色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會弁如星者鄭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弁皮弁也按周禮注皮弁以皮六方縫之會其合縫處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五采玉者五色之玉琢為珠貫之如冕旒之數其名曰璂通作綦即此詩會弁如星及其弁伊綦是也天子璂飾十二玉五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瑉玉三采瑉石似玉者不以玉三采注謂朱白蒼也不以五皆如其冕旒七就五就之數天子諸侯皆服皮弁以視朝禮在朝君臣同服時武公入相于周則亦在王朝之服也詩人瞻望丰儀肅然讚歎以竹之堅剛興其服飾之崇嚴正抑詩所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者上章所咏瑟僩赫赫咺之氣象于斯倍為盎溢故申詠之

瞻彼淇奥綠

竹如簀（陌韻亦叶錫韻則歷翻韓詩作菁字从艸云積也薛君云綠藩盛如積也）有匪君子

如金如錫（韻亦叶陌韻思積翻）如圭如璧（陌韻）寬兮綽（藥韻）兮猗（豐本作倚）

重（平聲）較兮善戲謔（藥韻）兮不為虐（藥韻）兮（興也擅弓注云簀謂床第即床棧也）

竹之疎密得宜似之陸佃云曰如簀則又以明其為竹矣淩濛初云簀竹所為也即以既比之竹形容在林之竹巧于取喻萬時華云猗猗興其進修青青興其尊嚴如簀興其成就然言有次第意無淺深按爾雅云菉王芻竹篇蓄舊說以為即綠竹也讀至如簀之句而始悟其不倫王芻篇蓄安能如簀則綠竹之是竹非艸無可疑者金黃金也錫說文云銀鉛之間也徐鍇云銀色而鉛質也顧起元云攻金之工如築冶鳧㮚段桃以金工料言之宜用銅鐵等物為多特總名曰金錫以分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為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

為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為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為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為削殺矢之齊金錫半為鑑燧之齊使如今時所謂錫則豈堪為斧斤戈戟矢刃哉㮚氏改煎金錫定火候以青黃黑白之氣而使以鑄量使如今時所謂錫則豈能聲中黃鐘之宮哉觀史記平準書及漢食貨志亟稱銀錫漢武帝造銀錫為白金可以見古者銀與錫通稱白金考工先秦古書當以錫為銀鉛之總名說文謂錫曰銀鉛之間稍近古意徐氏不察考工金錫之說殊失許叔重本旨周禮丱人職金皆言金玉錫石蓋銅鐵銀錫皆取丱煉成言錫而不必枚舉銅銀鐵也嘗歎漢儒拘爾雅之文於丱人之注直以錫為鈏鉛爾雅專以銀為白金不思漢時固以錫為白金其注鐐銀鈑金名物瑣細而於考工金錫之義乃無所發明曾不若說文能合銀鉛以言錫也職方氏於揚州言金錫荊州言銀以今出產之地言之則銀在揚而錫在荊錫亦銀也特以荊揚地利

互文見之爾若如今人分別銀錫則考工所謂金錫於理有不通者故著其說使讀考工記者無惑焉今世用物銅鐵為多經文絕少言銅亦罕言銀鐵考工言金者銅鐵在其中言錫者銀鉛在其中合而言之總曰金錫爾闕決銀者言錫能賊他金似不宜混合然物各有用攻金之工不一銅鐵及鍮銅得錫愈佳鑄銅得鉛益骨金錫相須尚矣圭瑞玉也其製上圜下方璧亦瑞玉其製外圜內方如金如錫言其從革之隨宜從容中道也如圭如璧言其方圜之不毗周旋中禮也綠竹猗于淇濱其疎密得宜象亦如此故因以起興寬者屋寬大之義故因訓為大綽說文云緩也猗通作倚說文云依也孔穎達云周禮輿人注曰較兩輢上出軾者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楊慎云輢是兩邊植木較橫輢上輢兩而較一說文作較通作較云車輢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閼之古謂較為車耳故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云黃金車班

蘭耳閭闔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晉崔豹云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軍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耳吕和叔云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横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軾又于軾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謂之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軾而頭得俯又按補傳云較高五尺五寸軾高三尺三寸較既出于軾上故曰重較亦通車上之人致敬則憑軾閒適則憑較故以目寛綽時焉戲通作摩即摩字以音同通用摩者用旌旗以指麾也人之舉止散誕象亦如之諧說文亦訓戲但字从言則當為戲言耳善戲謔兮者頤氣解言不立崖岸載色載笑與孔子莞爾之戲同陳傳良云古人肅肅不廢雍雍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縱也虐者戲謔之過必至任情凌物玩一善字已是中節特言不為虐以足之耳非二時事首言如切磋琢磨是何等工夫末言如金錫圭璧是何等造詣前

二章皆美其瑟僩赫咺此更美其寛綽戲謔卷舒張弛各得其宜是其所以謂有匪也與徐光啓云有謂上二章末四句猶有英氣末章末四句則渾化無迹為武公漸進之益此說不是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瑟僩赫咺當和而和則為寛綽戲謔如孔子有時而踧踖色勃有時而申申夭夭豈有到寛綽戲謔時便不瑟僩赫咺乎詩人之言本自互見而不知者巧生意見便錯認詩意不可不察

淇奥三章章九句　嚴粲定為幽王時詩然以幽王之暴虐至于殺身武公于此畧不見有庇君匡國之效何哉考世家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意必此時始入相耳徐幹中論謂此詩之作在武公年九十作抑武之後而歐陽氏補圖屬之于平蓋有見矣

終南秦人美文公也始得岐周之地國人矜而祝之

按史記秦本紀云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十二年伐戎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収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以竹書攷之事在平王十八年襄公雖受岐西之賜于周而未能有其地至文公始大敗戎師而後取之此詩以終南入咏當在文公時孔頴達云本紀謂文公収周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則亦得岐東非惟自岐以西也

終南何有有條釋文作樤有梅叶支韻莫悲翻豐氏本作某君子至止錦

衣狐裘叶支韻渠之翻豐本作求顏如渥丹韓詩作沰云赭也外傳作赭其君也

哉叶支韻將其翻興也終南山名即中條山在今陝西西安府或謂一名太乙非也按太乙在終南之南

嚴粲云周都豐鎬面對終南平王以岐西之地賜秦岐西之地其名山莫如終南舉終南則可以該岐西北鄙忠肖云九州之險終南居一焉其地據天之中在都之南連岡乎嶓冢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拒于關抱杜含鄠欱豐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班固所謂華實之毛則上腴防禦之阻則興區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平王一旦捐以畀秦秦得百二實始基之而周則自失其險矣條陸璣以為槄今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按爾雅云槄山榎又云柚條是則山榎名槄條自名柚無緣以槄為條也然以條為柚亦未足信列子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柚食其

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也故曰橘柚有鄉崔蒲有叢又曰橘柚凋于北徙若榴鬱于東移也據此柚不北徙則終南不宜有之矣梅爾雅說文皆云枏也孫炎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枏按梅枏異木何得相混枏木似豫章陳文帝嘗出枏木造戰艦即此枏也梅似杏古者用以和羹然陸佃有云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故北人有不識梅者是則亦非終南所宜有矣愚意此梅但當通作枚與汝墳篇條枚義同條自餘而出興文公之為諸侯枚自條而出則以興文公之羣臣也章末其君也哉言使羣臣共戴之為君正與意歸結處君子指文公也至止者鄭玄云受命服于天子而來也錢天錫云至止句最重言逐戎之後奄有岐豐八百里之地而終南為秦鎮也此不比游觀覽勝看玉藻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又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陳皓云古人之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或裘或葛其

上皆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及深衣之屬是也孔穎達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陳祥道云古者行禮之裘必以羔與麛燕居之裘必以狐與貉狐白爲人君之服所以象德之成狐青而下爲君子之服所以象仁之發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歟渥說文云霑也毛云厚漬也丹說文云巴越之赤石也鄭云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一說凌濛初云渥丹花名似鹿葱而小色甚紅見仙經又名華丹見抱朴子此言如正喻其顏之紅也程良孺云今其種不一有散丹有捲丹其君也哉蘇轍云嚴憚之辭也韓嬰云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

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暇言而宜人為人君者詩曰顏如渥赭其君也哉蔡汝南云秦人之稱其君曰其君也哉而生其矜心周書則曰孺子王矣而生其懼心敬肆之所以關乎盛衰也黃佐云終南者周之故都也東遷而王轍不西矣益復周公之宇魯人所以願僖公而鄭伯以璧假許田春秋譏之終南入秦周欲不亡得乎又蘇轍云終南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愚按此說于興意亦近

終南何有有紀 釋文崔靈恩集註初學記俱作屺 有堂 陽韻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陽韻 佩玉將將 叶陽韻資良翻中論作鏘鏘 壽考不忘 陽韻作亡 毛詩興也紀通作屺屺毛傳云基也謂山基也解見陟岵篇又崔靈恩云終南之旁有屺山今未詳其處堂朱子云山之寬平處也按爾雅云山如堂曰密郭璞以為形如堂室者尸子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是也毛傳誤

因爾雅有畢堂牆之句遂解云畢道平如堂今考畢即周公葬畢之畢以為終南之道名是矣但既謂其平如堂則爾雅何得有牆之目鄭玄以為畢道邊如堂之牆則爾雅又不應即以畢為堂牆也愚意凡厓岸如堂牆之形者名之為畢原與畢道無涉上章咏有條有梅取有君有臣之義以興文公之能為人君此章咏有紀有堂亦猶祝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之意以興下文之壽考不忘也黻有二義考工記及說文皆以為黑與青相次韋孟詩註云畫為亞古弗字增韻云為兩已相背形周禮注云黻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孔云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愚按九章畫于黻故以黻該之黻衣繡裳猶云此有黻之衣其繡之則在裳也以五采刺文謂之繡以黑青兩色繡為兩已相背則名黻須兼此兩義始全衣之章用繪裳之章用繡故云繡裳佩玉見非三命黝珩之舊玉藻云天子佩白玉公侯

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瓀玉是佩各不同也將通作瑲說文云玉聲也壽考不忘祝願之辭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安寧不忘王命也呂祖謙云蘇氏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大未敢貳也此論考之不精岐豐之地自犬戎盤據舊都非周所有故平王遂以賜襄公使之自取其勢非可以不遷也金履祥云秦與戎世為不共戴天之讐勢不兩立其與戎力戰固亦為已不獨為王室也當時犬戎盤據岐豐之間平王不得不許秦秦亦不得不取之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始得之固不暇東畧矣危言云世儒多咎周平王不宜以岐周之地予秦宜自取之竊謂不然夫大戎之力足以弑幽王取宗周則亦非一二諸侯之所能制也且召犬戎者申侯也立平王者申侯也平王能背申侯以令諸侯乎申侯能率諸侯以攻犬戎乎惟犬戎於秦為世讐而其地相近故不得不賜之岐西而與

之誓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是藉手于秦以報其讐而償利於秦以動其心地之與秦猶愈于犬戎平王此舉未甚失也鄒忠胤云秦能以一國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取之乎竟使千年堂構一旦瓦解周人方悲其離黍而秦人且修其條梅代興之兆於是見矣

終南二章章六句

朱子但以為秦人美其君之辭而不著其世序謂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子貢傳則云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歐陽修謂自戎侵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據此則是詩為咏文公非咏襄公明矣若申培說以為襄公初為諸侯秦人祝之而作則詩之發首即以終南何有為言自是誇其得地非但美其為諸侯也

蒹葭刺秦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出序但原本秦下有襄公二字今去之　秦至襄公子文公始有岐豐之地則此詩當屬之文公郝敬云周道親親尚賢平易忠厚黜詐力而畢武功自文武至宣幽國于岐豐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平王東遷秦據有其地始以攻戰為事刑殺為威其民愁居懾處思昔大和景象不復可見東望河洛有游從宛在之思西視秦邦有艱難牽率之若文武成康之澤維係民心而秦人慘礉之法束縛其手足自立國之初已然矣序所以謂之將無以固其國葢周之興也詩歌茁葭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祜開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蕭晨也周禮廢而強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聖人刪定法戒昭然後儒不達詆詩序為鑿空豈不誤乎

蒹葭蒼蒼（陽韻）白露爲霜（陽韻）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陽韻）遡（爾雅作泝說文作㴑豐氏本同下三遡如字）洄（豐本作回）從之道阻且長（陽韻）遡游從之宛（釋文作苑）在水中央（陽韻　興也爾雅云蒹蘼葭蘆郭璞云蒹萑之未秀者即今之荻葭葦之未秀者即今之蘆蒹高數尺今人以爲簾箔因此爲名也葭一名華至秋堅成謂之萑葦詩曰八月萑葦莊子曰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則明此幼曰蒹葭長曰萑葦矣又云萑荻也荻之初生曰菼一曰亂一曰離蒹其未秀者也按此則蒹自小至大有七名菼薍離蒹蘼荻萑也葭自小至大有四名葭華蘆葦也二物共十一名覽者易混詳載于此蒼蒼深青色毛傳云盛也白露爲霜者孔穎達云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鄭玄云蒹葭在衆艸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

黄愚按露主歛施霜主刻制白露況周霜以況秦言時値白露蒹葭之色尚蒼蒼然今也陰氣過盛露忽凝而為霜則蒼蒼者將忽變而為黄矣以興岐豐之地今為秦有秦變周道非復昔日忠厚德澤之舊也民何以堪

伊說文云从人从尹尹正也又云尹大治天下者所謂伊人言追思昔日正治天下之人指文武也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依灃水鎬依鎬水故以在水一方言之一方解見汾沮篇以後章湄涘推之乃近水之地與下文水中不同遡本作𣴎說文云向也爾雅云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孫炎云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道水道也增韻云山巇曰險水隔曰阻宛說文云屈草自覆也掩蔽而不能自達之意央說文云中央也从大在冂之内徐鍇云从大取其中正會意禮記集解方氏云央以適當言之惟中乃可言央詩人設為立此望彼之言云彼近水一方之地恍惚見伊人在焉必逆水以求庶有登岸相見之期然其如目前之若難何

若順水而求則愈趨愈下而伊人終不可得而見矣何者伊人所居原不在水而求之于水此必不得之數也嚴粲云遠方之俗不聞中國之禮義將使之逆流而上以往求攸濟歟則路險阻而且長遠喻其狃于功利以道為遠而難致必不能彊勉而行之也將使之順流以涉而聽其所止與則宛然惟在水之中央喻緜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終必亡而已矣道本非遠而秦人以為遠所謂安能邑邑以待數百十年而為帝王也故詩人因秦人之意以道阻且長言之又云周弱而緜秦彊而顛緜其禮之存亡異焉耳蘇轍云秦起于西垂與遠裔襍居本以彊兵富國為先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故其後世狃于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屬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蒹葭淒淒叶支韻此移翻石經豐氏本俱作萋萋白露未晞叶支韻讀如羲虛宜翻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支韻豐氏本作麋

遡洄從之道阻且躋叶支韻讀如支章移翻釋文作隮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支韻　興也淒通作萋說文云艸盛也言蒹葭尚盛也晞乾也未晞鄭云未為霜孔云匪暘不晞言見日則乾此篇上章言白露為霜則此言未晞謂未乾為霜與彼異蓋時當八月雖氣候早寒而露亦有未盡凝為霜者以喻王澤之猶未熄也湄毛云水㵑也爾雅說文皆云水草交為湄孔云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名云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躋爾雅公羊皆云陞也逆流漸上與陞高同也坻水中地之畧高者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

蒹葭采采叶紙韻此禮翻白露未已紙韻所謂伊人在水之涘紙韻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紙韻羽軌翻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紙韻　興也采采說文云捋取也曰采采者非一辭也先言蒼蒼象其

色繼言淒淒美其盛至是則可以采矣然猶是八月之時故白露方下而未止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白露未已之況也涘厓也水濱之地言湄比一方為近言涘比湄又為近以況王道之近人也人病不求耳右者在我之右也初言道阻且長似茫茫未有窮期次言躋則道雖阻然已近在我之上更一躋而是耳此言右則道雖阻然已迫居我之右但一轉而是耳亦漸求而漸近之況也沚釋名云止也可以止息其上言如𤓰于所趨必無見伊人之日初言在水中央或猶可以縱一葦凌茫然而改途以求至焉過此遡游不已則登岸何從將有小于沚之坻為之礙矣又將有大于坻之沚為之礙矣是又愈隔而愈遠之況也詩言之婉而多風如此

蒹葭三章章八句

朱子謂此詩不知何所指而以序說為鑿夫不能虛心以求其

義則序說誠鑿也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君子隱于川上秦人慕之于語意近似然詩人託物起興皆有深意存焉白露為霜白露未已語自有骨豈徒紀時而已乎序深得之但以為刺襄公則此詩乃刺丈非刺襄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出序朱傳從之　按武王作邑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在澗水東瀍水西既成謂之王城今河南是也是為東都召公既相宅周公又再卜瀍水東以居殷頑民謂之成周今雒陽是也是為下都已而成王遷九鼎于雒邑而復還歸處西都至十一

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及襄公興兵討西戎救周乃以岐豐之地賜之秦遂有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自平王東遷之後凡稱西周者指豐鎬也稱東周者指東都也及威烈王而後東都下都又分二周所謂西周則東都河南也所謂東周則下都雒陽也

彼黍離離說文作穲穲彼稷之苗蕭韻行邁靡靡中心搖搖蕭韻爾雅作愮愮知我者謂我心憂尤韻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尤韻悠悠蒼釋文作倉天先韻下叶真韻汀因翻此何人真韻亦叶先韻如延翻哉賦而興也

彼彼宗廟宮室黍黍說文云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本艸注云黍似粟而非粟也有二種米黏者

為秋可以釀酒不黏者為黍如稻之有秔糯耳羅願云孔子曰黍可以為酒禾入水也然則又以禾入水三字合而為黍家語孔子曰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為上盛離乃鳥名當通作麗說文云艸木相附麗土而生重言離離者謂粱黍分布相屬著也稷似黍而小黑色亦謂之粟古謂之粢曲禮稷曰明粢是也亦謂之穄穆天子傳赤烏之人獻穄百載是也徐鉉云關中謂之糜羅願云冀州謂之繫凡艸之生于田者曰苗故字从艸从田初生亦曰苗論語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蓋自苗而秀而實是其序也孔云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按出車謂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為稙故黍秀而稷苗也陸佃云詩為閔故宗廟宮室作而詩中不見一字直將彼字暗指而已此是感慨最深處又程氏解彼黍者我后稷之苗也殊穿鑿一說李本云宗廟宮室盡為禾黍以事理論之似不盡然當時周雖東遷雒邑而岐周舊地已盡封秦假使故

宫為其所毀則都城之内宜為室廬乃以黍稷為言則當在野外之地而豈可語于城内哉且五穀者民之所資以養者也而稱其黍稷之盛則其民尤為勤力似有歎羨之意與言蔓草荊蓁者不同矣其必秦得岐周之後務本力農周大夫出過其地而見之知秦地廣民勤將以富強雄天下而傷周室之不競乎亦通行邁以往來之人言邁說文云遠行也靡說文云披靡也徐鍇云披靡分也故於非取相違之義往者過來者續觀茲丘墟景象已習為故常但分道而馳畧無停步低徊之意所謂靡靡也搖搖者心憂而無所附著戰國策謂心搖搖如懸旌是也下文兩謂我正是靡靡情狀我見行者邁者之靡靡則中心益搖動而不能自已間有一二知者或亦謂此人必有所憂然其實非真知也其不知者怪我低徊不去謂我將何所求乎一腔隱痛向伊誰訴言下已有欲呼天之意矣鍾惺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以黍離為固然而不復知此為何

地此詩之作為何錄矣那得不哭悠說文云憂也爾雅云思也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孔云爾雅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謹按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總勅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子卒稱曰旻天不弔非秋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于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其得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子卒旻天不弔無可怪耳陸佃云詩于高遠難訴每稱蒼天巷伯之矜此勞人黃鳥之殲我良人皆是也又云爾雅于春言其色于夏言其氣于秋言其情于冬言其位相備也悠悠蒼天言我之憂思惟蒼天知之而已此何人哉不忍斥言蓋指平王也對彼言此謂此居東都之人也

舊說以為指幽王然幽王已成往事似不足言矣大夫之為此詩其有志于興復者乎謝枋得云能為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惻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于黍離之詩重有感夫蘇軾云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顯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

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亾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然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亾雖不即亾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亾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于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

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寘韻）行邁靡靡中心如醉（寘韻）知我者謂我心憂（見前）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見前）悠悠蒼天（見前）此何人哉（賦而興也穗本作采說文云不成秀也通志云稷穗似蘆而米可食如醉者言憂之沉昏而不醒如醉然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質韻）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叶質韻於悉翻）知我者謂我心憂（見前）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見前）悠悠蒼天（見前）此何人（見前）哉（賦而興也實謂成實而堅也孔云三章歷

道其所更見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也或疑稷文有改易而黍文不變何也按羅願云黍以大暑而種故農家以三月上旬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月令仲夏之月農既登黍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黍固有早晚其晚者不妨至孟秋始熟故庶人秋乃薦黍此天子之禮自重其先熟者而嘗薦之耳據此黍既有早晚三輩則當離離時而或值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蓋以早晚為異理固然也楊慎直以為猶興桃夭者因葉及華因華及實蓋一時所見一日所賦則詩人乃是懸空託咏似未是又羅云黍大體似稷故古人併言黍稷行役之人有憂于內則有不察于外故于此或不能辨也此說在太平御覽先有之故劉勰云思親者莪蒿不分閔周者禾稷莫辨蓋心在於憂與哀而覩物之似而誤也亦通孔云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三章所以為賦而興者蓋以苗之搖曳興搖搖以穗之下垂興如醉

以實之堅滿興如噎也按小弁之詩云踧踧周道鞠為茂草若預知有今日然者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其語意與此相類但彼所謂狡童正指紂此則意在平而不在幽耳

黍離三章章十句

序不錄作者姓名而子貢傳以為尹伯封之作至申培說獨詳云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射王弒之立平王于申自申遷雒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墾為田咸生禾黍彷皇不忍去故作此詩因記曹植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而太平御覽亦載韓傳云黍離伯封作也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亾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

乃自知憂之甚也則此詩之為伯封作相傳已久特作詩之指異耳乃劉向新序則云衛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其事與伯封事相類但黍離為王風之首向之言殆未可信或訛以傳訛耳

中谷有蓷宗周當喪亂之後地棄不恤其人民饑荒離困罔克匡生之象該乎詞矣

出程仲虞紫雲隱書序云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焉申培說亦云民饑而流夫婦不保君子閔之而作是詩孔頴達嚴粲皆屬之平王時然則直是王室東遷舊都之民無所依怙故其顛沛流離遂至于此誠可閔也胡安國云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氓之詩所以刺衛中谷有蓷所以閔

周易序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内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中谷陸璣疏作谷中有蓷暵説文作灘云水濡而乾也陸德明本一作灘其乾叶寒韻居寒翻矣有女仳離嘅其嘆叶寒韻他干翻陸本一作歎矣嘅其嘆同上矣

遇人之艱豊氏本作囏難寒韻矣

興也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蓷艸名説文云萑也陸佃云葉形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如雞冠子黑色細長三稜羅願云全似杜天麻而不生橫枝陸璣云舊説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蕳是也韓詩及三蒼説悉云益母也故曾子見益母感恩郭璞云今茺蔚也本艸衍義云茺蔚子葉至初春亦可煑作菜食淩冬不凋瘁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一名貞蔚劉歆李延皆以為臭穢艸即茺蔚也毛鄭誤解為離按離乃萑之別名即蓷也初生為蓷長大為蔚成則名萑又名為

雖一物四名其字从艸萑聲萑音完从隹从𦫳𦫳乃山羊角今文於萑省𦫳故作萑耳與名蓷之萑相亂而實不同此萑从艸隹聲音追不可不辨嚴粲云舊以蓷艸宜生高陸生谷中則傷于水非也據本艸茺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暵旱熯也易曰熯萬物者莫暵乎火說文云耕暴田曰暵毛傳解暵為菸以為萎死之義非是乾亦熯也指蓷而言嚴云谷中之地陰潤其蓷艸宜難旱也今暵熯其乾者旱則乾者先熯也與饑饉則貧者先悴也萬尚烈云蓷益母也故以興女仳說文云別也鄭氏云近曰離遠曰別有女仳離者有女為其夫所棄或近而離或遠而別見非一女也嘅嘆聲徐鍇云意氣有所鬱嘅然也歎說文云吟也亦謂之長大息人嘅嘆則息大而長也人謂夫也艱難猶言窮厄也蓋歸咎其夫之所遭云爾未有怨意范祖禹云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

于離散矣又羅願云雜一名益母曾子見之而悲詩人之託此亦其窮而反本抿之詩色衰相棄則歎兄弟之不知竹竿適異國而不見荅則嘆父母之相遠此所以獨感于益母與亦通

中谷有蓷暵其脩叶屋韻式竹翻陸云或作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叶屋韻式六翻陸云或作嘯矣條其歗同上矣遇人之不淑屋韻豐本作叔矣興也脩說文云脯也旱既久則艸乾之極如脯然也條猶長也漢郊祀歌云聲氣遠條歗吹聲也解見江有汜篇嚴云條條然而長歗其悲恨深于歎矣淑通作俶不淑不善也鄭玄云言君子與已不善比正斥其夫之行而言蓋怨辭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緝韻蘇子緜本作隰矣有女仳離啜韓詩本作惙外傳作掇其泣緝韻矣啜其泣同上矣何嗟及緝韻矣興也濕廣韻云水霑也嚴云生于濕

者今亦為所暵與富足者亦乏絕矣凶年饑饉之甚貧富皆憔悴也啜說文云嘗也爾雅云茹也詩詁云泣而縮氣也泣說文云水涙也無聲出涕曰泣徐鍇云泣哭之細也微子過殷墟欲哭則不可欲泣則以其似婦人是也補傳云歗甚于歎泣甚于歗蘇轍云中谷之蓷旱之所難及也今也既先燥其乾者及其甚也則雖其生于濕者亦不免也旱及于濕則盡矣譬如周人風俗衰薄其始也人之艱難者棄其妻耳其後人之不善者棄之矣及其既甚至有無故而棄之者故其以艱難而見棄者則嘆之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以不善而見棄者則條條然而歗歗者怨之深矣及其無故而見棄也則泣而已泣者窮之甚也何嗟及者言何所嗟悔而可及蓋雖其所遭之不幸亦自傷其所從之非人也說苑引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于末也黃佐云周官行于戚時每遣小行人賙委其凶荒今也不然室家相

棄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子貢傳申培說豊氏本篇名俱作中谷 按詩序乃

詩人閔周之作朱子改為婦人自述其悲歎之辭非也觀篇中云有女仳離安在其為婦人自作也

子貢傳中有闕文大抵與申培說同

碩人衛傳母作也莊姜始嫁至衛先容後禮傳母作此以厲之 劉向列女傳云齊女為衛莊夫人號曰莊姜姜姣好始往操行衰惰心淫佚冶容傳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曰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宫之

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硃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為人君之子弟為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愚因此悟子夏禮後之說其所謂素以為絢者蓋咏象服耳先儒謂象服者畫翟羽于其上故孔子以繪事後素解之詩人但咏姜氏族類容貌服飾之盛而絕無一語稱賛其德子夏心疑詩人之有微辭也若曰君夫人信美矣但象服禮服也詩人何為僅附見于容貌之後倘亦刺其修容而簡禮乎此即傅母立言之指所謂意在言外者故孔子許之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今文逸素絢一語而舊解禮後復牽強不可通非列女傳孰使正之哉他詩若刺宣姜刺魯桓亦俱言服飾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闕失自見其機軸頗與此同甚矣古詩之微而婉也又按史記衛武公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以竹書紀年推之武公之薨在平王十三年則莊公

取齊女之歲實平王之十八年也

碩人其頎微韻衣錦褧禮記列女傳俱作絅說文作檾書大傳作蘏衣微韻齊侯之子衛侯之妻叶支韻子宜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支韻譚白虎通作覃公維私支韻賦也頭大曰碩故碩為大義碩人尊大之人指莊公也白華之詩申后亦稱幽王為碩人說文無頎字本作頯其義則面頯也然莊子云其頯頯然注以為大朴之貌又爾雅貝蚆博而頯注云頯者中央廣而頭銳合此二說可以得用頯字之意蓋摹擬莊公容貌如此衣錦以下始咏莊姜衣錦三句須一氣讀急回顧與首句相應言此衣錦褧衣而來者乃是以齊侯之子而為衛侯之妻也錦說文云襄色織文按襄者襍色也劉熙云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字从金帛衣錦者言以錦為衣也舊注衣錦之衣去

聲謂衣著褧衣之衣如字謂衣服然丰之詩云衣錦褧衣與此文正同下文對裳錦褧裳則以上衣為衣著者非也鄭玄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褧說文云檾也檾者枲屬羅願云檾高四五尺或六七尺葉似苧實如大麻子今人績為布或作潁襌記云三年之喪既潁是也通作絅玉藻云襌為絅是也襌者衣不重也亦作景士昏禮云女登車姆為加景乃驅是也古婦人盛服必加襌衣于外即周禮六衣之素沙君子偕老篇之蒙彼縐絺中庸所謂惡其文之著者也孔頴達云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故鄭箋云以襌縠為之而許慎說文字作檾沈括謂是織檾麻以成布未知孰是嚴粲云齊侯之子嫁為衛侯之妻言匹敵也東宮以下又自齊侯一語而推衍言之乃文法波瀾處東宮太子所居之宮杜預云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孔頴達云四時東為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為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

東宮也易象西北為乾乾為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為長男故太子在東也按左傳東宮名得臣孔云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太子按史記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之女葢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為太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爾雅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張揖云妹末也劉熈云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孔云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賢邢周公子所封邑左傳所謂邢茅胙祭周公之胤者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侯爵也譚國名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路史云嬴姓春秋莊十年書齊侯滅譚譚子奔莒則譚本子爵而得稱公者白虎通云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襃其君為公以為諸侯有會聚其事相朝聘之道故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為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

得稱其君為公也此詩亦言公者葢依其臣子之稱便文耳爾雅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郭璞云同出謂其已嫁劉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於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己姊妹有恩私也孫炎云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劉公瑾云歷言此者以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之姻婭其尊皆同也鄒云按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為媵然碩人既為衛侯妻而邢譚之夫人又皆其姊妹行也亦足證漢儒之誕妄

手如柔荑叶支韻弋枝翻膚如凝脂支韻領如蝤蠐釋文作蠀又作齊齒如瓠犀叶支韻息滋翻爾雅注作棲螓說文作頱云好貌首蛾眉支韻巧笑倩霰韻釋文作蒨兮美目盼叶霰韻匹見翻說文釋文石經俱作盻按盻胡計翻恨視貌佩觿集云流俗以盻恨之盻為盼睞之盼莫以為非兮論語此下有素

以為絇兮一句豐氏本同朱子謂碩人詩四章而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葢不可知其何詩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解見靜女篇按荑不專為茅荑說文徐鍇云荑初生艸也一云卉木初生葉貌相經云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憔葢形之下也膚本作臚說文云皮也禮運疏云革外薄皮曰膚膚內厚皮曰革凝冰同字故有凝結之義內則疏云凝者為脂釋者為膏孔云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即孫炎云膏凝曰脂是也領說文云項也一名頸蝤蠐蟲名方言作蝤蟦爾雅云蟦蠐螬蝤蠐蝎又云蝎蛣蝠蝎桑蠹孫炎據方言云蠀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蟦梁益之間或謂之蝎秦晉之間謂之蠹然則蟦蠐也蠐螬也蝤蠐也蛣蝠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按郭璞云蠐螬在糞土中蝎在木中陸佃云蟦蠐外黃內黑亦或謂之蠐螬列子所謂烏足之根為蠐螬是也蝤蠐內外潔白符子所謂石生金木生蝎是也化書曰燥

濕相育不母而生螠螉比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蠡是以觀蟦蠐名蟦蝤蠐名蝎原是兩物而蛣蝠與桑蠹則蝤蠐之別名也以其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況莊姜之領七辨云蝤蠐之領阿那宜顧是也瓠匏屬陸佃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犀爾雅作棲字異音同通用孫炎云瓠中瓣也齒如瓠犀者朱子云言其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按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貧螓鄭玄云謂蜻蜻也郭璞云如蟬而小有文爾雅翼云蟭蟟之小而綠色者此蟲額廣而且方故以為婦人首之比蛾蠶蛾也陸佃云繭生蛾蛾生卵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卿蠶賦云蛹以為母蛾以為父是也蛹一名蜆蜆一名羅孫炎以為蜆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蛾即是雌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句曲如畫故曰蛾眉也巧猶工也笑解顏啓齒也字从竹从夭李陽冰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故蘇子瞻作文與可畫竹贊云竹亦得風夭然而笑是也倩說文云美也徐鍇

云若艸木之蒽蒨也毛傳以為好口輔韓詩以為倉白色俱無據盼說文云目好貌按盼本作盼从目从分毛傳解以為目黑白分者是也是則莊姜容貌之美又有如此者鄒云此章妙寫娟麗後世騷人辭賦祖之如大招篇云朱唇皓齒嫭以姱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靨輔奇牙宜笑嘕只招魂篇云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好色賦云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雒神賦云肩如削成腰若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雲髻峩峩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皆此詩為之嚆矢也

碩人敖敖豪韻說釋文豐氏本俱作稅于農郊叶豪韻居勞翻四牡有驕叶豪韻起勞翻朱幩鑣鑣叶豪韻博毛翻豐氏本作麃麃翟茀周禮注作蔽又作茇以朝叶豪韻直高翻大夫夙退列女傳作夜無使

君勞 豪韻 賦也碩人指莊公也敖說文云出遊也說爾雅云舍也說文云釋也農郊近郊時蓋莊公不行親迎之禮故因莊姜未至而出遊舍止於近郊以待之也四牡以下皆謂莊姜之與馬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說文云馬高六尺為驕幩鑣飾也毛傳云人君以朱纏鑣且以為飾按說文無幩字疑通作噴噴者吒也蓋鑣在馬口傍時或噴吒而出涎沫故鑣謂之排沫其纏之則以朱為飾但以其正當馬噴吒之處故曰朱噴也噴訛為幩今謂朱是鑣飾之色則可謂朱為鑣飾之名則不可鑣者馬銜外鐵釋名云包也在旁也斂其口也一名扇汗一名排沫爾雅謂之钀嚴粲云鑣鑣非一鑣也每馬之鑣皆有朱色之飾故曰鑣鑣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者艸盛之義艸盛則能蔽物故謂車蔽為茀爾雅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易婦喪其茀是也孔云婦人乘車不露車之前後設帷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為飾周禮巾車注引此謂厭翟也厭翟者

次其羽使相追也朱幩擬人君之翟茀極小君之儀嫡夫人之正禮以朝者莊姜已至于衛而入君之朝也夙早退罷也禮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國人樂得夫人以為君配而又鄭重大昏之禮故謂大夫之在公者宜早退無使吾君勞倦于政事而于禮文或有所闕耳非恐其不得相親之謂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曷韻說文作浯）施罛（說文作罟）濊濊（叶曷韻呼括翻又叶月韻許月翻說文作濊）鱣鮪發發（月韻叶曷韻北末翻韓詩作鱍說文作鱍豐氏本作鱍）葭菼揭揭（叶月韻語訐翻又叶屑韻蹇列翻又叶曷韻烏割翻）庶姜孽孽（屑韻韓詩豐本俱作钀云長貌）庶士有朅（屑韻亦叶月韻丘謁翻韓詩豐本俱作桀云健也）

興也此即來逆所見以起興河在齊西衛東自齊適衛河界其中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說文云水流聲

爾雅魚罟謂之罛注云網最大者濊濊朱子云罟入水聲也說文云凝流也本作濊楊慎云水平則流凝杜詩江平不肯流李端詩水深難急流是也又馬融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此但以音解似無據郭璞云鱣大魚如鱏肉黃大者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即是也陸佃云俗謂之玉版嚴云本艸以鱣為鱑魚俗作鱘即鱘鱑魚也鮪鱣屬陸佃云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詩言漆沮入河逌道此魚按爾雅鮥鮇鮪沈云江淮閒曰鮇伊洛曰鮪海濱曰鮥即一魚也能度龍門則為龍故禮記云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鮪從龍者也陸璣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如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于盟津東石磧上鈎取之大者千餘斤可烝為臛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磨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鮇鮪色白

味不如鱸也宋祁云王鮪腥不可近官以為鮓獻御其味甚美發韓詩作鱍魚掉尾也云發發者馬融云魚普網尾發發然即諺所云撥剌是也爾雅云葭蘆菼亂李廵云分别葦類之異名按葭葦之未秀者即蘆也菼萑之初生者似葦而小長大名亂成則名萑又名離陸璣云亂或謂之荻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鋭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揭說文云高舉也云揭揭者爭長而競進之貌馮時可云葭菼出河中者得氣尤厚故衛風曰河水洋洋葭菼揭揭北魏信都芳為律管吹灰之術得河内葭灰用之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可以信詩人之深于物理矣庶姜謂姪娣莊姜為東宫之妹乃莊公之嫡出曰庶姜則同姓之媵也嚴云庶出為孽言孽孽者衆多之貌猶言非一孽也庶士毛傳云齊大夫送女者孔云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朅說文

云去也字从去楚辭車既駕兮朅而歸即此朅也庶士送莊姜而來今既畢事則有去衛國而歸者矣詩之興意以施罛罟于河中而得大魚興莊公求昏于齊而得貴女以河上葭菼之艸揭揭然興庶姜庶士從莊姜而來歸也夫以莊姜所居之貴齊國資送之盛如此方為衛人所仰望而可不以禮自修乎鄭重言之使其自悟傅母之所以為善諷也左僖二十三年公子重耳于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杜水杜預以為逸詩韋昭國語注以為當作沔水取朝宗于海之義今按二說皆非也河水即此章因秦伯納女故有庶姜孽孽之詠然不云碩人之四章而但舉章首二字史筆固不拘一法耳

碩人四章章七句

左傳云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序泥其說遂以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

國人閔而憂之子貢傳申培說亦云衛莊公娶于齊夫人賢而不禮焉國人閔之今按此詩作于莊姜始至之時初無閔意左傳所云衛人為之賦碩人者但謂碩人之詩為莊姜咏耳非謂以莊姜無子之故然後賦此詩也不善讀古書者以辭害意槩率類此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出序　按左傳衛莊姜美而無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母嬖子驕所謂妾上僭而夫人失位者也

綠子貢傳作菉兮衣兮綠衣黃裏紙韻心之憂矣紙韻曷維其已紙韻

比也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位劉公瑾云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緇五方之間色

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郝敬云婦人衣夫者也夫人位中宮黃者中央土之正色褋以青則為綠青木氣也木克土中宮所以見逼于旁孽也綠兮衣兮者言此間色之綠也今乃為衣也按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是間色不可為衣而正色當為衣也嚴粲云讀詩不可鹵莽如讀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惟綠衣曰綠兮衣兮蓋綠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綴而丁寧之裏說文云衣內也孔云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間色之綠為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為裏而隱以興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凌貴夫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已止也張敬夫云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于不可勝言者憂在家國也夫豈特為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

黃裳陽韻心之憂矣曷維其亡陽韻比也上曰衣下曰裳孔云以興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嚴粲云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曾鞏云亡失也不須訓為忘言此心之憂無時失去也真德秀云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勝言者曰曷維其已曷維其亡蓋雖欲亡憂而不可得也其後嬖妾之子州吁果以簒立而衛為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乎驗有國者其可不鑒于茲張洽云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愛而使內寵僭嫡嬖子害正辨之弗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

綠兮絲兮支韻女所治叶支韻澂之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叶支韻盈之翻兮比而賦也綠兮絲兮者言此間色之綠也本是絲也女泛指婦女治謂染治之也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不然奚轉而有此綠也以比妾之

所以能上僭者皆緜已不德致然此與下章皆自訟之辭也古人泛言古之人或有處此者訖說文云罪也黃佐云天下無難處之事善處嫡妾之間則亦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不使有怨而已程子云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矣緑之緑緜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又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享其宗老而為賦緑衣之三章師亥聞之曰善哉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意歌以詠之度於法矣賦詩之意亦取章首二句欲其慎于始耳

絺兮綌兮淒箋云妻旁二點者从冰也寒也妻旁三點者从水也水雲悽滄之貌此淒其以風及鄭風風雨淒淒四月秋日淒淒皆當从冰今按說文只有从水之淒無从冰之淒當以淒字為正**其以風**叶侵韻孚金翻**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侵韻比而賦也絺綌解見葛覃篇淒毛傳云寒風也按說文淒雲雨起也今

以狀風者取其陰凉慘淡亦如雲雨方起之時耳絺綌乃來風之物袗絺綌以禦風吾知其難矣故古語云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也或以上章綠絲比少艾之妾言惟其綠而絲也故人愛而欲治之此章喻已之過時言絺綌本暑服今乃當凄然寒風之候猶班婕妤怨歌行所謂常恐秋節至凉飈奪炎熱者葢怨已諒人絶無爭寵之心雖摯情近似然斤斤以色之盛衰為較量其于義末矣獲我心謂先得我之心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我思古人其處夫婦嫡妾之際實有當于我心者我其可不自勉乎古人不知何所指葢亦如關雎鵲巢之類當時女史所載也曰無訧只委曲以全婦道猶有模範古人之意實獲我心則古人來合我矣俾字與實字逆相呼應陳櫟云不得于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人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怨其此類也夫鄧元錫云鏡古所以平心也困而能通憂而維則

其惟綠衣乎又左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亦借辭取義

綠衣四章章四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謂衛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而作今按此詩無刺及好兵之義

終風衛莊姜見怒于莊公賦此 出子貢傳 徐光啓云詳味日月終風見莊姜惻然望夫之情見詩人忠厚之意長門賦義本于此

終風且暴 號韻說文作瀑 顧我則笑 叶號韻讀如燥先到翻古本一作咲陸德明云俗字也 謔浪笑敖 叶號韻疑到翻 中心是悼 號韻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說文云晞也亦

風亦曰比莊公之意態變幻不可測識也顧說文云還視也笑喜也顧我則笑玩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謔說文云戲也浪者水流之名敖通作傲說文云倨也此承上笑字而言言不過是戲謔放浪以笑為傲而已悼說文云懼也不知其所以待我者終將何如惟有中心自悼懼而已

終風且霾　叶支韻陵之翻

惠然肯來　叶支韻陵之翻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支韻　比也爾雅說文皆云風而雨土為霾孫炎云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肯之言可莫之言無皆音近也惠然肯來乃期望之辭言莊公仁愛于我庶其可一來乎莫往莫來者言我不往則彼亦不來也悠說文云憂也莊姜無自往之理則莊公終不來矣是以使我思之而憂愁不置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曀　齊韻

不日有曀　見上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霽韻韓詩陸本作疐云一作嚏又作疐　比也曀說文云

陰而風也有之言又亦音近也呂祖謙云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辭也愚按三章之言終風同然始而曰暴則尚有日繼而曰霾則不見日矣又重之以不日之曀則無開霽之時矣比莊公之狂惑日甚也說文云寐覺而有言曰寤論語註云自言曰言寐說文云卧也願通作愿說文云謹也曰願言者以其心之所謹念者發之于自言也嚔說文云悟解氣也徐鍇云腦鼻中氣壅塞噴嚔則通鄭玄云嚔讀當為不敢嚔咳之嚔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嚔也今俗人嚔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宗鏡錄云心者形于未兆動靜無不應于自心如詩之願言則嚔謂人思已則嚔故知心應千里設有處遠而思者我皆知矣是以萬事惟心先知故得稱心靈也豐熙云此承莫往莫來而言不敢望君之復來矣但得一慮及之而使我一嚔亦足矣蓋思望之尤深也

曀曀韓詩豐氏本作壇壇其陰豐本作虺虺其靁

灰韻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叶灰韻胡猥翻比也重言曀曀即所謂不日有曀也萬尚烈云蛇之小者為虺虺虺電光之貌諺謂蛇子霆閃是也前三章皆言風此不言風而獨終之以靁者風比莊公之初惑于嬖妾及其惑之甚而至于昏則取象于靁曀又其甚也則將有無道之施于嫡矣故以靁終之也首章曰中心是悼莊姜已懼及此懷說文云念思也嚴粲云我為傷悼汝之故寤覺而不寐願汝思懷我而悔悟也豐熙云此承願言則嚏而言不敢望君之道我然亦願君之一思及之乎至此則望之極矣亦因以見其君之至薄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序以為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申培說則云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詩朱子謂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出序　朱子云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

按史遷有言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況卑下乎賢如莊姜而不見禮卒於無子信有命焉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麌韻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豐氏本作故處叶麌韻讀如取此主翻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麌韻果五翻陸德明本作顧　興也日月鄭玄云喻國君與夫人也居諸皆語助辭與柏舟篇解同又吾師蔡先生毅中云居諸分屬日月亦有義居言日新之日居然無改諸言生明生魄諸常改易亦一說也孔穎達云日以照晝月以照夜同曜齊明照臨下土以興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之人鄭云是人也謂莊公也逝者一往而不反之意古處朱子云以古道相

處也古人于夫婦之倫必以道相處如文王之刑于寡妻是也輔廣云觀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于此歎莊公不以古道處已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為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之處已望人皆有則矣胡之言何音之轉也定說文云安也寧猶壹也顧說文云還視也言是其心志回惑何能有安止之時乎使其能有定也豈終棄我而不顧乎此二句皆期之之辭朱子云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又韓詩外傳云君子之聞道入之于耳藏之于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于耳出之于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于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按此借辭取義然于刺莊公處夫婦之間不能以古道自持其意亦復相合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號韻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叶號韻虛到翻胡能有定寧不

我報 號韻 興也冒毛傳云覆也李氏云亦照臨下土之意愛而不釋曰好韻會云女子之性柔而滯有所好則愛而不釋故于丈女子為好報答也不我報者張氏云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已劉公瑾云每章末二句皆有望之之意孫能傳云寧不我顧猶望其顧也寧不我報猶望其報也語意何等纏綿王臺新詠載王僧孺為姬人自傷詩還君與妾扇歸妾奉君裘斷絃猶可續心去最難留果於自絕無少顧戀失詩人忠厚之意矣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 陽韻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陽韻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陽韻 興也禮云大明生于東揚雄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月既望則終魄于東朱子云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陸佃云日月之盛皆在東方愚按此詩言日月皆以日月相望之時言敵體同德之意也音聲良善也嚴粲云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言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已

之意耳故為聲音言語朱子云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寔陸化熈云德音如顧我則笑之類然皆出于戲慢故曰無良忘說文云不識也謂遺忘也言何時能有定乎果有定則向日所以待我者庶幾使我可以遺忘之而亦不復記憶之追咎之矣詩之敦厚如此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質韻父兮母兮畜我不卒叶質韻即事翻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質韻文選注作術薛君云法也

興也畜養卒終也朱子云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葢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徐光啓云畜我不卒非欲父母養之終身也只如今人說養我不了悞我一生眞婦人語也述說文云循也循其事而稱述之也言何時能有定乎則向日莊公之所以報我者亦不復稱述之矣厚之至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序以為衛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于先君以至困窮之

詩蘇轍引左傳石碏之諫莊公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莊公不從故及于禍此胡能有定之謂與呂祖謙亦云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今繹詩中全無此意其解有定二字甚牽強朱子以為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于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辨甚核然不以首句日月為取興而云是呼日月而訴之則迂矣至如子貢傳中培說皆謂州吁弑桓公莊姜大歸于齊而作是詩蓋悞認詩中有父兮母兮畜我不卒之言然其事無據

簡兮衛之賢者仕于伶官出序而作此詩刺莊公廢教

也衛風碩人之詩為莊姜作也其兩言碩人則指莊公也此詩及考槃之詩皆有碩人之語與彼同文故知亦刺莊公也伶官樂官也自黄帝時使伶倫氏截竹而吹之以為黄鐘之宫及周景王鑄無射而問律于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左傳鍾儀對晋侯自稱伶人魯語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是也此詩言萬舞者伶官之事其所以通于教者何也周禮大司樂以樂教國子樂師教國子小舞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諸侯之禮亡先儒謂彼雖天子之法推此諸侯亦有國學也按王制云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是則侯國設學之明證然祭祀燕享亦皆有舞何知此為學中之舞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舍菜即釋菜也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其時在仲春即此詩所云日之方中者也衛自桓公始入春秋莊為桓父其行事無所表

見但以左傳所載寵州吁一節觀之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夫州吁石厚皆國子之流而所行若是然則莊公當時之廢教蓋可知矣又篇末有西方美人之語則此詩之為東遷後作無可疑者

簡陸德明云武作簡非也豐氏本作柬云伶官名兮簡兮方將萬舞慶韻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叶慶韻讀如取此主翻朱傳自章首至此為第一章今依毛鄭舊本碩人俁慶韻韓詩作扈扈云美貌公庭萬舞慶韻賦也簡通作柬說文云分別之也謂分別其能舞與否者將使之舞也舊說訓簡為簡易不恭按周禮小胥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若使當舞之時簡易不恭豈得為賢者乎方將猶言且也萬初學記云大舞也所以名萬者何休以為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

之然商頌曰萬舞有奕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竹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萬之稱其來已久或但取萬物得所之義耳舞者用兩足左右相背故其字从舛山海經云帝俊八子始為舞又呂氏春秋云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民氣鬱閼故作舞以宣導之毛傳云以干羽為萬舞按武舞名干舞干則有戚矣文舞名羽舞言羽則有籥矣或又以文舞為籥舞呂祖謙云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于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攷仲子之宫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又左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宫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蓋謂萬舞之中有武舞焉非專以萬

舞為武舞也孔穎達云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比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謂二月日夜中也尚書日中星鳥左傳馬日中而出皆與此同也愚按竹書所載二月入學初用萬及夏小正所云丁亥萬用入學即月令仲春上丁之制也在前者在下文公庭之前上謂上頭也處說文云止也此教舞之伶官在公之前其所止之地位則在衆舞者之上頭也孔云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為然碩人指莊公也解見碩人篇俁說文云大也以容貌言言莊公以俁俁之容臨之于上也公庭者公所居之庭禮仲春入學習舞此日中之時舞當在學乃令之于公庭而萬舞焉莊公之屑越禮教於此徵之矣

有力如虎麌韻執轡如組麌韻朱傳自碩人至此為第二章今依毛鄭舊本

左手執籥藥韻豐本作龠右手秉翟叶藥韻讀如廸毒藥翻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藥韻賦也有力二

句與舞事無關意是武舞之形容耳有力如虎言其武力比于虎也執持也轡馬韁也組說文云綬屬詩詁云間次五采為之織組者總紕于此而成文于彼御者執轡于此使馬騁于彼如織組也按武舞中有所謂發揚蹈厲者故見其如虎有所謂夾振駟伐者竊意即謂驅駟馬以往伐故有執轡之事先儒謂駟通作四恐未然也又呂氏春秋云詩云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淮南子云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于近成文于遠斷章取義古人說詩類如此禮記云伊耆氏作葦籥陸元朗云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劉熈云籥躍也氣躍而出古者取卯地之竹以為籥春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也易林云芽蘖生達陽唱于外陳暘云道生一則奇而為陽一生二則偶而為陰二

生三因陰陽參合而為冲氣籥之為器如笛而三孔律度量衡所出陰陽冲氣所生伊耆氏用葦以始之後世用竹以易之徒度所生陰陽合焉所以通中聲也又云易曰震為萑葦為蒼筤竹葦籥竹籥皆震音也蓋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于十二辰而律呂具矣籥之為器本於黃鍾之籥竅而三之所以通中聲而上下之律呂之所繇生也古之人始作樂器而葦籥居其先焉震為六子之首籥為衆樂之先又毛傳以為六孔廣雅以為七孔云即笛是也按爾雅籥有三種大籥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其七孔六孔三孔之異乎孔云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是也按周禮言舞羽歙籥蓋執羽舞吹籥為節陳氏云舞羽皆執籥以聲音之本是故也秉持也翟說文云山雉尾長者此云秉翟謂持翟雉之羽而舞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韓詩說萬以夷狄大鳥羽非也南齊鄭義奏更以

翟為笛謂笛飾以氂籥飾以羽梁武帝曰翟是五雉之一取其毳羽以秉之耳寧謂羌笛耶宋元豐三年詳定朝會儀注以為今文舞所秉翟羽以雉尾揷髹漆之柄求之古制蓋無所本景祐廣樂記載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系之于柄請依崇義圖以翟羽為之今按此說與古義合陳暘云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容聲繇陽來故執籥於左左陽故也容自陰作故秉翟於右右陰故也李照舞節論云翟進則籥退籥進則翟退按書言舞干羽于兩階樂記言皆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則皆用干與羽矣其所以先武後文者兩階之舞則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則以有武功為大故也此詩先言有力二句愚以為武舞繼言執籥秉翟則是文舞亦先武後文者蓋周時萬舞之制然耳漢舞先武德後文始唐舞先七德後九功其意以謂武以威衆而平難文以附衆而守成

平難在所先守成在所後唐太宗謂封德彝曰朕始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言過矣厥指正同又按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六者謂之大舞雲門大卷黃帝之樂也大咸堯樂也大磬即韶舜樂也大夏禹樂記言二十舞大夏則六舞皆學而特舉大夏者舊謂自夏以上揖讓得天下自夏以下征伐得天下夏為文武中故特舉之可以兼前後也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若內則言成童舞象左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武舞南籥文舞此皆文王之樂不列于六舞之內赫通作赭說文云大赤也渥說文云霑也毛傳云厚漬也孔云渥者浸潤之名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興顏色之潤赭說文云赤土也鄭玄云容色赫然如厚傅丹愚按此贊伶官容貌之美盛德充之符晬然見于面府所以稱之為賢者也公謂莊公也言謂命也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爵飲器似雀所以飲器象雀者取其鳴節節足

足也按錫爵樂工其禮有二一則祭統有畀輝胞翟閽之禮翟者樂吏之賤者也毛傳以為見惠不過一散孔云禮器云禮有以小為貴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散受五升一則儀禮有君燕臣而獻工之禮臣為賓公命宰夫為主人樂賓升歌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樂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若與四方之客燕舞則以勺今詳此詩乃上丁習舞之禮與祭祀燕享不同既以教國子為職則與有教化之責今乃以畀翟獻工之禮施之賤斯甚矣自簡兮至此該括當日習舞始終上章刺意在公庭萬舞此章刺意在公言錫爵

山有榛真韻釋文作蓁說文作亲隰有苓叶真韻讀如鄰離珍翻豐本作蘦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真韻彼美人同上兮西方之人同上兮興也榛木名本作亲陸璣云桌屬其子小似柹子表皮黑味如桌羅願云枝莖如木蓼葉如牛

李色高丈餘子如小栗關中鄜坊甚多其字从秦從此意也周禮籩人職云饋食之籩其實榛左傳云女贄榛栗棗脩下濕曰隰苓艸名說文云卷耳也按爾雅菤耳苓耳也解見卷耳篇諸家相傳則謂詩中咏苓乃爾雅之蘦一名大苦今之甘艸是也本艸名為國老陸佃云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艸故號國老之名國老賔師之稱益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苓者又其賔師也故藥罕不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宗焉蔓生葉狀似荷少黃莖赤有節節間有枝相當喜生下澤或云似地黃又名美丹又名蜜甘又名美艸又名蜜艸又名蕗艸愚按甘艸味甘而爾雅名之大苦者反言之也榛可供籩實資民生之用苓可備藥物救民之患害皆有益于人者此以興教化行則人才盛也山有榛以興國君之子隰有苓則興卿大夫之子耳今莊公所寵之公子如州吁其州吁所從游之人如石厚有愧榛苓多矣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亦

以為西周也朱子云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也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所以思西方美人者非泛然懷明王之思而已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文王之教也樂正司業父師司成武王周公之制也其教之成則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所謂山有榛而隰有苓者也且唐虞三代舞用國子意亦欲其早習于道非如後世給繇役之賤者而已唐臣趙慎言有言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故神祇降福靈光燭壇是以其教之人亦必擇賢人君子為之其所以立教之意何如鄭重而公僅以伶工視之徒取供悅目之娛而已教化不興則人才何以逮古可勝歎哉王應麟云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于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于皐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于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

志歌咏聲而終于舞動容此舞所以為樂之成也繇小學之書以進于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矣

簡兮三章章六句 朱傳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序謂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可以承事王者也按詩中廢教簡賢二意皆有而刺廢教之意居多若申培說以為伶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詩子貢傳則謂邶之伶東心乎王室又若在武庚之時然者今以詩詞觀之若有力如虎赫如渥赭皆旁觀贊歎之詞絕非自作之語至以東為伶名則別無經見尤不足信

考槃刺衛莊公也不能繼先君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出序　莊公名揚武公子鄧元錫云夫武公之德聖矣務士于交儆終老弗懈也莊公有溺志賢者

退而適于野孰與盡規儆戒先公之業宜替矣故序以為刺愚按此詩與簡兮篇宜皆為一人之作以考槃二字知之君不用賢使之沉淪下位與伶人賤工為伍尚能俛首求容乎所以考槃而自樂也孔叢子載孔子曰吾于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于世

考孔叢子呂氏讀詩記俱作攷槃韓詩豐氏本俱作盤在澗叶先韻居賢翻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文選注云地下而黃曰干豐本同碩人之寬叶先韻驅圓翻獨寐寤言元韻永矢弗諼元韻按二章三章四句俱一韻而此上下二句各自為韻賦也考通作攷說文云攷敂也毛傳云擊也槃木器說文云承槃也籀文作盤陳氏云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爾雅云山夾水曰澗碩人之寬刺莊公之辭也碩人解見碩人簡兮篇寬說文云屋寬大也莊公為人好醜兼容賢不肖無別故以寬目

之孔子所謂糟者猶糟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是也觀當時知州吁之好兵而不禁知石厚之匪類而不絕非寬而何寐卧也寐覺而有言曰寤俱見說文自言曰言獨寐寤言者既寐而寤既寤而言皆獨自也後放此永說文云長也矢爾雅云誓也蓋謂意之激切如矢之直也諼說文云詐也奉身而退處澗谷之間獨自寐獨自寤獨自言可謂離索寂寞矣然長久誓願如此非敢有詐所以自表其素心亦憤懣之極也記曰道合則從又曰事君者量而後入既已沉伏下僚而人君又以俳優畜之度無復表見之時矣不然學期世用而顧甘于遯世耶

考槃在阿歌韻碩人之薖歌韻韓詩作⿰亻過云美貌獨寐寤歌韻永矢弗過歌韻賦也毛傳云曲陵曰阿文選注云曲景曰阿孔頴達云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于隱遯為宜想碩人所居之地而山夾水其旁有阿也薖說文云艸也碩人之薖者刺莊公

時政憒亂亦如艸之蕪穢荒襍也歌咏也徐鍇云長引其聲以誦之也過說文云度也永矢弗過者長誓栖託于此山阿之中不復別有所從矣

考槃在陸屋韻碩人之軸屋韻爾雅作逐云病也

獨寐寤宿屋韻永矢弗告叶屋韻居六翻賦也陸說文云高平地在澗在阿在陸總是一處薖謂左右前後之相近者軸說文云持輪也釋名云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碩人之軸者言其意向無定如軸之隨輪以轉從也誦終風日月之篇莊公之所以待莊姜者如彼則其為人可知矣宿說文云止也獨寐寤宿者言獨寐而覺既覺而仍然止宿于彼也告通作誥謂相曉示也永矢弗告者長誓不以姓字告人如韓休逃名是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子貢傳申培說皆謂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此殊無明據

朱傳但以為詩人美賢者之詩而不著其世

采葛懼讒也 出序 左傳稱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此詩疑鄭莊公所作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平王不知以何事愛虢而憎鄭及桓王立遂奪鄭伯政至有繻葛之役鄭周不臣而周之所以待鄭亦失其道矣

彼采葛 叶月韻 居謁翻 兮一日不見如三月 韻 兮 比也田藝衡云彼謂君也愚按此不敢斥言王故託之乎彼也葛解見葛覃篇田云葛性善攀附蕭艾並腐穢之物喻小人也采喻君方暱近之也小人本好讒君又暱近之則易讒歐陽修云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者皆積少以成多如王聽讒積微而成惑夫讒者疏人之所親疑人之所信奪人之所愛非一言可効一日可為必須累積而後成或漸入而

日深武多言之並進故曰浸潤之譖又謂積毀銷骨也采葛之義如是而已郝敬云葛之為物可以織讒言蔓引何以異葛愚按葛生于初夏采于盛夏故下承三月也一日不見謂偶以事他出不進見于君也如三月兮如三月之久其中變態有不可知者也李氏云小人之譖人多乘間而讒之如上官桀等謀譖霍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弘恭石顯欲譖蕭望之候望之出沐日上之郝云君臣相與近則親而遠則疎君子日在君側精誠可以直通羣邪有所畏而不敢孟軻致主憂十寒于退後趙高竊秦使二世深居人不得見而後馬鹿之計行自古小人排君子權奸欺庸君未有不始于離間而終于陷害者詩人憂慮深矣古語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李覯云夫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相通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在易天地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遠者不過六歲以之圖事比功陳謀

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納行何以不見知奸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是之謂乎石顯五鹿充宗疾京房欲遠之元帝以房為魏郡太守房自請歳盡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未發詔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繇此觀之臣子不得見君父其禍何如詩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一日之中尚曰如三月三月三秋三歳况其久者乎

彼采蕭韻亦叶尤韻疎鳩翻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尤韻亦叶蕭韻七遂翻兮比也蕭解見生民篇祭祀以脂爇言熏灼何以異蕭姚舜牧云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又孔云年有四時時皆三月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作者取其韻耳

彼采艾泰韻亦叶齊韻魚刈翻兮一日不見如三歳齊韻亦叶泰韻兮比也爾雅云艾冰臺博物志云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得火故號冰臺一

兮之為香郝云蕭之為物可以爇讒與艾翻

名灸艸亦名醫艸為其可用以灸又名病艸師曠占云歲欲疫病艸先生是也羅願云蕭與艾本皆香艸古者天子祭以鬯諸侯蕙大夫蘭士蕭庶人艾至離騷則謗之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又云何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蕭艾雖非惡物然比之蕙蘭芳艸則有間矣愚按蕭艾乃士庶人所用豈得非賤

郝云艾之為物可以灸讒言爍膚何以異艾歲年也郭璞云取歲星行一次歲星者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晉灼注天文志云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此星行一次而四時功畢故年謂之歲羅云艾以久畜為善孟子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艾之久畜者至三年此采艾者所以一日不見如三歲也孔云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故以月秋歲為次鄭元錫云夫尊賢莫先于去讒已則不明好摘伺為明即有讒如或酬之親而暫離

斯有隙矣隙斯投投斯售矣嗟夫主之不明豈足賴哉乃安得無懼矣唐人傷之曰春明門外即天涯善夫一說此賢臣見棄而思君之作葛藟蔓延本支聯屬比君臣情誼相維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誠悃相通也艾可療疾采而預蓄久而益善比君臣休戚相關也今君棄予一日不見則思之極其切矣故于采葛見慕君之至也亦通

采葛三章章三句

子貢傳云某王好讒大夫憂之於王字上闕一字申培說以為賢者被讒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總之不能知其世以意想像之耳至如朱子目為淫奔者懷人之詩則猳斯甚矣鄭譜屬此詩于桓王謂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此但據篇次而為之說要不必有所本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九之上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九之下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吳錫麒

謄録監生臣程晉錫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九之下

明 何楷 撰

周平王之世

遵大路周公卿欲留鄭莊公也 左隱三年初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君子曰信不繇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按國語史記當幽王之時褒姒與虢石父比實廢平王而竹書又載驪山之亂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為攜王與平王並立至平王二十一年余臣始為晉文

侯所殺然則虢者平王之仇宜不得與東遷所依之鄭莊等王不知何意反貳于虢此鄭莊之所以怨王也既而王亦自悟暱虢貳鄭之非故有交質之事以自解于鄭意即此詩之所繇作其後平王崩桓王立復欲畀虢公政於是周鄭交惡莊公如周朝王王不禮焉周公黑肩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遵大路遇韻令按後章亦用路字與下韻不叶則此不宜為韻兮摻執子之袪叶遇韻區遇翻兮無我惡叶遇韻烏故翻兮不寁俗作趲故遇韻也釋文作兮後同賦也遵說文云循也路即道也字从足从各言人足有所適也一云道容三軌曰路摻毛傳云擥也孔頴達云以摻字从手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按說文無摻字宜通作攕云好手貌執持也子謂鄭莊公也按莊公以平王

二十八年即位初為周卿士王貳于虢當在此時以即位未踰年故稱子耳祛徐鍇以為袖口也孔云禮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是袂之末無毋通止辭也惡如周鄭交惡之惡寁說文云居之速也字从宀从疌宀者屋也疌者疾也言不必退居之速時莊公欲自周歸鄭故云然故舊也周公卿見莊公有不安于周之意心欲留之乃擬為遵循于大路之間攬持其袂末而告之曰子毋惡我遂歸而不留也我雖不德然不汲汲于退居者亦故舊之誼當然子寧不以厚道自處乎不言其惡平王而以為惡我婉辭也言故言好非止為挽留莊公亦所以諷王也鄭于周有興復之勳自桓公武公父子為周卿士善于其職甚得周衆其子莊公繼輔平王乃以王貳于虢之故不能安于其位此周公卿所深惜也誦周公黑肩告桓王之辭可以得周公卿欲留莊公之意

遵大路（豐氏本作道）兮摻執子之手（有韻）兮無我

魗有韻說文作𣪘釋文作𣫭又作𣪘豐本作嚻云忤視貌兮不寁好叶有韻許厚翻也賦也

鄭玄云言執手者思望之甚魗亦惡也孔云魗與醜古今字謂醜惡可棄之物好情好也故以誼言好以情言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序以爲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今按

鄭莊公在位之時已入春秋其失道而為君子所去傳無所見愚不敢信其然朱子初亦從序說既而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有曰鄭衛溱洧之間羣女出桑臣覩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詞甚妙以為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旨然彼為男語女之詞而此似女語男之詩又疑大道之傍不應顯然執男子之手則又指謂淫婦為人所棄者之作果爾于義更猥矣子貢傳申培說意與朱傳同而但列此詩于鄶風謂是鄶氏夫婦相棄之詞總之無據

白石刺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王風鄭風俱有揚之水今摘篇中白石二字命篇以為識別

中培說云成師有篡國之謀國人知之而作是詩按叔虞始封于唐至子燮改為晉侯再傳成侯南徙居曲沃又三傳僖侯再傳穆侯始徙居于絳穆侯卒弟殤叔立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即書文侯之命平王稱父義和者仇之字也卒子昭侯立元年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為曲沃伯而徙于翼翼在平陽絳邑縣東晉始分而為二時魯惠公之二十四年也及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殺潘父立昭侯之子孝侯後八年成師卒子鱓立是為莊伯惠四十五年莊伯伐翼弒孝侯晉人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翼人立孝侯之弟鄂侯魯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

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鄂侯奔隨已而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于翼哀侯立二年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七年武公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及魯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遂并晉國是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即武公也已即位三十七年矣以上晉封曲沃及曲沃并晉本末如此事見春秋傳竹書紀年史記及鄭氏譜左傳注郝敬云此托為國人從沃之詞刺昭公之失民也章潢云讀其辭若美曲沃推其意實刺晉昭意在言外諷詠當自得之嚴粲云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故此詩深警之謂昭公勿以沃為患之在外而猶緩

也令國內有謀應之者欲奉沃以為君而篡汝之位腹心作難而外患乘之禍已迫矣此正發潘父之謀其忠告于昭公者可謂切至若真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泄漏其事且自取敗也又云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于昭公無叛心也異時潘父弑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皆可以見國人之心矣亦唐風之厚也

揚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煬後同之水白石鑿鑿叶樂韻素衣朱襮叶樂韻伯谷翻從子于沃叶藥韻鬱縛翻既見君子云胡不樂叶藥韻歷各翻比而賦也揚解見王風水喻晉侯石喻桓叔石在水中為水所蕩滌故白鑿器之能穿木者廣韻以為鏨也石之廉利似之揚水以求其能流雖物之易流者有不能流矣而况于石乎但見其鑿鑿然立于水中水緩而石壯也晉

弱沃強何以異此素絲也衣中衣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後世謂之中單嚴云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其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此以素為衣是以絲為之按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注謂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其朝燕之中衣皆以布為之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惟助祭于君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也朱者赤色染繒為純純者緣也襮者繡刺黼文為襮襮者領也此諸侯中衣之制也按郊特牲云繡黼朱丹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今國人具此服將以進之桓叔見欲奉為諸侯耳即一旦黃袍加身之意嚴云子指叛者下文君子既指桓叔則此言子者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也于往也我將從子往沃以見此桓叔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為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詞以泄其謀欲貽公聞之而戒懼早為之備也沃曲沃也地理志云河東

聞喜縣故曲沃也漢武帝元鼎六年更名應劭云武帝于此聞南越破故曰聞喜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與草蟲章同意乃未見之時而想既見之樂如此

揚之水白石皓皓叶號韻胡暴翻素衣朱繡叶號韻讀如燥先到翻魯詩儀禮注崔靈恩集注豐氏本俱作綃從子于鵠叶號韻居號翻既見君子云何石經作胡其憂叶號韻讀如奧於到翻比而賦也說文無皓字當作顥云白貌水微而石顯也繡毛傳云黼也孔穎達云郊特牲文繡黼丹朱中衣注謂繡讀為綃以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繡文不得別為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綃是繒綺別名于此綃上刺為繡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為衣領然後名之為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襮為領之別名也如傳意繡得為黼者繢是畫繡是刺刺雖五色備具乃成為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

繡為刺名傳言繡黼者謂于綃之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孫炎注爾雅取毛繡黼為義不破繡字義亦通也鵠毛云曲沃邑也孔云晉封桓叔于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按鵠地所在今未詳愚意盖指欲叛者所居之邑也曰云何其憂者晉哀沃盛從沃之願既遂則可以免禍而無危何憂之有

揚之水白石粼粼 真韻陸德明本又作磷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真韻荀子引此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疑詩原有此末句而孔子刪之第觀左傳駟赤以揚水卒章為四言則荀子所引亦未可據 比而賦也粼說文云水生厓石間粼粼也徐鍇云水流石間不駛也此言水落而石見也言桓叔篡晉之謀已定如白石在清水之中昭然可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曰我聞者通國皆知之辭命桓叔之命言已命其徒以舉事也曰不敢告人則固已告矣語甚隱妙是巧于告密者

嚴云昭公諸詩皆以沃強為憂山有樞言死亡之迫最激切而微詞濫意未若此詩末章之云蓋反詞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陽生夜至于齊國人知之而不言為比晉人之心異于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于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之于詩使采詩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為匿之也故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執詩之辭而不能以意逆志固哉說詩風人之情遠矣淩濛初云素衣朱襮何等服物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明見之篇什且不敢告人一語直同兒戲不虞敗乃公事耶謬意此陽雖為沃陰實費晉猶廝養卒所謂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惜哉晉主孱庸辜負此一片深心耳左

傳定十年侯犯以郈叛叔孫武叔謂駟赤曰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白石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朱子解此詩為叛者自作非也無論民欲叛主斷無敢作詩以自明者縱使有之亦不義之甚聖人胡為錄之于經以為後世亂臣賊子口實哉

子貢傳闕文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出序諸大夫哀昭公之將亡而私相告語之詞申培說以為唐人憂國之詩按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仇立為文公卒昭公立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桓叔有不軌之謀而昭公不知諸大夫雖察察言之故作此詩以使之覺悟非相勸為樂也胡肖嘉云是時昭公

弱不自豎桓叔强且漸逼若朝生之菌夕而即落識者傷之以甚愚之主至急之勢百務頹廢不舉之時而欲告之以保身寧家之道則其說也長而其入也無緒故喟然曰與其齷齪以待亡何如快樂以永日所以發其傷心之痛而振其欲死之氣詩人語苦而意蹙迫矣其後昭公卒為潘父所弑何其難悟耶

山有樞虞韻亦叶尤韻烏侯翻爾雅作藲石經作蓲隰有榆虞韻亦叶尤韻夷周翻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尤韻亦叶虞韻龍珠翻子有車馬弗馳弗驅虞韻亦叶尤韻袪尤翻豐氏本作駈宛陸德明云一作苑其死矣他豐氏本作它後同人是愉虞韻亦叶尤韻他侯翻漢書文選注俱作媮興也

樞榆屬亦名荎即所謂刺榆也陸璣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為茹美滑于白榆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爾齊民要術注云今世有刺榆木甚牢

紉可以為犢車材挾榆可以為車轂及器物凡種者直種刺挾兩種刺者為多其餘軟弱例非佳好之木也隰解見山有扶蘇篇嚴粲云曰榆者總言諸榆也榆之種多不知所指也陸璣釋榆云白枌也誤矣爾雅謂榆白為枌璣誤謂榆為白枌也枌乃榆之白者無緣榆又為枌之白者然則此言隰有榆總言榆耳管子云五粟五沃之土其榆條直以長羅願云按陳藏器云江南有刺榆無大榆蓋大榆北方有之秦漢故塞其地皆榆塞榆北方之木也是以江南無榆但見樞耳若晉風則山隰兼有之按樞榆同類樸五行書云舍北種榆九株蠶大得齊民要術亦云于北方種榆九根宜蠶桑田穀好又榆種至十五年後中為車轂一樹三具考工記注云轂用樸榆意者詩人因下文有衣裳車馬之咏故即樞榆以起興獻子大夫相謂也曳猶拔拂也孔頴達云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嚴云漢文帝贊衣不曳地曳有優游娛適之意婁通作縷說文云綫也衣曳而至于敝壞

則當以綫紩之也馳說文云大驅也孔頴達云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之事宛通作惌說文謂惌宛同字非也惌字从心即令人所謂惋惜是也白虎通云死之為言澌也精氣窮也愉通作覦說文云欲也詩人之意謂此衣裳車馬之物必非我輩所能享何不及今曳婁之馳驅之之為愉快而坐視其為他人所欲乎昭公聞此若會其言外之意則必瞿然知懼汲汲然思所以為防患之計矣

山有栲叶有韻去九翻詩草木疏云許慎讀栲為糗令人音考失其聲也今按說文本音考或陸璣所見本異耳隰陸璣疏作山有杻韻子有廷內弗洒呂氏讀詩記豊氏本俱作灑弗埽叶有韻蘇后翻子有鐘鼓弗鼓陸德明云或作擊弗考叶有韻去九翻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有韻補苟翻

說文作栲亦云山樗也郭璞云栲似樗

興也爾雅云栲山樗

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古俗語云櫄樗栲漆相似如一張萱云梡樗惡木也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即此與椿相類樗本以不才而壽故莊子因而有大椿之說耳又陸璣云山樗與下田樗畧無異葉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未詳是否杻爾雅云檍也說文云檍杻也郭云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陸璣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疎華如練而細蘂正白蓋此樹也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于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為弓弩幹也考工記云取幹之道柘為上檍次之張云檍梓屬大者可為棺槨小者乃可為弓杻之名萬歲者以檍有億萬之義也謝脁詩風動萬年枝即此楊慎云宮中多樹之取億萬之意謂之萬年樹注唐詩者以冬青為萬年枝非也廷庭通宮中也抑詩曰夙興

夜寐洒埽庭内孔云洒洒謂水濕地而埽之故轉為灑灑是散水之名埽拚除也字从土从帚會意鍾鼓廷内所設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宫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樂記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則天子諸侯大夫士凡奏樂必有鐘鼓也鐘鼓之鼓从支弗鼓之鼓从攴顔師古云鼓者動也嚴云動其聲也解見鼓鐘篇考通作攷説文云攷也攷者擊也保猶守也此章以栲杻取興未喻其指豈亦以栲全天年杻號萬歳有長守之義故耶

山有漆（質韻本作桼）隰有栗（質韻豐氏本作㮚）子有酒食何（石經作胡）不日鼓瑟（質韻）且以喜樂（音絡）且以永日（質韻）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質韻）

興也漆解見定之方中篇栗解見東門之墠篇漆可成琴瑟栗可供籩實故以興下文酒食鼓瑟之事魯詩傳云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

日琴瑟陳暘云此與車鄰言瑟不及琴者琴則五絃瑟則二十五絃言瑟不及琴舉大以見之也與儀禮鄉飲燕禮皆言左何瑟樂記言清廟之瑟以見琴同意言何不日鼓瑟而鐘鼓不言日者以琴瑟常御之樂故也與士無故不徹琴瑟同意一説羅泌云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别于王也二且字有勿問其他意永説文云長也毛云引也曰永日者嚴云言死亡迫矣不及時為樂則有倉卒之恨是來日已短宜及今為樂以延引此日也呂祖謙云詩人豈真欲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可見愚按首言衣裳車馬是身中物次言廷内鐘鼓是家中物至末章則身家之物俱有所不暇念姑偷取目前之樂而已意愈悲而詞愈切矣通篇興意惟以章首六有字引起

下文五有字蘇轍所謂有衣服車馬鐘鼓飲食而不能用譬如山木之不采終亦腐敗摧毀歸于無用而已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朱子以宛其死矣之言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誤其論亦正惟謂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則無據甚矣且及時行樂乃狃目前細誤者之為以此相勸豈足以訓愚詳味詩意以為大夫相告語之詞者近是又季本云此刺儉而不中禮之詩大意言天地變化草木蕃殖未嘗閟而不發也人于衣服車馬宮室器具飲食凡禮所當為者乃皆閉而不用徒自憂苦一生何哉是說也吾有取焉可舉以破夫世之為慳者然而非詩意也子貢傳闕文

椒聊晉人美當時忠臣不入沃黨者然終有寡不敵衆之慮所以深危昭公也此詩據序以為指曲沃桓叔之事而韓詩外傳引碩大且篤以為贊君子之語故特主令說

椒豐氏本作茱後同聊之實蕃衍盈升蒸韻彼其之子碩大無朋蒸韻椒聊蕭韻且子餘反後同遠條蕭韻且比而賦也椒聊二木名爾雅云椒樧醜莍樧茱萸也醜類也椒與茱萸之類皆有莍莍者裏實之房也陸璣云椒樧樹如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說文作茮徐鍇云按說文無椒字此茮為椒字也椒叢生如薔薇之屬非木也故但从艸陸佃云酉陽襍俎曰椒可以求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蓋椒氣性不上達故也聊舊以為語助辭似非文理按爾雅云朹檕梅朻者聊又云

杜赤棠白者棠以兩處文法例之赤棠名杜其白者名棠則槩梅名杋其枓者名聊也枓說文云高木也聊即杋之高者郭璞云杋樹狀似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蕃茂衍饒盈滿也漢志云升者登合之量也龠十為合合十為升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詩取二樹之實以比從桓叔于曲沃者其黨繁盛如此又椒氣下求則桓叔之植黨似之聊樹上亢則桓叔之偪上似之詩人取類各有當也彼其之子指晉忠臣意如師服之流惜其姓名不顯按左傳晉始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貽公不能用其後卒為曲沃所滅若師服者可謂忠于晉者也碩說文云頭大也碩以貌言大以德言白虎通云朋者黨也時晉人多趨曲沃而之子獨介然特立不與之

為黨故詩人云然然羽翼既成雖有之子將奈之何故于章末復咏歎之曰此椒也聊也其枝條愈布蕤愈盛長遠勢必至遍地無非椒聊者猶之晉人趨曲沃者日衆不至盡化為曲沃之人不止也范祖禹云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朱子云且歎辭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屋韻釋文作掬彼其韓詩外傳作巳之子碩大且如字篤叶屋韻讀如犢徒谷翻椒聊且遠條且比而賦也毛傳及廣雅皆以兩手為匊字从勹从米徐云手掬米會意陸佃云先盈升後盈匊古者匊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匊故也范云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篤通作竺說文云厚也前言無朋此言且篤守志不移純乎忠者也韓詩外傳云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

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曽子褐衣緼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椒聊二章章六句

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皆作茱 子貢傳闕文申培說文

唐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強師服憂之而作是詩序亦云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二說皆相彷彿解者以無朋猶云無比然沃即大都耦國尚未併晉何至便云碩大無比哉或謂此句及下碩大且篤皆指桓叔之德而言如此贊詞于義悖矣郝敬云彼其之子指昭公也無朋言寡助也篤者馬行不進貌言遲鈍也以其身為諸侯

奄有邦國故以碩大稱之于文義亦通但從來未聞有國人作其君為彼其之子者故不敢從若朱子則以此詩謂未必為沃而作且不知其所指則又過于疑舊說者也

戍申鄭風亦有揚之水今摘篇中戍申二字命篇以為識別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出序按鄭譜云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立之是為平王竹書紀年云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愚按此詩當與君子于役合看彼為思婦之辭此為征夫之辭

揚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之水不流束薪真韻豐氏本作
暘下同然考字書無暘字

新彼其鄭箋云或作記讀或作已讀聲相似詩內皆放此之子不與我戍申真韻

懷哉懷叶微韻胡威翻亦叶灰韻胡隈翻哉曷月予還歸微韻亦叶灰韻古回翻

哉比也揚字从手乃以手播揚之義說文以為飛舉也束說文云縛也字从口从木徐鍇云謂束薪也口音圍象纏也大木可析曰薪蘇轍云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于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嚴粲云薪本浮物一束之薪非不可流轉若鑿鑿之白石也而水淺弱不能流轉之喻諸侯本非難令而東周衰弱不能號令之也朱子云其語助也歐陽脩云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戍守也字从人从戈人持戈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四嶽之後初封于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至宣王時遷于謝則今汝寧府之信陽

州也鄭箋云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後竟為楚所滅呂氏云平王戍申與晉平公城杞相類懷念思也曷何也還復也俱見說文彼諸侯之人無肯與我共戍申國者而獨使我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故我思念不置未知何月而得旋歸也朱子云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于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又況申侯實啟犬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絶滅天理而得罪于民又益甚矣劉爃云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嚴云宗廟禾黍曾不以之興懷而惟申國之憂失輕重矣郝

敬云是時周室播遷非有餘勇可賈特以受人施者畏人欲不為之役不可得耳寄生之天子既不能令于諸侯六百里之甸卒又無人可為踐更故行者有不均之嘆力本寡弱而使人又不以道人所以怨之荀師出有名討賊興復如夏少康一成一旅人誰敢謂為揚之水哉夫子删詩存此篇書錄文侯之命其作春秋始平王垂戒遠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叶虞韻讀如取此主翻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虞韻懷哉懷見前哉曷月予還歸見前哉

比也楚叢木一名荆甫國名本作呂姜姓史記云呂尚先祖為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為甫按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同為宛縣地周時荆宛并韓皆近京師韓扞臨晉以制狄宛衛武關以制楚其後申呂皆入于楚左傳

楚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然則申呂相距不遠此周人戍申而亦以戍甫與又輿地廣記載蔡州新蔡縣古呂國王應麟云以左傳考之楚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縣為正

揚之水不流束蒲叶麌韻頗五翻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叶麌韻火五翻懷哉懷見前哉曷月予還歸見前哉

此也蒲陸佃云水艸似莞而褊有脊生于水厓輕揚善泛柔滑而溫可以為席故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按左傳臧文仲妾織蒲即此豐氏云楚小于薪蒲輕于楚嚴云楚愈輕蒲又愈輕至不流束蒲則弱之極矣鄭玄解為蒲柳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為艸陸佃駁之云夫芻亦艸也而綢繆之詩乃曰束薪束芻束楚則豈以言木故妨艸哉許國名亦姜姓在今河南開封府許

州即古許昌是也按國語曰齊許申呂縣大姜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然則許與申呂皆同姓鄭忠肖云甫許與申接壤當時楚人因伐申而并侵甫及許容有之即不然而二國惕于震鄰或邀王靈併為之戍亦非必待其見侵也國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强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竹書紀幽王既弑立宜臼于申者許男與馮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夫以天子恤諸侯之患豈非義舉弟平王此舉則私私其恩實私其讐呂氏謂平之戍申與晉平城杞相類夫晉於杞戚也非讐也以其棄諸姬而屏夏肄君子猶譏之若平王奄奄甘為讐人役又未可同日語矣

戍申三章章六句 申培說謂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于他史無所見盖捃摭詩辭而為之反覺附會不可信

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 出申培說　子貢傳云戍者不歸室家思怨今

按揚之水篇云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與此詩言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語意相類以為戍申者之妻作亶其然矣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 支韻 曷至哉 叶支韻將其翻 雞棲于塒 釋文及羣經音辨俱作時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叶支韻陵之翻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支韻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于往也役謂行役不知其期計時也猶云不知何時可以竣事也謝枋得云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舟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役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不如是無以體羣臣也本推已及物之恕為敘情閔勞之仁

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曷至哉訐地也音耗久斷恐調發無恒并其所至之處亦不能知也雞知時畜也棲本作西加木作栖禽經云陸鳥曰栖說文云日在西方而鳥栖故因以為東西之西後人于鳥之栖加木以別之李巡云寒鄉鑿墻為雞作棲曰塒夕暮也字从月半見月初生則暮見西方故半月為夕羊牛下來者鄭箋云羊牛從下牧地而來陸佃云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于牛故也日之夕矣一句關上下兩語雞棲于塒則日之夕日而已夕則羊牛下來明明見有出即有入有旦即有暮而欲付萍踪飄泊杳無歸期之人于不思非人情矣鄭云言畜産出入尚使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愚謂詩意乃因思觸物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黄昏有無限感嘆非緣感物興思而方人于物也重言君子于役彌增淒惋鄒忠胤云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平王遣畿内之民為讐人役周人固已不甘使其登畢事言

旋猶慰室家之望觀揚之水篇言曷月予旋則固已卜歸休無期矣居者之思當亦猶行者之懷此于役所為賦也嘗觀杕杜采薇悲日月之繼嗣多恤于匪載匪來悼啟居之不遑烈烈憂於載饑載渴似與此詩不甚相遠然彼則自上閔之此則自下述之民情舒鬱所繇異乎嗟乎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以牛羊使人而不知牛羊之歸猶有期也齊襄葵丘之戍瓜時而遣及瓜弗代而無知之禍因之為人上者勿以于役為細故人情固聖王之田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叶眉韻讀如臬倪結翻曷其有佸叶眉韻紀劣翻說文作偺雞棲于桀眉韻爾雅作榤日之夕矣羊牛朱傳作牛羊下括叶眉韻紀劣翻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眉韻巨列翻賦也不日不月言君子往役非一日一月之故是已往事佸說文云會也韓詩云至也曷其有佸言何時而有聚會至止之期乎是將來事

爾雅云雞棲于杙為桀括說文云絜也絜之為義麻一耑也禮記註云猶結也挈也蓋以繩繫之挈而來歸曰下括也太玄經云四馬就括義亦同此苟無飢渴猶云庶幾無疾病苟字最下得悽惋有無可奈何之意苟幸無飢渴庶後歸有期此思之極也後漢書所謂萬里之外以身為本亦此意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序云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呂祖謙云考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朱子亦云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今按篇中有雞棲牛羊等語乃尋常村莊中景象絕不似冠蓋家口角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出序 申培說亦云王族流散而作子貢傳但存平王之族流散六字而其餘闕文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虞韻）終遠兄弟謂他（豐氏本作它下同）人父（虞韻）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虞韻果五翻）

興而比也緜緜長不絕之貌葛藟葛之蔓也解見樛木篇羅願云葛蔓延盛者𡙇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朱氏云葛藟支蔓聯屬有宗族之義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即此詩托物起興之意滸舊以水厓解似未是按爾雅釋厓岸云重厓岸岸上滸蓋厓乃水邊即下章之所謂涘厓之上又有厓則為岸岸上地則為滸也然于釋水又云滸水厓者或是謂滸之下乃水之厓非以水厓名滸也胡旦云周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丘之葛

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藟必生于山谷丘野之地延蔓于草木條枚之上不生于河滸水厓嚴粲云近水之岸善崩將為水所齧猶王室衰微人將失其所依也又陸佃云河滸為水所齧危地也然潤澤葛藟而生之則亦所以自固今王棄其九族則曾是之不如也亦通終遠兄弟以下皆指王言斥也非諷也終遠與緜緜字相應謂他人父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顧說文云還視也王之終遠兄弟畧不以親親為念緜于不父其父而以他人為父故視我輩漠然無親而亦不我肯顧也幽王為申侯所弒平王但以其父昔日之廢已為可恨感申侯之立已為有德父讐不討反汲汲圖報焉非謂他人父而何鄭忠肖云周之盛也華鄂輝于常棣芑體茂于行葦逮葛藟之刺興而維翰之勢日衰矣周所以卒于不競與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紙韻終遠兄弟謂他人母

叶紙韻母鄙翻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紙韻羽軌翻　興而比也爾雅說文皆云涘為水厓按此詩兩章以滸涘分言涘既為厓則滸之為岸而非厓明矣謂他人母者朱子云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鄭箋云識有也嚴云莫我有言視之若無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真韻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真韻俱倫翻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真韻微勻翻　興而比也按爾雅云夷上洒下不漘舊注謂夷上平上洒下陗下惟不字難解或以為發聲或以為衍字愚意不即否字言其上面平夷而陗下處則否東陽許氏以為岸下為水洒蕩齧入若脣是也涘在滸之下漘在涘之下故其序云爾昆兄也本作罤从弟从眔徐鍇云眔目相及也兄弟親比之義省作昦與昆音同通用禮天子必有父諸侯必有兄故天子無兄禮令斥王謂他人兄者醜之也聞相聞知

葛藟三章章六句朱子謂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于義小矣味詩意實出于王族其辭甚直而不說出一王字故使觀者不覺耳

叔于田刺鄭莊公也出序弟叔段以好勇得衆而公不教故詩人譏之申培説云叔段多才而好勇大夫憂之而作是詩所謂憂之者蓋憂其將為國禍不能令終也嚴粲云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序以為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蘇轍云言莊公力能禁之而不禁俟其亂而加之以大戮也章潢云詞雖美叔段意實刺莊公國人不敢直指其君故詞在此而意在彼乃風之體也

叔豐氏本作赤上有大字下同于田先韻亦叶真韻他因翻豐氏本作林巷豐氏本作巷無

居人真韻亦叶先韻如延翻豈無居人見上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真韻

亦叶先韻如延翻賦也叔名段鄭莊公寤生之弟孔穎達云其字曰叔于往也田者獵之别名以取禽于田因名曰田易所謂田有禽利執言是也巷說文云里中道也古文作衖从𨛜从共言在邑中所共也省作巷又省作巷增韻云直曰衖曲曰巷洵通作恂說文云信也美以態度言仁愛人也字从人从二通論云仁者兼愛故人二為仁以叔與衆混處故見其仁歐陽修云國人愛叔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嚴云叔豈真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為聖也詩人之意謂段之不令而羣小相與從史如此必為厲階以自禍莊公曷為不禁止之乎故序曰刺莊公也

叔于狩叶有韻始九翻春秋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作守巷無飲酒有韻豈無飲酒見上

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有韻許厚翻　賦也狩者冬獵之名杜預云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擇也孔車攻注云狩者獵之總名冬獵大于三時故名以狩又爾雅云火田為狩疏以為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故名為狩若以後篇火烈等語例之則此亦火田也說文又謂犬田為狩未詳孰是巷無飲酒者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也好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之謂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

叔適野叶虞韻讀如羽王矩翻巷無服馬叶虞韻滿補翻史記索隱音姥凡馬皆讀如姥豈無服馬見上不如叔也洵美且武虞韻　賦也適說文云之也野說文云郊外也又爾雅云牧外謂之野詩傳云以細別言之則郊外之地名牧牧外之地名野若大判而言則野者郊外通名服馬鄭玄云猶乘馬也孔云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巷無服馬者言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

矣武亦于服馬見之磬控馳騁力能使馬之謂一說夾轅兩馬謂之服馬後篇言兩服兩驂是也舉服以該驂耳亦通彭執中云玩味此詩宛然如見叔段輕儇浮揚之意如今之貴族輕薄子閭里少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之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豐氏本作大叔于田序以此篇為叔于田後篇為大叔于田今按段稱大叔據左傳在封京之後號為京城大叔既受寵異之號又有民人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襍民伍玩此詩有巷無居人等語當是未受封時事耳故篇名但以叔稱子貢傳謂大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叔于田于詩意甚合然卻衍大之一字若序云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則全未解古人名篇之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朱子于此詩既

從序矣而又云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詞則胡不思後篇獻于公所之語其為叔段之事鑿鑿明甚夫亦猶此叔于田也

此而可疑孰不可疑耶

大叔于田刺鄭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出序　莊公封叔段于京之後段始有京城大叔之號此詩古篇名作大叔于田則受封後事也范祖禹云莊公之于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為世戒也

叔

毛詩古本叔上有大字嚴粲云采詩之初未有序故于首章加大後有序因存而不去猶書序作堯典之

下復有堯典二字存其舊也豐氏本作亦下同于田乘乘上乘平聲下乘去聲後倣此馬叶廣韻滿補蹣執轡如組廣韻兩驂如舞廣韻家語作儛叔在藪火烈文選注作列具舉語韻襢釋文作袒說文作膻裼暴虎廣韻獻于公所語韻將叔無釋文豐本俱作毋狃戒其傷女語韻音汝　賦也叔于田毛傳以此為叔之從公田也以下文有獻于公所之句故云爾若上篇叔于出則段自出田耳乘乘乘馬上乘駕也下乘四數也凡物之四數者皆名乘故四馬為乘乘馬四鴈為乘鴈四矢為乘矢又田制四丘曰乘亦其類也又陸佃云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乘乘馬則借諸侯之禮矣蓋亂生于車馬衣服之間而已大叔于田乘乘馬而沃之大夫素衣朱襮此晉鄭之所繇亂也執轡如組解見簡兮篇轡御馬索所謂韁也車四馬各兩轡以驂馬內兩

轡繫于軾驂馬外轡及兩轅兩服馬轡分置兩手故在手者惟六轡耳驂說文云駕三馬也按夏初駕兩謂之麗殷益一謂之驂周又益一謂之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車駕駟馬在内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是有騑乃成駟也今曰兩驂者一驂之外又益一驂即騑是也故禮記注云外騑曰驂董氏云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也服制于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按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五馭注云一曰鳴和鸞和在軾鸞在衡皆鈴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和應二曰逐水曲謂車行如水順曲而流三曰道君表詩毛傳謂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也四曰舞交衢謂車在交道旋應舞節五曰逐禽左謂田車逆驅禽獸使左當君以射此首言叔之善御是往田在道時自矜其能親代御者執轡其御馬光景如此至在藪以下則至其所而田矣後章同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毛傳云藪澤禽之府也孔穎達云澤

水所鍾水希曰藪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無水異其名耳爾雅釋地說十藪云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烈說文云火猛也具通作俱皆也舉火之初舉也火烈具舉疏以為宵田故持火焰之按周禮大司馬中春蒐田用火爾雅冬獵名狩火田亦名狩曹氏謂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惟冬田乃用火孔頴達禮記疏則云令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是則田之用火凡春冬皆有之不必宵田也然春冬之火亦自有辨所云蒐田用火不過刈草為防驅禽而納之防中然後焚而射焉所以除陳草習火攻要其所焚者不出于防外非如冬之火田直是放火焚山林以獵也若此詩所云火烈具舉後又云具揚具阜其火勢之猛如此定不比春蒐之火或即冬之火田耳又叔馳逐自雄鄭伯不善教弟其射獵不必盡依禮法然以舉火為宵田則似屬無當襢說文作膻肉膻也脫衣而見體也亦作亶荀子露亶是也今文譌作襢按襢乃丹縠衣本作襃

亦作展即王后六服中之展衣也與肉膻義無涉裼說文云袒也袒者衣縫解也暴當作㬥說文云疾有所趣也按暴㬥字易相混不可不辨公莊公也孔云公亦與之俱田也獻于公所者進之于君前一說胡肩嘉云所不必于田所獻之曰公所則不在田可知將請也無通作毋禁止辭狃說文云大性驕也字从犬爾雅云復也顏師古云忕也孫炎云狃伏前事復為也盖因驕成慣故徐氏解以為忕慣習是也叔之徒見叔露體解衣疾趨搏虎相與戒叔曰請叔無驕慣此事恐虎之或傷汝也愛之之辭鄭氏云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襢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于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叛得乎是則置段于必亂之地者莊公也鍾惺云叔段無大志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夸美亦不過媚子狎客從臾遊戲者不然且為曲沃武公矣看

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及我聞有命不
敢以告人氣象大小深淺相去多少　叔于田乘乘黃
陽韻兩服上襄陽韻兩驂鴈行叶陽韻寒剛翻叔在藪火烈具揚陽韻
叔善射禡韻豐氏本作䠶忌又良御叶禡韻五駕翻忌抑磬控送韻忌抑
縱送韻忌賦也陸佃云黃騂曰黃黃亦馬之上色故駟
頌首章曰有驪有黃列子亦曰牝而黃牡而
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舊說以乘黃為四馬皆黃然則
後章乘鴇豈又四馬皆鴇乎何叔乘馬之驪易如此愚
謂乘黃乘乘鴇俱當于乘字畧斷續之蓋四馬為乘于乘
之中有黃者又有鴇者或兩服為黃而兩驂為鴇也朱
子云衡下夾轅兩馬曰服按服字从舟舟即車輈也蓋
以兩服馬居輈兩旁得名襄通作驤說文云馬之低昂
也兩服上襄言兩服在兩驂之上其行並低並昂即下
章所言齊首是也兩驂鴈行者謂驂少次服行如飛鴈

斜行曲禮注云鴈行者與之竝差退是也孔頴達云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鴈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靳揚說文云飛舉也盖言接續而舉畧無停歇也射說文作䠶从身从矢謂弓弩發于身而中于遠也篆改矢从寸寸者手也忌語助辭或作其或作已或作記或作期或作其皆音近也良亦善也御說文云使馬也从彳从卸徐鍇云彳行也卸解車馬也或彳或御皆御者之職射御不對言叔本善射因有良御而竝以濟其善射也下二句正舉其實抑發語辭毛傳云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謂之磬者騁馬從奔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如磬也按磬之折殺其形必曲故謂之磬折控說文云引也馬行方速遇獸而射引而止之即止隨所制勒也朱子云舍拔曰縱覆彇曰送拔即括也矢銜弦處滿則放手以任其去故曰縱彇弓弰頭也覆倒也弓滿時弓弰向內既放矢則顛倒其弰竝指于前如送矢遠去也又嚴粲云縱放箭也送送箭也令射

者云前手擲後手勞擲即送也勞即縱也能勞能擲則矢去勁而有力亦通陸佃熈云要知磬時未嘗不控縱時即為之送不是二事上章言徒搏第見其始事之勇此章乃以其射獵之實言也

叔于田乘乘鴇叶有韻補苟翻豐氏本作乍兩服齊首有韻兩驂如手有韻叔在數火烈具阜有韻叔馬慢叶翰韻莫半翻釋文豐氏本俱作嫚忌叔發罕叶翰韻黄半翻忌抑釋掤蒸韻豐氏本作仌禮書作弸忌抑鬯豐氏本作韔弓叶蒸韻姑弘翻

忌賦也鴇鳥名爾雅馬驪白襍毛曰鴇蓋取諸鳥也郭璞云今呼之為鳥驄齊首馬首齊也如手鄭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朱子云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上章言乘黄意是主兩服為言而并及兩驂之善此章言乘鴇意是主兩驂為言而明其能為兩服之助然第據驂服並行之象如此無御

之善意與首章執轡如組二句不同阜本土山之名劉熙云厚也言高厚也毛云盛也徐光啟云始而具舉既而具揚終而具阜形容火勢以漸而熾乃知詩人體物之妙一字不苟此在數二句雖與上同然已是田事將畢時矣慢毛云遲也孔云凡惰慢者必遲遲緩故訓慢為遲罕毛云希也按罕本罔名所以訓希者當是謂其罔目希疏故耳鄭云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釋說文云解也掤毛傳及說文皆云所以覆矢亦作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服虔云冰犢丸蓋杜預云犢丸是箭箙其蓋可以取飲嚴云用矢則舉掤以開箙既用則納矢箙中釋下其掤以覆箙也韔孔云韜弓之器韔弓蓋韜弓而納之韔中本作韔說文云弓衣也又蒼頡名冰為矢房詩注名韔為弓室可作的對蓋矢韜弓及田事既畢之時嚴云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叔段洋洋之意矣又云段有不義之謀兄弟之

間人所難言詩人優游之意但言段矜能恃勇暴虎以獻氣陵其兄私黨諂事甘言媚說方且踴躍馳騁不能自已從容畢事意氣自得其氣習輕揚麤暴如此殆非令終之器所謂智伯射御足力則賢而以不仁行之者也公何為不早禁止之乎呂祖謙云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萬時華云叔之得衆如此為魏之信陵齊之孟嘗不足為晉之桓叔衞之州吁亦不足何也其知不深其勇不沈結納皆匕命之人終不足以舉大事莊公識破此人弄之股掌中亦久矣桓志殺段固不足言漢文實友愛諸弟不朝賜几杖不問殺辟陽侯不問警蹕擬制不問卒令以驕恣自敗損愛弟之名始知國家大體畢竟私情上稍

姑息不得公義
上稍寛假不得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豐氏本作叔于田　郝敬云于田二詩朱子皆以為

鄭人愛段而作非也序刺莊公無中才之教陷其弟于惡也二詩極道段材藝武勇其繕甲治兵不軌之志隱然言外夫子刪詩存此戒人君父兄于子弟愛之能勿勞乎若謂鄭人美段而作何足以風又漢匡衡謂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殊非事實

將仲子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　出申培説　左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

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鄒忠胤云嘗觀楚申無宇云制城邑若體

性馬自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國為大城未有利者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卞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成師秦徵衙實難桓景此即祭仲所謂大城不過百雉及晉師服所謂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之説也何國無諜臣而其主不聽或戕其弟或戕其身或戕其子孫以此為鑒猶有樹國相疑豪植太強釀七國之變者嚴粲云祭仲之謀迫而淺欲速去其偪曰早為之所莊公之謀狡而深欲養成其惡曰子姑待之公與祭仲皆欲致段于死地所爭遲速之間耳公非拒祭仲也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為公拒祭仲之辭以諷之按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子貢傳亦云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嚴云

莊公克段之事左氏以為譏失教詩序以為小不忍皆責之也輕穀梁公羊及胡氏深誅其心以為大惡後之說詩者祖其意以序為非且謂詩人探莊公之心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為說冀以揜成其惡耳竊謂此駁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莊公固已不能釋然于懷矣而又挾材武怙母寵結羣小將不利于宗國此莊公之所深忌也請制弗許請京與之迫于母意不得已焉耳始荅祭仲曰多行不義必自斃繼荅公子吕曰無庸將自及至公子吕又言之則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蓋挾數用術為秋實黃落之計設心不仁矣觀段之淺露為羣小所從曳而欲謀宗國何能為者耶固易之矣及段將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公固非不忍者然春秋乃聖人襃貶之法變風乃國人諷諫之辭不可以並論也此詩止以公與祭仲

有殺段之謀故設為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如此則不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胡安國云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于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翦之乎又云世衰道隱民彝泯亂若宋殤之于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為利爭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

莊公之意也東萊博議云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寇讎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封京之後伐鄢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于四方況能久有許乎其為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則共叔有後于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

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與胡云莊公志殺其弟使糊其口于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于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

將仲子兮無豐氏本作毋下同踰我里紙韻無豐本作毋下同折我樹杞紙韻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紙韻母鄙翻仲可懷叶微韻胡威翻亦叶灰韻胡猥翻也父母之言亦可畏叶微韻於非翻亦叶灰韻烏回翻也賦而比也將毛傳云請也仲子祭仲也名足仲其字鄭大夫也其先為祭封人因以為氏踰說文云越也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皆有地域溝樹之折說文云斷也杞木名陸璣云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今人以為車轂按杞材堅韌故以比段李氏云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玄云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蘇轍云異姓而干公族以謀兄弟譬如踰里而折杞也呂祖謙云首三句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侍人僚祖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鄭云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戮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蘇云莊公非畏父母之言者也欲必致叔于死耳夫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夫因其言而記之者以示得其情也呂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于段非有所不忍也其拳拳于叔而不得已于姜氏者可見矣郝敬云借莊公之口以誅其心辭若寛而心甚險千載讀之如見肺肝詩所以善于諷也鄭云懷私曰懷

言仲之為我謀實與我親暱以私情論若可懷也然聽人言而忍于同氣在父母必有怨望之辭亦可畏也此又詩人因上有畏我父母之言而撥轉之以致其諷動之意含情更深嚴云公未嘗有是言也而詩人代公言之若謂公縱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蓋譎諫也孔云於時其父雖已遺言尚存故與母連言之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 陽韻 無折我樹桑 陽韻 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叶陽韻 虛王翻 仲可懷 見前 也諸兄之言亦可畏 見前 也

賦而比也牆說文云垣蔽也字从嗇取愛嗇自護也桑亦木之韌者故以比段按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諸兄毛云公族嚴云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公族之議乎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 叶先韻 于權翻 無折我樹檀 叶先韻 徒沿翻 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 叶先

韻倪堅翻仲可懷見前也人之多言亦可畏見前也賦而比也孔云太宰職園圃毓草木園者圃之藩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彊韌之木可以為車亦以比段鶴鳴之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羅願云淮南子十月檀檀陰木也王充云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脆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人國之人也繇父母而諸兄而國人立言之序如此嚴云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呂云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于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豐熙云莊公所以不惜以京授段者乃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術深矣顧諉於諸兄國人之言蓋潛秘其機而陽以拒仲之諫耳又晉語公子重耳安于齊姜氏勸之行曰西方之詩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韋昭注云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左襄二十六年鄭伯為衛侯如晉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詩篇名多兮字實即此詩也　此詩為祭仲諫大叔事而作語意昭然無可疑者朱子先有成見胷中主定鄭衛皆淫詩一聞蒲田鄭樵氏謂此淫奔者之辭便欣然引為同調令人瀗極

野有蔓草刺鄭莊公也祭仲為公謀去段遂有寵于公國人託為公愛仲之辭以刺之按段之初封京也祭仲實首先為公謀其言曰令京不度非制也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此詩以野有蔓草發端因祭仲之辭也又左傳曰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夫仲之先不過一封

人耳已而騶進為鄉則以為公忠謀之故因而獲寵詩所為歌邂逅者此也

野有蔓草豐氏本作艸後同零豐本作霝後同露漙叶阮韻上兖翻陸德明本作團顏師古糾繆正俗作霣云古本有水旁作専者皆當讀上兖切叶清揚婉兮陸粲云今韻書作上兖切非蓋兖字傳寫作袞耳揚慎云婉字在阮韻霣字當從之矣諸韻書不收當補入之兮有美一人清揚婉阮韻集韻作碗兮邂豐本作解後同逅陸本作遘豐本作覯後同相遇適我願叶阮韻五遠翻兮興之比又賦也野在四郊之外蔓說文云葛屬莖葉相聯野有蔓草比叔段也說見小引下零之為義雨餘也露之潤澤似之故亦曰零蔡邕月令章句云露者陰液也釋為露結為霜漙說文云露貌草之延蔓者凝露濃以比段之有寵于姜氏也有美一人指祭仲足也清揚解見君子偕老篇婉順也言其眉目之

間和順可掬也邂逅二字説文皆解云不期而遇也遇說文云逢也祭仲以封人入見于公故曰邂逅相遇適猶當也願通作愿愿者專謹之義人心有所愛則謹持之而不能釋謂之愿也適我願兮言與我心之所懷來者適相當也公欲去段仲亦欲去段謂之曰適我願兮以見莊公之處心積慮欲害弟段見乎辭矣又左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餞晉韓宣子于郊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韓詩外傳亦云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繇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繇也聞之于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程木子名本即子

華子家語說苑及子華子孔叢子諸書具載此事皆借此詩以表其喜于相遇之意要與詩旨無涉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陽韻奴當翻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陽韻邂逅相遇與子偕臧陽韻

興之比又賦也瀼瀼露盛貌段封京未已又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此蔓草得露之盛也婉如清揚猶言清揚婉如倒句法也亦就上章語而翻之耳偕俱臧善也與子偕臧猶言欲與子共安樂同富貴也蓋莊公感仲之深如此不愛其弟而愛同謀害弟之人莊公可為有人心乎此詩不必莊公作而國人代為之言欲公聞之而自醜之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序以為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呂祖謙云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而陳氏引綢繆詩

云見此邂逅以為邂逅正謂婚姻若爾直為野合紀咏耳子大叔輩何取焉蘇轍云信如此說則趙文子將不受雖與伯有同譏可也時伯有賦鶉之賁賁文子譏之朱子直改為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而作邪穢已甚更不足辨子貢傳申培說則云𠚤季遇郤缺于冀薦于文公晉人美之意頗近似愚所以斷其不然者以左傳為証當子蕎賦此詩餞韓宣子宣子美之以為賦皆不出鄭志豈得入之

唐風耶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九之下